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387

古宿尊禪師語錄

清 尊說　明圓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 次
  - 序
    - 楊義敘
    - 易菴氏序
    - 沈廷勱序
  - 目 次
  - 住鄧州丹霞禪寺語錄
  - 住襄州洞山峴石禪寺語錄
  - 住河東靈巖禪寺語錄
  - 住上黨聖泉禪院語錄
  - 住高平佛掌禪院語錄
  - 住太原紅溝白雲禪院語錄
    - 上堂
    - 晚參
    - 小參
  - 機緣
  - 聯芳
    - 酆都巨朗昭座元
    - 閬州大曉順西堂
    - 達州仁者靜書記
    - 益州嚮谷梵知客
    - 新繁孚聖文書記
    - 燕京水輪圓西堂
    - 燕京藏一然知客
    - 開封徹[目 *署]照維那
    - 并州戒香桂座元
    - 五臺天鑑曠都監
    - 潞州紫巖湛維那
  - 拈古
  - 頌古
  - 佛事
    - 為法雲禪人舉火
    - 為真奇禪德起龕

- 入塔
- 為那明祥起棺
- 為本善禪人舉火
- 為淨潔禪人舉火
- 為清賢寂真二禪人入塔
- 為明空監寺起龕
- 入塔
- 為澄心入塔
- 入塔
- 為鑑寰法主入塔
- 為李仁吾居士舉火
- 為明泰禪人舉火
- 為三賢禪人舉火
- 為了空禪人起靈
- 為性學舉火
- 為見雲舉火
- 為徹凡副寺舉火
- 起靈
- 葬枯骨
- 為恢凡禪德起龕
- 入塔
- 為曙光禪德舉火
- 入塔
- 為善終入塔
- 為澄安禪師舉火
- 東寺為何宜人安靈
- 為暉峰法師舉火
- 為暉峰座主起龕
- 為靜守禪德入塔
- 為玄印舉火
- 為普心禪人舉火

◦ 書問
- 復天培漢伯李干三護法
- 復子乾韓居士
- 謝元吉李護法
- 復白嚴曹居士
- 謝葵宇孫居士
- 復天寵王護法

    - 與喬玉玖護法
    - 復星燦張文學
    - 與先庚何居士
    - 復笠庵和尚
    - 上楊太守書
    - 上阿王老藏大喇嘛書
  - 歌疏
    - 遣慵歌
    - 歸山歌
    - 嬾僧歌
    - 瞌睡歌
    - 次大坰卿叔聘王公采芝歌韻贈六吉張先生
    - 五更轉
    - 募燈油引
    - 重修洞山峴石禪院疏
    - 茶引
    - 重修鐵佛院疏
    - 陸都閫白雲栽松賦
    - 藏閣賦
    - 齋榜
  - 像讚
    - 古佛瞌睡像
    - 千手大悲像
    - 三大士像
    - 文殊大士像
    - 魚藍觀音像
    - 布袋和尚像
    - 隻履西歸
    - 隻履西歸
    - 天童密祖翁像
    - 破山老和尚像
    - 天童林師翁像
    - 風穴雲和尚像
    - 香嚴先和尚像
    - 香嚴先和尚像
    - 自讚
    - 香嚴先和尚像讚
    - 自讚

- 禱嶽神
- 祝當方龍王

- 雜偈
  - 野眠
  - 功圃
  - 晏起
  - 宿小孤山
  - 姑蘇夜發
  - 遠望廬山
  - 休寧晚櫂
  - 夜宿采石懷太白
  - 示竹叟禪人
  - 寄懷離指和尚
  - 寄朝陽大徹友人
  - 示秋月禪人結茆
  - 春遊
  - 漁即驚鶩
  - 示體玄監院
  - 漁翁
  - 示慧生禪人
  - 示定寧監院
  - 示瀛洲監院
  - 示天德禪人
  - 示永德禪人
  - 示默會侍者
  - 化磨
  - 旅夜
  - 壽慧融禪德
  - 家豹
  - 螢火
  - 爆竹
  - 再歸仙陀
  - 初秋值寒
  - 睡起
  - 山庵停步
  - 示月輝禪人
  - 壽靡藏醫士
  - 示心光禪人

- 雲生文居士共敘
- 贈憲廷張護法
- 雲菴夜作
- 示慧覺禪人
- 瀑布泉
- 水簾洞
- 珍珠泉
- 清風嶺
- 贈了塵禪師
- 寄秀然禪人
- 送見座主金州行化
- 示明暗顧居士
- 遠眺三山寺

◦ 雜詠
- 示契中禪人
- 寄友人藏朴
- 示紫巖禪人
- 行腳
- 別了性禪人
- 謝五龍和尚
- 別明教和尚
- 樓中懷友
- 喜雨
- 登招寶次韻
- 春日訪太和溫封翁
- 春遊
- 登高二首
- 夜過吳江
- 顯宗老禪過訪有感
- 示平寰王護法
- 病中有感
- 示巨賢侍者
- 贈道源座主
- 遊景明山

◦ 山居雜律
- 夏日寄聲遠鍾護法
- 懷電影同參
- 夏日還蜀梓舟兄固留有感

- 同六安何護法登凌波山
- 寄漢伯于護法
- 中秋賞月
- 登滄浪亭
- 次李太史登接引閣韻
- 冬夜共素懷友敘別
- 次友客窗夜雨韻
- 讀節孝傳贈三省柯居士
- 別懷璞張護法
- 淨光乞偈修街
- 問樵
- 寄祝玉玖喬護法
- 哭破山老和尚
- 禮天童密祖翁塔
- 禮林師翁塔
- 悼黃龍法兄奇和尚
- 送飛白李護法北上
- 贈方升張文學
- 次韻贈天台主人
- 次韻復奉先秦護法
- 祝阿王老藏八旬初度
- 次白玉張護法過訪元韻
- 壽雲峰孟護法
- 壽貴菴監院
- 壽子厚張護法
- 贈允升禪德
- 贈了緣書記
- 關周雲中顯聖
- 羊頭山
- 壽漢清張護法
- 壽靈壁禪德
- 贈弘道商文學
- 賀君弼林護法
- 次韻寄懷元亮高護法
- 閒吟七首

◦ 五言古
- 復明法禪翁
- 淨如禪人出關

- 寄月巖禪師
- 次雙塔雪峰禪德原韻
- 餞別玉淵曹護法
- 六通韓居士過訪喜作
- 上元日圖督撫護法偕諸當道文武勳貴臨菴著此奉贈
- 復周鼎范先生扇頭來韻
- 都閫陸護法臨菴飯僧因成奉贈
- 餞濟翁朱護法歸東魯

◦ 七言古
- 壤室新就有作
- 贈徹禪人
- 次廷才范護法題紅溝法席原韻
- 次杜工部古柏行韻寄靈徹禪人
- 擬歸
- 憩質晉陽

◦ 五言律
- 送真輔唐元戎赴任
- 淨雲社
- 次青主傳先生悼肖柴高居士原韻
- 悼子靖尹文學
- 祝清涼老喇嘛八旬華誕
- 壽仁吾楊居士
- 悼卻波呂參軍
- 植松
- 蒔柳
- 贈靈知和尚
- 務農
- 漢江夜泊次林覺老韻
- 舟中話別月明禪丈
- 上圓安禪德
- 送怡和尚北遊
- 次玉淵曹護法過訪原韻
- 悼覺賢禪德
- 悼月菴禪人
- 暮宿靈巖
- 示省元李居士
- 示麟英史居士
- 壽燦若李居士

- 次張元公過訪原韻
- 過壽寧寺
- 送閒長老再歸西楚
- 晏起
- 贈唯禪人
- 贈玉山李道長
- 春日次高元老韻
- 悼魏母林氏
- 康石翁北上
- 山南古道
- 晉源古柏
- 訪鑑明老衲
- 秋懷
- 偶成
- 植花木
- 大檀越圖冒雪枉顧勉成以贈
- 杌立蒼鷹
- 春日偕朋遊崛[山*圍]山
- 洞居
- 螳螂
- 駃騠
- 贈寶三秦社長
- 示元雅禪人
- 寄贈萬休和尚
- 示道生副寺
- 寄贈應信劉元戎
- 復素村張文學
- 英雄聚會處
- 偕友再登通明閣
- 次雲鵬張護法原韻
- 復太一禪德
- 贈西河劉廣文

◦ 七言律

- 次紫溪張公遊晉祠原韻
- 次范陽張公過訪原韻
- 送古交呂元戎再任南征
- 募結蓮社
- 壽思修耆宿

- 留怡和尚
- 送珮公張護法南行
- 辛酉初度直兇荒
- 悼風穴雪和尚
- 募水陸會
- 除夕
- 荒歲募粟
- 壽澂光西堂
- 送蘊長老歸秦
- 玉淵曹護法過訪原韻
- 暮春感懷
- 思鄉
- 雪師子
- 募修藏經閣
- 壬戌李秋別眾赴汾陽
- 送汝兆戴護法赴任西粵
- 贈大司空崑嶽楊公九旬初度
- 寄祝遴我高護法壽
- 仝南明賈護法枉道遊綿山
- 偕南明賈護法綿山共榻次韻
- 贈本悟書記
- 悼青主傅先生賢喬梓二首
- 夏日賞花
- 壽鳳山偉和尚八旬初度
- 送青子蕭副使北上
- 圖閣下冒雪左顧賜韻勉成
- 復禹九范文學
- 春日同天厚高護法遊雙塔
- 送亢宗俞都憲榮任檇李
- 鳴雞
- 夜蚊
- 羈猿
- 募修藏閣
- 薦僧可禪人
- 鼎玄朗虛二禪德造藏還山喜贈
- 登芳林寺
- 贈濮清羅護法
- 賞雪

    - 示悟玄禪人
- 五言絕
    - 復止菴原韻
    - 靜夜聞鐘
    - 村居四首
    - 凶歲三首
    - 洞居二首
- 七言絕
    - 壽懷信巨社長
    - 清涼石
    - 禱雨
    - 聞鷓鴣
    - 示僧祖道
    - 壽小泉王居士
    - 聞花鳥
    - 晝寢
    - 示博容禪人
    - 示宗閫陳居士
    - 示隱陶禪人
    - 溫泉
    - 荒年散眾
    - 示明吾張居士
    - 題睡翁圖
    - 贈智光祖文學
    - 晚炊
    - 示本覺禪人
    - 夜宿劉園
    - 方山聽笛
    - 暮抵綿山
    - 圖閣下冒雪左顧賜韻勉成
    - 紫荊樹
    - 廣勝寶塔
    - 永祚雙塔
    - 小圃雞冠
    - 植桃
    - 募石炭
    - 堤行
    - 繫舟山

        - 贈柏舟禪德
        - 韓侯嶺
        - 王維詩畫後
        - 狄公祠
        - 杵臼墓
        - 程嬰祠
        - 子推廟
    - 行實
- 卷目 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敘

余嘗見相國菊潭胡公、詞林滄起朱公、冏卿二酉宋公，與海內諸禪家往來書翰，并題諸家語錄敘文，方知臨濟宗風於茲稱盛矣。古宿尊禪師降誕成都，薙染唐安。具戒後，遍歷蜀中名山巨剎，一時宗匠除道遠迎。從此上朝天，過五丁，下楚南，詢諸方知識，一見而首肯。杖履所至，景從雲集，遂得法於香巖宕山遠翁，開堂於鄧州丹霞、襄州洞山，并及山右諸大名藍。余昔面接參承，而後與其高弟冰輪圓公作方外交，以師語錄見示。捧讀之餘，知師之道高出無上，深入無際，為上下千百年所希有者。至讀其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山川雲月之語，見地既清，出語自朗，直截了當，淡遠融洽，不異昔人磨磚作鏡，駕車策牛話頭，正所謂問處孤高答處深者，此也。至於山居偈頌，信乎匪恒所思，得未曾有，雖坦易簡切，若布帛菽粟之常，究之如耆闍崛山之高，阿耨達海之深，不過是也。至於應機接物，種種三昧，皆屬明道婆心所見，端不隨波於畫蛇添足之見，以滋人騎驢覓驢之惑，又不附會於南轅北轍之途，以增人以鼓打鼓之弊，此之謂不屑屑於雲門、趙州之跡，而能合乎少林、衡嶽之意者也。試觀卞璧隋珠，庸人咸識其至寶；景星慶雲，狂夫皆知為大瑞。師之語錄，何以異此？昔達磨初祖有云：中原佛法，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讀師語錄，句句印心，直臻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之奧，昔言不益足信哉？若以此僅為語言文字觀，而不潛繹其全機大用，承先啟後之微旨，則去師之道，自有雲泥之間矣。

賜進士第出身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八旬餘叟古羊楊義拜撰

序

余自束髮受書，即喜閱理學家言，而於吾鄉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尤中心服膺而景行靡斁者，蓋平昔然矣。邇來獲奉簡命，佐郡嘉禾，連有督漕之役，勞苦備至，席不暇煖，然益夙夜兢惕，惟以飲冰茹蘗，視民如傷為心。倘一夫之疴瘝，實有疚懷弗釋者，始信吾儒之惻隱，即慈氏之能仁也。吾鄉紅土溝白雲禪寺古宿和尚，為宕山和尚法嗣，派啟密雲，再傳林野，至師而法道大昌。閱其語錄，皆殊勝出格之言，語語道出常情，在未悟者視之以為奇特，在已悟者讀之秖是吾儒庸言庸行、惓惓篤實之恆理而已。師既行履高峻，臨機直捷，龍象藉以皈依，人天因之宗仰。吾鄉大司空楊先生、華亭學士沈先生，皆以宗儒留心法道，不惜如椽為師表揚，信知師錄

之可以永傳，而臨濟宗風于焉益振也已。禾郡楞嚴蘭若，向有書本大藏風行天下，師之門人冰輪禪師，不憚數千里來刻師錄於茲土，余贊歎為不朽盛事，爰捐俸成之，而序其緣起於篇端。

時康熙歲次丙寅仲夏，浙江嘉興府通判涂水桑日知易菴氏題於署之思補軒中。

序

古來本分人非有奇特，只在尋常日用間，但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不受一切境緣之所惑，便名無事人。其言句亦秖道出常情，不向尖新雋巧，若彼弄影而行者，縱饒說得如雲如雨，皆是剩句，非本句也。余是不會佛法人，人有以佛法商者，輒不應此。何以故？蓋為向汝面前原無開口處。今歲夏五，山右冰輪禪師刻其師古宿大和尚語錄於楞嚴，介無能禪師問序于余，余曰：「道得即做。師號冰輪，曾帶得月來否？」輪以兩手作呈托勢，余曰：「此是第二月，若論第一月，五眼不能睹，十力不能知，無討巴鼻處。」師鼓掌，余遽訊曰：「輪在者裏了，冰在甚麼處？」輪以手拂余胸曰：「居士者裏冷也未？」余曰：「也須在[穫-禾+火]湯爐炭裏躲避始得。」師大笑，乃出　古宿和尚語錄相示。余備閱之，語語天真明玅，皆從自己平常心流出，真臨濟所云「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者歟!　是錄之成，洵足為嘉惠後學之舟航，真參實悟之標準也已。

西浙赤肩老人沈廷勳敬書

古宿尊禪師語錄目次

序文
一卷
　住鄧州丹霞禪寺語錄
　住襄州洞山禪寺語錄
二卷
　住河東靈巖禪寺語錄
　住上當佛掌禪院語錄
　住高平聖泉禪寺語錄
三卷
　住太原白雲禪寺語錄
　機緣
　聯芳

拈古
頌古
四卷
佛事
書問
歌疏
像讚
五卷
雜偈
山居雜律
五言古
七言古
六卷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絕
七言絕
行實

古宿尊禪師語錄目 次終
古宿尊禪師語錄卷之一

住河東水月嗣法門人明圓編

住鄧州丹霞禪寺語錄

師在鎮平菩提禪院，于大清康熙二年正月初十日，南汝鎮總戎張護法暨山主王治全，僧眾寂法、無塵等，具疏請住鄧州丹霞，即就本月十三日入院，眾設齋請上堂。師陞座拈香云：「者瓣香拈起則熏天炙地，放下則海晏河清，爇向爐中，端為祝延當今皇帝聖躬萬萬歲，伏願德奉三無、功安九有，萬姓咸歌舜日、四方盡樂堯年。」復拈云：「者瓣香豎窮三際、橫遍十虛，奉為滿朝文武、本郡尊官并今請主護法洎在會鄉紳文學等，爇向爐中，恭願各體天地之心、共行堯舜之道，再願子貴孫賢，永作皇廷之砥柱、長為法社之垣墻。」又拈云：「者瓣香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今朝爇向爐中，耑申供養中興鄧州香嚴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代宕山本師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僧問：「龐居士萬貫家財盡棄襄江，又來此地置庄

何幹？」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僧云：「慈悲何在？」師便打。僧問：「法筵大起，龍象雲臻，重開祖席一句請垂慈。」師卓拄杖云：「闢土開疆還舊制，起頹興廢展新規。」僧云：「恁麼則人天慶快去也。」師云：「何消注腳？」僧禮退。師乃云：「祖師法席荒廢多年，寂法禪人久覓斯山，莫知其所，幸遇近堂王居士當陽指出，方能直下知歸，於中共同志者刈草刪荊、斬藤研樹，至今景象初開、規模乍現，特命山僧來此重興舊案、復振頹綱，今日既臨，不免盡力施為，挽回已墜之風、掀翻未了之案，秉智慧刀重興佛日，握摩尼珠光耀禪林，頓令瓦礫增光、門墻現瑞，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引動靈昭塔共缽盂峰互相讚云：『久廢之場瞥爾重興，施貲信士定證菩提，運力道流必徹玄旨 。』且舊案重興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云：「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安丹霞禪師像，上堂。僧問：「是法平等，為甚麼諸聖不供，獨供丹霞？」師云：「冤有頭，債有主。」進云：「知師久具通方眼，善判人間是與非。」師云：「休寐語。」僧禮拜。師乃云：「前釋迦不安，後彌勒不奉，單單供養天然老子。尊上座一不重伊智大才高、二不重伊道全德備，最所重者是伊聽卜言而別選、聞授戒而疾退，末後騎僧得號於馬祖堂前、燒佛驅寒於慧林寺裏，諸般去就且置，即今安位一句如何舉揚？」以拂子拂一拂，云：「徹開戶牖無遮障，放出當年舊主人。」

中秋，上堂。僧問：「一月印千江，千江一月攝，作麼生說箇印攝底道理？」師云：「影出扶桑暉宇宙，光潛冥草[雨/暗]山河。」進云：「此外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有則恁麼，有其奈爾不識？」進云：「伏願再垂慈。」師云：「宛如明鏡懸霄漢，不假清風遍界涼。」僧云：「古哲道：『父母所生口，終不為爾說。』畢竟不說的是何事？」師便打，乃云：「此夜一輪月，孤光更異常，半點瞞不得，處處弗囊藏。正恁麼時，草木生輝，山河現瑞，且高低普映一句作麼生敷演？」驀豎拄杖，云：「有水皆移影，無山不現形。」

除夕，上堂。僧問：「北禪殺牛分歲，和尚說法辭年，作用雖殊，同歸一致。如何是一致之道？」師云：「畝臊爆竹家家放，禦崇桃符戶戶懸。」進云：「此係世法，畢竟如何是一致之道？」師便打，僧云：「若不蒙師親指示，焉知此道出常情？」師云：「那裏是你出常情底道？」僧擬語，師云：「念言語漢有甚麼交涉？」遂拈拂子，云：「今歲今宵去，明年明日來，去來總勿論，新舊悉丟開，恬然常湛寂，寒夜只孤堆。者便是道。者家風雖則如此，豈可一向兀然？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即今村城國邑，處處敲鑼擂鼓，家家別舊迎新，與麼時節既至，且道如何是自彰底理？」卓拄杖一下，云：「嫩柳舒青眼，夭桃破粉腮。」

含光禪師至，請上堂。僧問：「鄉邦千里外，故舊重逢意若何？」師云：「如水投水，似空合空。」僧云：「賓主聚頭，合談何事？」師便打。僧問：「未透祖關時，頭頭有礙；既透祖關後，處處無妨。此等人來，和尚作麼生管待？」師云：「薄批明日，碎截清風。」僧禮謝，師卓拄杖，云：「藤條箬笠寄高岡，寂寞風規歲月長，不揜柴扉交腳坐，焉知佳客到茅堂？當此之際，山林現瑞，草木呈祥，幽鳥玄談，閟猿妙唱，故舊同明般若，主賓互演真常，言言顯佛祖家風，句句作今人榜樣，懵懂者當陽錯過，具眼者直下承當，方知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雙融，主賓互應，可謂理隨事變，全主即賓；事得理融，全賓即主。有權有實，有照有用，便可與人抽釘拔楔、解縛去黏。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畢竟如何是衲僧行履處？」良久，云：「胸中不有我人見，棒下誰留佛祖情？」下座。

元旦，上堂。僧問：「城上已吹新歲角，窗前猶點舊年燈。且不落新舊一句作麼道？」師云：「自古水流終向海，從來月落不離天。」僧云：「會得此端無障礙，任從何處不風流。」師云：「試逞風流看。」僧便喝，師便打。僧云：「蒼天，屈棒。」師復打，云：「你但喫棒，我要話行。」僧問：「趙州柏樹子信口塞責，洞山麻三斤應機接物。離此二途，請師直道。」師便打，僧便喝。師放下拄杖，云：「錯。」僧云：「情知和尚知而故犯。」師云：「隨語生解漢。」拈棒復打，僧禮拜。師乃云：「午夜東風起，陰陽兩半均。正當恁麼時，燈籠辭舊歲，露柱賀新春。彼此不同謀，相將胡亂爭。驚起堂前鼓，高聲喚野僧。向道：『今朝是元旦，應當祝聖明。』丹霞聞得，不免隨伊起，倒走上法堂，拈香祝聖，應箇時節。即今香已拈了，聖已祝罷。且應時及節一句作麼生敷演？」豎拂子，云：「岸柳聞風開夢眼，巖梅見日放新花。」

香嚴和尚忌辰，上堂。云：「巴陵酬雲門之恩，祇憑三轉語，便不設忌齋。楊岐報慈明之德，設供作女人拜二大老。雖則豐儉不同，究竟理歸一致。今日香嚴忌辰，不肖浪遊楚地，乍處清涼，庫無儲粟，灶缺炊煙。于斯時也，莫何可辦？不免借日月為燈燭，將山河作供養。行列獻陳，聊表寸念。雖不足以酬恩報德，誠然意出痛腸。」遂召眾，云：「且道那裏是痛腸處？」良久，云：「雪消茅屋千行淚，霧結幽嵓滿肚愁。」

草堂離指和尚訃音至，上堂。拈香云：「撲地聲驚龜晝城，大千何類不聞聞？而今折響歸空去，佛眼神睛覷未能。」旋顧大眾云：

「既然如是，且道又做者般去就作麼？」驀撒拂子云：「追先起後無他計，且順常規學世徒。」

浴佛，上堂。僧問：「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未審和尚作麼生浴？」師云：「不消一滴清涼水，洗出堂堂相好形。」僧禮謝。師乃云：「日月兩條燭，須彌一炷香，以茲成現物，慶賀法中王。」驀顧左右云：「者是山僧窮孝敬，汝等若有奇餚異饌，不妨出來大家施設，以報不報之恩，共祝覺皇之壽。有麼？有麼？儻或延遲，山僧預獻去也。」遂下座一觸禮，便歸方丈。

端陽，上堂。云：「今朝五月五，橫跨艾葉虎，忽遇散瘟神，攔腮便約住。縱約住，也要常佩禦惡符。何也？有此符者，四時寧謐；無此符者，鬼神奪識。」顧視左右，云：「有曾佩者，出來露箇消息看。」良久，云：「設若無人，不免為眾書出去也。」驀卓拄杖，喝一喝，云：「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下座。

雨晴，上堂。驀拈拄杖，云：「今日晴光乍展，萬象森羅顯現，物理與道理無殊，世法與佛法成片。于茲時也，鳥語泉聲宣揚向上一著，野草閑花突出格外真機。真機即置，且道如何是向上一著斲？」豎拄杖，云：「犢角筍穿土，羊頭菌破砂。」

南汝張總府夫人雷氏新故，請追薦，上堂。師拈杖，云：「浮生若電，幻質如雲，忽起忽滅，毫無定準。」以拄杖指寶炬，云：「獨者一點，耀古騰今，與麼委悉得去，逍遙于三界之中，放曠于六塵之外，卷舒出沒，任意施為。其來也，如月印寒潭，觸波瀾而不散；其去也，若聲傳幽谷，遇險隘以無拘。如是，則生亦得、死亦得，湛然常住，心境一如。既如是，且道新故夫人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驀豎拄杖，云：「在山僧拄杖頭上現宰官婦女身，得大解脫，轉女成男去也。汝等還知伊下落處麼？如能知得，不用重宣；其或未然，更聽一偈：生居富貴絕縈纏，念佛持齋了世緣，了畢世緣歸極樂，蓮花托質上昇天。」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云：「春到山花開似錦，秋來沼水湛如銀。」僧云：「恁麼則箇中消息分明露，祇許知音獨自知。」師云：「且道知箇甚麼？」僧云：「寒來向火，熱去乘涼。」師云：「親切處另道一句看。」僧擬語，師便打。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天下太平。且道衲僧得一後如何？」師云：「逆行順化任從他。」僧禮謝。師乃云：「吾佛世尊雪山六年苦行，夜睹明星悟道，尊上座簡點將來，所悟者無他……」驀呈拄杖云：「不過是識得者箇。遍觀一切眾生迷己逐物，永受輪迴。所迷者無他……」掉轉拄杖云：「蓋為背卻者箇。」復卓拄杖云：「苟能直下知歸，則眾生與佛又何異焉？雖然如是，莫道者裏，直饒向朕兆未分時、文彩未彰處豁地透脫將來，

祇會得如來禪，若是祖師禪猶未夢見在。即今莫有會得祖師禪者麼？」時眾默然，師喝一喝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元宵，上堂。拈拄杖云：「今年今月十五，不打尋常破鼓，剔起破暗明燈，且要人人盡睹。」驀召眾云：「且道倏爾油盡燈滅又作麼生？」高舉拄杖云：「杖頭有眼明如日，凹凸陵夷任所之。」
上堂。僧問：「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時如何？」師云：「消得多少閒？」進云：「明朝活計又怎生？」師云：「別上一灘頭。」僧云：「恁麼則奔波無盡去也。」師云：「為人得徹困。」僧云：「謝指示。」師打，云：「要子知恩。」僧問：「山中猛虎以肉為食，因甚不食己子？」師云：「是親難滅。」僧禮拜。師拈拄杖畫〇相，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十聖三賢睹不著。」復畫⊙相，云：「今日分明為指南，報爾諸人休卜度。」擲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經中道：『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且道是那一事？」師云：「禮拜著。」僧拜起，師召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云：「會麼？」僧惘然，師便打，僧禮拜。師乃云：「若論此事，如身影一般，動則相隨、止則共住，從劫迨今毫未捨離。蓋緣眾生迷妄之甚，自相違背，不得現前。苟能休心歇念，如寒岩枯木忽地甦來，自然正偏不異、隱顯全該。到者裏，一任橫身三界、獨步大方，洒洒落落作箇無依道者，又何須九旬禁足、三月安居，無繩自縛，甘受牢籠，作者般去就？儻或未然，直須將前蘊習事業揚在九霄雲外、沉於千尋海底，然後唯以一念為生死心、為極則，向清涼者裏九十日中於行住坐臥處穿衣喫飯時，畢竟看是阿誰使得？一朝洗面，摸著鼻孔來與山僧通箇消息。」下座。
上堂。「落葉滿疏林，秋風意轉深，菊殘枝未折，橙老面黃增。荷破衰莖露，蓼收溪水澄，明明俱漏泄，孰解此時情？」遂召眾，云：「還會麼？即此便是毘盧境界，即此便是普賢行門，表裏原無二際，物我匪隔纖塵。所以道：『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祇如了後又作麼生鄄？」擲拂子，云：「聲色堆頭憑出沒，是非海裏任安閒。」
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境？」師云：「吐水石龍冰塞口，嘲風瓦獸雪蒙頭。」進云：「一陽動後又如何？」師云：「現出本來真面目 ，嘲風吐水逞威光。」僧云：「不落動靜一句又如何？」師以拂子畫〇相示之，僧禮拜。師乃云：「萬物歸根後，黃鍾煖律回，嶺梅先占勝，預放一枝開。雖然如是，咸是生滅根芽。」遂呈拄杖，云：「若是者種靈苗，歷春秋而不變，經寒暑以如然。畢竟如何見得鄄？」良久，云：「一色蒼蒼常若是，不從風

雨長枝條。」復舉：「僧問古德：『如何是冬來意？』德云：『京師出大黃。』香嚴和尚拈云：『我即不然，若問冬來意，對他道：「近日鹽米貴。」』」師云：「二大老雖有翻天覆地之能，而無拔楔抽釘之手，難使問者懷疑殞釋、抱慮冰消。若有來問山僧，管教伊言前省去、句下知歸。畢竟如何？雪粧枯木呈嬈態，冰鎖流泉玉漏寒。」

上堂。僧問：「人人本有、箇箇不無底是甚麼？」師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爾說。」僧云：「慈悲何在？」師便打，僧云：「錯。」師復打，僧又云：「錯。」師云：「是爾錯？是我錯？」僧云：「彼此。」師痛與兩棒，僧禮拜。師乃云：「黃鶯啼柳上，野鵲噪花間，箇事分明露，無煩我再宣。有般漢聞言猛醒，踏步向前，山僧棒不歇手。何故瞥？欲作我家真嫡子，應須更受惡鉗鎚。」

上堂。「靈機活脫，智眼圓明。三際平等，一真普遍。如是則捨彼入此，毫無向背。顛拈倒弄，自有端由。施格外之威權，提妙明之心印。扶起江西道法，挽回濟北宗風。建保社于今時，立龜鑑于後世。作無作而千秋不泯，為無為而萬古流芳。雖然，祇如寒暑兩忘，為眾竭力一句又作麼生？」豎拂子，云：「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記工程得便休。」

上堂。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水自竹邊流出綠，風從花裏過來香。」進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師云：「山僧罪過。」僧問：「大道之源始從何起？」師云：「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語，師便打。僧問：「佛說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如何是無二無三之法？」師便打。進云：「祇者是？別更有？」師復打，僧作禮。師乃云：「動也埋根千丈，靜也遍界生芽。有時把住則一滴不容，有時放行則光輝八面。到者裏，無方便處卻設方便，沒功勳處更立功勳，便能掃除凡聖窠窟，揮開佛祖頂[寧*頁]，流通正眼，接續綱宗，扶持野老無盡家風，成就叢林萬世基業。且道有何憑據便乃如斯？」卓拄杖，云：「自從舞得三台後，拍拍原來總是歌。」

浴佛日，上堂。僧問：「三身之中，和尚今日浴何身？」師便打。進云：「學人不會，復願垂慈。」師又打。僧問：「古人道：『頭頭非取舍，處處莫張乖。』且道：如何是不張乖底意？」師云：「要行即行，要坐即坐。」進云：「若不遇流水，還應過別山。」便禮拜。師云：「汝到不疑之地耶？」僧云：「歷劫迷雲蒙師破，塵塵不昧相好光。」師云：「未在。」僧云：「和尚焉得壓良為賤？」師云：「放爾三十棒。」僧禮拜。師拈拂子，云：「甲寅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周行七步任稱尊，指天指地憑誇大，惹得

雲門恨不休，當頭一棒要打煞。山僧今日又不然，一盆香水渾身沐，雖然憎愛各不同，到底酬恩意不差。且道：如何是不差句？一度春風纔漏泄，人間處處有花開。」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釋迦老子夜半睹明星而悟道，未審所悟者是何道？」師云：「早晨喫了粥，午後更覺饑。」進云：「不饑不寒又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云：「墳前石翁仲，廟內鐵山臊。」僧問：「經中道：『念佛想佛，當來畢竟成佛。』和尚尋常禁止，豈不大違教意也？」師云：「相識滿天下，知音沒一人。」僧禮拜。師乃云：「釋迦老子始于正覺山前夜睹明星而悟道，乃云：『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驀拈拄杖畫〇相，云：「智慧德相與妄想執著悉被山僧縛作一團了也。當恁麼時，喚作智慧德相又是妄想執著，喚作妄想執著又是智慧德相，一任刀斫斧劈而常光不昧，東擲西拋而智燄瑩然。汝等諸人還相委悉得麼？」復卓杖一下，云：「於斯承當得去，委地頹綱一時舉起，潑天門戶隻手撐開，堪作吾家種草，可為後學師範；脫或未然，須惜寸陰金不換，莫隨流俗過春秋。」

上堂。僧問：「權柄在手時如何？」師云：「臨機定賞罰。」僧云：「忽遇擎頭戴角者，不遵賞罰而行師又作麼生？」師云：「罷拈三隻箭，免弄一張弓。」僧云：「如是，則學人打退鼓去也。」師云：「山僧慣得其便。」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泥豬癩狗。」僧云：「和尚莫瞞人。」師云：「山僧罪過。」僧罔措，師舉拂子云：「權柄在手，殺活盡在當人，縱奪皆由自己。」驀擲拂子：「置，置！　饒權柄不在手，神龍未敢窺覷，魔外焉得近前？且道利害在甚處？」喝一喝云：「琴中有響非凡韻，不遇知音不與彈。」下座。

上堂。「白拂橫揮，二乘膽喪；烏藤豎握，十地魂驚。如有達士英才，不妨出眾相見。」僧問：「如何是山中境？」師云：「參差野樹峰前列，紅白山花嶺畔開。」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是非全不理，名利兩相乖。」僧禮拜。師乃云：「談玄說妙，好肉剜瘡；豎拂拈椎，裝模作樣。直饒一向兀然，又坐在澄潭死水裏。別有機關，難瞞識者。祇如不涉諸緣一句又作麼生？」揮拂子，云：「百花叢裏過，片葉不沾身。」

眾戒子請上堂。僧問：「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意旨 如何？」師云：「據款結案。」進云：「丹霞聞授戒則掩耳，今日諸僧為何苦求？」師云：「同爐共煮鐵，所造各隨宜。」僧問：「禪與戒是同是別？」師云：「山僧者裏無同別。」僧云：「為甚昨日談禪、今日說戒？」師云：「從來柳下惠。」僧禮拜。師乃云：「雞足山前候慈氏，有類守株待兔；黃梅室內授盧能，大

似將公作私。正眼看來，不無好笑。法輪者裏總不恁麼大開舖面，任他用者成交。雖然如是，也有箇試金石子拈來驗辯高低。」遂以拂子作相，召眾云：「會麼？即此便是無上妙戒，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皆悉奉持。當知此戒，趣向他不得、違背他不得、一絲毫許傷犯他不得。敢問諸人：一切事既干繫他不得，畢竟如何奉持去？於此有箇見處：三聚淨戒不待受而具足，六度萬行豈假脩已圓成？又何用山僧口吧吧地說偏圓頓漸、論持犯開遮，然後為傳授者哉？」復顧左右云：「委悉得麼？」眾措。擲拂子云：「尋常祇道人能幹，臨事方知不唧溜。」

康熙庚戌二月二十日，受天嶽大師同襄陽、樊城眾士庶請，住洞山峴石禪寺，即就本日眾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祝聖畢，上首白椎竟，師拈拄杖云：「自笑無端用直鉤，祁寒溽暑竟忘休，邇來欲罷尋他計，又恐金鱗破浪投。」以杖作垂綸勢，云：「有負命者麼？」許居士問：「蓮花出水事如何？」師云：「人天共見。」進云：「開謝事如何？」師云：「一切由他。」進云：「結果事如何？」師云：「非公境界。」僧問：「高登寶座即不問，且道如何是峴石境？」師云：「朝陽洞口霞千丈，嘯月臺前水一溪。」進云：「水窮山盡，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便打，僧便喝，師云：「再喝一喝看。」僧又喝，師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僧問：「如何是洞山境？」師云：「峴亭高插青巒上，漢水環流碧嶂前。」進云：「如何是洞山人？」師云：「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座當軒孰敢窺？」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為人一事作麼生？」師便打。進云：「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也是閒說偈言。」僧禮拜。師乃云：「法無定相，蒲團在處成家；道不虛行，榔栗隨方設化。作此恁麼事，必假恁麼人。若是恁麼人，決定懷藏至寶，掌握神鋒，氣宇如王，威光八面，信口道一言而千了百當，等閒作一事而越古超今，始可重光祖道，再啟名藍，作十方檀信植福之場，為四海衲僧歸投之地，頓使無位真人於其中間顯大神通，施大法化，普度群靈，俱登正覺。然雖如是，且道今朝乍入深雲，樹赤幟於祖壇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闢土開疆還舊制，和光混俗順時情。」下座。

蘭友宋護法偕男入山，請上堂。僧問：「法筵眾集，緇素齊臨，且道宋居士設齋請師陞座，畢竟有何利益？」師揮拂子云：「千祥從此集，百福自今臻。」進云：「二公子分上又作麼生？」師云：「鵬鶚翱翔騰漢表，魚龍變化躍天池。」僧禮拜。師乃云：「嵓樹放新花，林禽弄好音，二三向上宗，四七單傳旨 。當陽無隱諱，覿面全彰已，洞山老病僧，曷更動脣齒？然雖如是，事無一向，今朝既被信心檀越慇懃敦請，何妨更為方便？」遂呈拄杖，召左右云：

「大眾見麼？人人有眼，決定是見。」復卓拄杖一下，云：「大眾聞麼？人人有耳，決定是聞。若或見處精明、聞處透脫，須知別有轉身一路在。踏著轉身一路時，自有一段風光盈滿六合、充塞十虛，饒他百千諸佛同時出世，也侵占他一些兒不得。正恁麼時，且道設齋信士有何功德？」良久，云：「居然富貴超今昔，歲歲無虞樂大康。」

仙陀寺了塵監院請上堂。拈香祝聖畢，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云：「好箇第一義，卻被者上座一椎粉碎了也。乘緣散去，頗得其便，更要拋錐弄鉤，有何不可？」驀拈拄杖，云：「今朝老將出營，若有久戰行家，不妨出眾相見。」一僧出眾，才作禮，師云：「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問：「人天交接則不問，兩得相見事如何？」師卓拄杖，云：「大家在者裏。」僧禮謝。師乃云：「一向襄山隱跡，今來宛地揚醜，本非自己願為，莫奈同曹苦口。雖則隨宜應便，終不將箕當斗，單以實法舉揚，貴要人人知有。」遂呈拄杖，召眾，云：「委悉得麼？即此一法，在凡不減、處聖不增，直下見得徹去，便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了無向背、不有疏親。若能如是，匪但起禪風于既墜、扶法道于將傾，誠可壯祖域之光輝、補皇朝之化育。既如是，且捨彼入此、重整家風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高懸佛日光沙界，頓使閻浮莫盡春。」

佛成道日，上堂。僧問：「大覺世尊棄恩愛、捨榮華，入山苦行，貴圖何事？」師便打，進云：「恁麼則人人有分去也。」師云：「唯爾欠少在。」僧便喝，師復打，遂豎拂子云：「半夜逾城脫網羅，六年苦行在山阿，雪宵舉首窺雲漢，一睹明星得意多。」驀召大眾云：「釋迦老子聞如是言，在山僧拂子頭上鼓掌高歌，汝等諸人聞見也未？」眾無語，師擲下拂子云：「此回錯過，永劫難逢。」下座。

元旦，上堂。拈香，云：「[颱-台+出][颱-台+出]東風滿大千，大千何類不欣然？互將野老酬恩句，異口同音誦一聯。」驀召左右，云：「諸仁者!　且道是何章句？」遂插香，云：「功安九有同堯舜，德奉三無並禹湯。」下座。

至德禪人領眾造大佛成，開光，請上堂。僧問：「昔日世尊見旃檀瑞像，聲叫聲應。今朝和尚遇此佛像，畢竟有何意旨 ？」師豎拂子，云：「相隨來也，一任瞻仰。」進云：「還有奇特事也無？」師便打。僧問：「招手不渡江，掉臂便歸去，意旨 如何？」師云：「知音不用頻頻舉。」進云：「敢冀委曲垂慈。」師便打，僧禮退。師乃云：「丹霞作事乖張，劍為不平離寶匣；雲門出言不善，藥因救病出金瓶。兩箇漢雖則各衒己長，其奈不經檢點何也？以佛法論，則功歸有地；以世理言，未免罪犯彌天。邇來多載，幸有者

般信善檀越將渠滅沒的重為作成，嚴飾既畢，仍命山僧高登此座，特為表揚，說法開光。雖然，佛光無間，貴要曲順機宜，故向虛空裏釘橛去也。」遂揮拂子，云：「大眾見麼？瞿曇老漢被山僧慕面一拂，放出無量色光，遍照不可說佛剎微塵世界，一一世界中各有無數諸佛見斯光矣，互相踊躍，概發聲言：『善哉！ 善哉！ 』此等殊勝良因，世所希有，施資眾姓，必獲存亡兩利。惜乎！ 其內無人識得斯光起處。苟能識得，不但存亡兩利，乃至盡未來際皆獲利益，無有窮盡。」復召左右，云：「委悉得麼？如能委得，切須保任；脫或未然，大辦肯心勤索摸，一朝看破始方休。」

香嚴和尚諱日，上堂。師云：「我昔曾遭毒害深，今朝返憶實傷情，含怨抱恨無可解，但把旃檀驀鼻熏。」遂召左右云：「眾中若有曾遭毒害者，不妨出來互相觸惱。」眾擬語，師云：「想君不善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

屻山二隱和尚忌日，設供，上堂。拈香，云：「天機穎脫，慧性超群。言其道也，等乾坤並大；語其智也，共日月同明。所以，燈分少室，派續曹溪；六坐名藍，天龍護衛；多年行化，魔外欽尊。不肖忝猶子屬，祇望慈航普渡，何期法鼓收聲？追思無計可表，虔設數飾菲供，用彰刻慕之誠。敢問大眾：此老生平既有如是奇特，祇如武林城內手書辭眾後，便乃倒駕倪車，畢竟神遊何界去也？」良久，云：「佛祖位中留不住，應緣落處便稱尊。」

太平山谷禪人設齋，請上堂。僧問：「古德有言：『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三世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功？」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進云：「行到無心處，又隔一重關。意旨 若何？」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禮拜。師乃云：「始臨祖院理頹綱，世路紛紛曉夜忙，倦悶交加時客至，喜生眉睫對群芳。正恁麼時，煙霞散彩，泉石舒光，更欲山僧陞座舉揚摩訶衍法，與眾結箇最上良緣。若論摩訶衍法，人人本具、箇箇不無，祇緣疑關固閉、愛網牢封，自相瞞昧，不能見徹。若能自辦肯心，大發勇猛，直下打破疑關、裂開愛網，便見頭頭顯露、物物全彰，到者裏一任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奴呼文殊、婢遣普賢，現種種神變、作種種佛事。」遂召左右，云：「且道誰是恁麼者？」眾擬語，師卓拄杖，云：「此回事教成虛設，笑煞山前馬四郎。」下座。

退院，上堂。云：「衲僧家雲窠雪窟，常年土貌灰頭，未免裝痴賣憨；花街柳巷，一向談玄講妙，難逃出乖露醜。尊上座不作者般去就，一味動靜隨緣、行藏任意，況當此際道泰時清、民康物阜，大好放浪寰中、優遊物外，在處鼓揚少室真風，隨方揭示靈山奧旨，頓使大地眾生未聞者聞、未解者解，人人打開頂門正眼，各各覷破

生死牢關，始了常懷一種素志。是則固是，祇如今朝捨此趣彼，且道意在于何？」良久，云：「風霜此際空垂釣，仍撥扁舟泛五湖。」

解制，上堂。僧問：「一向畫地為牢，學人徒遭鈍置，今朝既已抹卻，得便東西遊戲，未審和尚還許也無？」師云：「腳跟下痛領一頓始得。」進云：「恁麼則光輝八面去也。」師云：「闍黎分上且緩緩。」僧便喝，師便打，僧禮拜，師以拄杖擊禪床，云：「當陽敲開玉戶，覿面打破玄關，放出一群猛獸，從他遍界週旋。」驀顧左右，云：「是則固是，狻猊忽若當途踞，汝等如何露爪牙？」眾罔措，師卓拄杖，云：「莫道毛蟲威勢惡，須知更有惡毛蟲。」下座。

古宿尊禪師語錄卷之二

住河東水月嗣法門人明圓編

康熙壬子春，洪洞、趙城兩縣士庶請住靈巖禪寺。是冬十月十五結制，瀛洲監院率眾設齋，請上堂。師拈香云：「者瓣香，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堯仁廣播，八方咸歌有道；舜德彌彰，四海盡樂無虞。」復拈香云：「者瓣香，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平陽府主、洪趙邑侯、諸位尊官，併今在會鄉紳、文學、眾緇素等，恭願人人福海增深，各各壽山益峻。」再拈香云：「者瓣香，論貴則價重娑婆、論賤則分文不值，今當第三回拈出，爇向罏中，耑申供養鄧州香嚴傳曹溪正胤第三十六世宕山先師大和尚，以酬法乳之恩。」攝衣就座。上首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剎剎塵塵皆悉周備，有解觀者出眾商量看。」僧問：「罏鞴弘開，學人故來，請師一接。」師便打。進云：「恁麼則當下洞明去也。」師云：「試呈己見看。」僧禮拜，師云：「此是隨例起倒。」僧擬進語，師復打。僧問：「選佛場開，象龍聚會，未審和尚當譚何事以為極則？」師云：「門前野水拖藍練，戶外奇雲擁翠屏。」進云：「離此之外，別請垂慈。」師便打，僧便喝，師又打，僧罔措，師乃拈拂云：「道源不遠，性海非遙，弘之在人，得之由己。苟得也，一任權衡佛祖、號令人天，放行把住全由自己，卷舒出沒盡在當人，說法利生有何不可？山僧如是展演，莫道土廣人稀、相逢者少，若能直下知歸，不但今朝在會檀那功歸有地，兼與靈岩更添無限光彩。」驀召左右云：「有麼？有麼？」良久云：「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上首復白槌，師下座。

夏期眾請上堂。師以拄杖作垂釣勢，云：「風前垂釣，意待金鱗。有負命者，不妨出眾相見。」僧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為甚麼亦如喪考妣？」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苦心事如何保任？」師云：「切。」進云：「明與未明的人又如何保任？」師便打，僧禮拜。師乃云：「靈巖門外，一道危溪鎖岸；淨聖堂前，兩莖古柏撐天。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一一分明露布了也，通方上士一舉洞然，免向七尺單前徒遭鈍置、三條椽下枉受饑寒，盡虛空、遍法界即是當人一箇清淨覺場，於其中間一任逍遙快活，更與白牯黧奴同宣法化、泥豬疥狗共讚昇平，縱遇釋迦、彌勒同時下降，驀地相逢，自是深生恭敬，未敢輕於汝等。山僧恁

麼告報，眾中若有如是高流，大好乘緣吐露，靈岩為爾證明；設或未能，九旬聖制誠難遇，黽力精參莫放閒。」

雲壽曉長老誕日，請上堂。僧問：「高登猊座天人擁，驀舉烏藤佛祖驚，一番施設即不問，當今慶祝句若何？」師云：「福如東海闊千里，壽比南山高萬尋。」進云：「如何是天人師？」師舉杖，云：「大眾瞻仰。」進云：「如何是超群底事？」師便打。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又向何處懺悔？」師卓杖，云：「須向者裏吐露。」僧禮拜。師乃云：「一念精修志不移，頻添花甲固相宜，今朝覿面無他識，劫石消磨壽有餘。」遂召左右，云：「山僧與麼慶讚了也，汝等作麼生助祝？」眾無語，師云：「其或未然，尊上座代為敷宣去也。」驀豎拂子，云：「但將此箇無私物，指出須彌作壽山。」

結制，上堂。僧問：「鑪鞴重開即不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進云：「妙莊嚴路從何超出？」師卓杖，云：「從者裏超出。」僧禮謝，師云：「蹉過了也。」乃云：「今朝十月十五，龍象歸投若堵，謹遵上古遺規，打開欄圈，關住水草，日夜勤添，鞭槌密密觸忤，逼教當下翻身，未容停思佇慮，忽地蹋倒界墻，任伊人天闊步。縱有如是奇特，缽袋由未相許，必待脫盡皮膚，那時兩手分付。」驀召左右，云：「諸兄弟!　山僧恁麼告報，且道意在于何？」卓杖，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風那得常流布？」下座。

師誕日，興福冰長老領洞縣眾文學及諸緇素設齋，請上堂。僧問：「和尚降誕即不問，大用現前事若何？」師云：「二株翠柏當階立，一道高原覿面橫。」進云：「恁麼則歷歷甚分明。」師云：「恰被閣黎道著一半。」僧問：「古哲降誕，天雨寶花，地搖六震。和尚降誕畢竟有何祥瑞？」師云：「嶺畔木人詳舉似，溪邊石女細分疏。」進云：「恁麼則人天罔測去也。」師云：「自處覆盆下，莫怨太陽偏。」僧問：「世尊昔日降生，諸天圍繞，八部雲臻。和尚今日降誕，未審諸天還來也無？」師舉杖，云：「一眾瞻仰。」進云：「畢竟諸天在甚麼處？」師便打。僧云：「恁麼則一句頓開千聖眼，三千里外絕形蹤。」師云：「莫亂統。」僧問：「素日消息即不問，今朝降誕事如何？」師云：「人天慶賀。」進云：「和尚未出世時如何？」師云：「凡聖莫測。」僧云：「出世後如何？」師云：「處處光輝。」云：「恁麼則壽量虛空等，萬年無盡春。」師云：「無勞讚歎。」僧禮拜。師乃云：「開北海之尊，獻南山之祝，乃致鶴算呈祥、龜齡衍數，簡點將來，盡落今時俗套，于我衲僧分上總未是在。祇如衲僧分上畢竟作麼生酆？」遂以拂子打〇相，云：「苟能拶過者重玄關，始離凡聖窠窟，方脫生死蓋纏，不妨橫身三界、獨步大方，仍于光天化日之下彈沒絃琴、

唱無腔調，閒消清書、坐享遐齡，灑灑落落作箇無依道者。」驀卓拄杖，云：「山僧恁麼告報，還有互相委悉者麼？儻能委悉，應須保任；脫或未然，問取冰輪圓長老，渠儂善解與分疏。」

師至汾州掃善昭禪師塔，設供上堂。拈香云：「才能越格，志識超群。光首山之祖道，大臨濟之宗乘。勛名雷動，有耳皆聞。某承夙願，忝在孫倫。今既遠來，畢竟將何報答？」遂燒香云：「所懷無限歸恩款，面對慈顏一例傾。」

曲沃縣忠賢定寧領眾請上堂。僧問：「西來祖意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密傳底事？」師便打，僧舉坐具云：「莫便是者箇麼？」師云：「切忌喚鐘作甕。」進云：「重重疑殼蒙師破，數數慇懃謝指南。」師云：「知恩能有幾？」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藕絲牽象出雲端。」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慣向虛空駕鐵船。」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萬億須彌一芥含。」進云：「三要即不問，今日消息又若何？」師便打，僧禮拜。師豎拂子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能向者觸背不得處分明透脫得去，可謂步步蹋佛階級、頭頭入祖信位，何妨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于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箇事且置，且道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以拂子擊香几云：「一番為法真誠處，今古人間最罕聞。」下座。

元旦，上堂。師云：「三微成朔，四始開辰，正當聖明御極之初，普天咸歌治化，遍界互樂清平，即我衲僧家雖處四民之外，亦仗恩光，山居無難，入道多祥。既如是，畢竟作麼報答酆？」遂燒香，云：「旃檀一片焚金鼎，願祝遐齡莫盡春。」

打七，上堂。僧問：「佛祖宗乘即不問，宏開罏鞴事如何？」師云：「所貴真金耀眼，美玉當前。」進云：「深知和尚求賢意。」師云：「爭奈土廣人稀。」進云：「自今七日後，定有出群人。」師云：「坐待闍黎變化來。」僧禮拜。師豎拂子，云：「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從者拂子頭上流出，直下洞然，何消七晝夜勞筋苦骨，枉費精神？自是己靈獨耀，心月孤圓，遍現剎塵，了無遺漏。若到與麼地，可謂參學事畢，堪受人天供養；設或未到與麼地，廢寢忘餐當自勉，志專求道學常啼。」擲拂子，下座。

解制，上堂。師以如意打圓相，召眾，云：「委悉得麼？羅籠三界，包括十虛，直下明得，用舍行藏，頭頭合道，縱擊殺活，法法通宗，四恩獲其總報，九有得已齊資。是則固是，祇如今朝解制一句畢竟作麼生展演？」放下如意，云：「掀翻海嶽乾坤闊，南北東西任往還。」下座。

康熙十三年住上黨聖泉禪院，十月十五日結制，南董信士郭養性、王之弼、董自旺同眾設齋，請上堂。師拈香祝聖畢，僧問：「冬來景況即不問，今朝結制事如何？」師云：「無繩自縛萬峰頭。」進云：「如何是制中人？」師云：「夕究朝參恒不倦，攀緣續慮總無因。」僧擬語，師便打。僧問：「如何是聖泉景？」師云：「月映芳池魚汕汕，雲籠碧嶂鳥關關。」進云：「如何是和尚行止處？」師云：「千聖莫能知。」僧云：「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云：「腳跟下薦取。」僧問：「聖泉堂上龍象徘徊，若人問時，和尚將何答對？」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不涉肯綮的又作麼生？」師云：「一掌一握血。」僧禮謝。師舉如意云：「即此一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剎剎塵塵，了無遺漏。怎奈目 前緇素背覺合塵，不能見得。茲者聖泉深生痛惜，故開方便之門，遵上古之宏規，立九旬之死限，頓使人人于其中間屏息閑情，大發勇猛，暮究朝參，一旦洞徹根源，得共釋迦老子倒乘寶筏，利濟群生，豈不盡善盡美者哉？正恁麼時，今朝請法信士有何功德？」以如意擊香案一下，云：「壽等彌盧高有準，福如滄海闊無涯。」

沔陽信士文雲生請上堂。僧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事如何？」師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水火害難侵，春秋老不著。」僧云：「如何是法？」師云：「非賢未可明，是聖方能達。」僧云：「如何是僧？」師云：「了無人我見，不有聖凡情。」僧云：「三寶已蒙師指示，且道今朝設齋施主有何利益？」師云：「家門恒迪吉，稚老悉安康。」僧擬進語，師便打，士問：「此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于何處？」師便打，士禮拜。師舉如意云：「天際日上月下，人間夜暗晝明，大道全然不昧，何消妄外指陳？然雖如是，事無一向，所以聖泉今日隨風倒浪陞箇座子，搖脣鼓舌，論有談空，大似一番妄為，究竟將來別有意在。何也？所謂道：不因紫陌花開謝，怎得黃鶯下柳稍？」

福祥禪人誕日，請上堂。僧問：「如何是日上？」師舉杖，云：「仰望著。」僧云：「如何是月下？」師打，云：「照顧著。」進云：「日月交光又若何？」師橫按拄杖，云：「會麼？」僧罔措，師復打。僧問：「如何是池中水？」師云：「瑩然湛湛地。」僧云：「如何是池中月？」師云：「波光兩曜然。」進云：「池映明月即不問，月映池中事若何？」師便打。僧問：「上酬佛祖之洪恩，下報父母之厚德，且道將何酬報？」師卓杖，云：「報德祇憑方寸地，酬恩獨借者條藤。」僧禮退。師乃云：「茲者祥公生辰，遂將衣缽之貲辦諸餚饌，供養十方，仍請山僧舉揚佛祖宗乘，與眾結箇無上良緣，頓令亡過考妣轉苦為樂，得證真常。焉知佛祖宗

乘，渠未啟請時、山僧未離煖室之際，早被虞邊建鼓架上洪鐘一一分明吐露了也。更要饒舌，堪成何濟？山僧與麼詶唱，鷂子山聞得，下拜于前，曰：『是則固是，祥公分上當為奉祝一句可耳。』聖泉未免從渠所請去也。」遂呈如意，云：「芥城空盡精神熾，劫石消完視聽聰。」

打三，上堂。僧問：「道泰不傳天子敕，時清休唱太平歌，為甚今朝陸地波濤？」師云：「怕汝在澄潭裏浸殺。」進云：「知師一片婆心切，直逼金鱗躍上天。」師舉杖，云：「試翻騰看。」僧以坐具搭肩上便走，師與一棒，云：「縱不堪燒尾，應須點額歸。」僧問：「十載諸方，罕逢知己，聞風遠至，願一指南。」師卓拄杖，云：「此去長安九百程。」進云：「蒙師指出當陽路，一任優遊返故鄉。」師云：「須知關吏威嚴極，卒不糊塗放過人。」僧便喝，師便打，僧禮拜。師乃云：「躲嬾偷安，終成廢器；真參實悟，始越常倫。因此定規立限，貴使諸人在內明心，時鞭刻逼，專求大眾當機領解，從他高明笑怪，任彼俗惡譏嫌。」遂喚左右，云：「還會麼？為憐三歲子，用盡百般心。」下座。

除夕，上堂。僧問：「送舊事如何？」師云：「爆竹驚天地。」僧云：「迎新事若何？」師云：「燒香拜聖賢。」僧云：「新舊交接事若何？」師便打，僧便喝，師復打。僧問：「舊去新來即不問，今朝設供事如何？」師云：「雲氣當軒天已示，水聲透壁地重明。」僧罔然，師乃云：「一年晝夜三百六，逗到今宵剛數足。正當恁麼時，戶戶釘桃符，家家燒爆竹，送舊者憨忙，薦亡者痛哭。好笑世間人，都被時緣逐，祇有聖泉僧，恬然似不覺。是則固是，忽有傍不甘的出來道：『有何長處始得恁麼？』畢竟如何抵對伊去？」擲下拂子，云：「從前打疊下諸緣，故爾臨機安順篤。」下座。

東和信士和養吾設齋，請上堂。僧問：「橫抽寶劍，豎亞神鋒，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便打，僧便喝，師云：「莫亂統。」進云：「大鵬欲展摩霄翼，誰顧奔騰六合雲？」師云：「切忌妄誇豪。」僧問：「明鏡當臺時如何？」師云：「一點瞞不得。」進云：「本來無一物，又照箇甚麼？」師打云：「餘此一事在。」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 ？」師云：「描不成，畫不就。」士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寒毛卓豎。」進云：「爐韛弘開，大眾于中鍛箇甚麼？」師云：「無孔鐵鎚。」進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是不生滅的法？」師云：「滿口為君言不盡。」士禮拜，師乃云：「養吾和居士，特地到聖泉，施貲并施帛，其意最精虔，堅請吾饒舌，說法利人天。山僧本欲無言，第恐違渠好處，故向葛藤椿上牽枝引蔓，較量短長，得以塞乎來命。」

遂拈如意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驀呈如意，召眾云：「者便是山，且道寶在甚處？靈利漢！　雙眸覷的，隻手拈來，不但養吾居士功歸有地，更與聖泉加添一段光彩。箇事且置，因齋敘謝一句又作麼生？」放下如意云：「齡社從緣當更盛，本枝賴佛自然蕃。」

佛成道日，潤寰監院請上堂。師拈拂子云：「釋迦如來曾于是夜睹明星而悟道，乃云：『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者般說話可謂傾心吐膽，怎奈時人癡迷殼厚、惡業因深，不能領解，使我世尊情不獲已，口吧吧地四十九年費盡神機，說頓說漸、說有說空，末後拈花一場狼籍，帶累兒孫直至于今收攝不盡。尊上座恁麼告報，本非閒打草，特地要蛇驚。大眾！　苟能一聞千悟，足見山僧功不唐捐；脫或未然，匪但雪山徒費力，聖泉今又枉勞神。」

韓川郝鳳臺同眾設齋，請上堂。僧問：「聖泉寺內爐鞴鉗鎚即不問，且道今朝設齋施主有何功德？」師云：「夫婦同緣增福壽，兒孫遞代享榮華。」進云：「如何是法中王？」師打，云：「覿面薦取。」士問：「六賊作亂，如何降伏？」師打，云：「但誅此師即安寧。」士禮拜。師拈如意，云：「信士請陞堂，自知辭不脫，法服一肩被，烏藤兩手握，勉強順人情，來登曲彔木。正當恁麼時，誰論聖和凡？那分僧與俗？或問或無言，從頭儘死搥。即此是良因，莫道胡敲搕，絕後再蘇時，方知恩義著。」驀召左右，云：「且道誰是知恩者？」良久，以如意擊禪床，云：「買賣不相當，徒勞眼卓朔。」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結制安禪即不問，今朝解制事如何？」師云：「蹋倒玄關無障礙。」進云：「解制後又如何？」師云：「十方世界任逍遙。」僧問：「獨立孤峰即不問，散手懸崖後若何？」師云：「無處不稱尊。」進云：「如何是稱尊處？」師便打，僧禮拜。師乃云：「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龍滯瑤池，會風雲而何際？若解轉身一路，何妨任意飛騰？然雖如是，近日王令尊嚴前面關頭有礙時，汝等諸人作麼得度鄴？」驀卓拄杖，云：「大膽衝頭突杌過，小膽哀鳴告所由。」下座。

康熙十四年五月十三日，貴菴監寺率眾緇素請師住高平佛掌禪院。六月初一結制，值師誕辰，高平、長治兩邑士庶同諸山禪德并兩序大眾設齋，請上堂。師陞座，拈香云：「者瓣香，無去無來，冥通三際；非中非外，洞徹十方。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皇圖鞏固，慧日與佛日常明；帝道遐昌，金輪同法輪共轉。」復拈香云：「者瓣香，無作無為而有收有放，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澤州牧主、高平邑侯并諸護法鄉

紳，伏願同增祿位，共享遐齡，常為王室之金湯，永作法門之保障。」再拈香云：「者瓣香，拈來則山河起舞，放去則日月韜光，今當第五回，恭對人天，爇向爐中，耑申供養鄧州香嚴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宕山遠先師大和尚，以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顯宗座元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拈拄杖云：「第一義，覿面極周全，當陽無隱諱。適被者上座驀地一槌，致令七花八裂了也。眾中有能為者，出來補綴看。」僧問：「選佛場開，人天普集，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揮拂子云：「拂開萬里雲和霧，放出冰輪照大千。」進云：「丹霞家風即不問，佛掌家風又若何？」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遍界了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云：「放你三十棒。」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蟭螟眼裏打鞦韆。」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東土西乾一箭穿。」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無毛鷂子飛上天。」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逆順關頭休昧道。」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莫隨時事改腔調。」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便打。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豎起拄杖。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掉轉拄杖。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放下拄杖。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和聲便打，僧禮拜。師乃云：「各人已躬下一著子，可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遂卓拄杖，云：「直下明得，自是不求福而福自至、不求壽而壽自永，何妨到處豎法幢、隨方興教化？然雖如是，也要人天樂助、緇素欣從，纔得舉一言而賢愚敬信、行一令而中外無違。敢問大眾：且互相成褫一句作麼生展演？」良久，擲下拄杖，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上首結槌，師下座。

德宗禪人挂鐘，請上堂。僧問：「洪鐘在架，隨扣擊以騰聲，只如不扣不擊時，聲居何地？」師以杖作○相示之，進云：「蒙師親指出，當下了然知。」師云：「知底事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僧問：「一棒清音出，三塗息苦酸，且道是神通也？妙用也？」師云：「不妨疑著。」進云：「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師云：「試吐露看。」僧便喝，師云：「且道者一喝是甚麼味？」僧復喝，師便打，乃云：「一鑪鑄就，表裏先生，覿面懸來，了無回互，只得希聲震處，八難停酸，清韻傳時，三塗苦息。」遂召左右，云：「諸仁者委悉得也未？」良久，擊香几，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始知。」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三月功圓、九旬行滿即不問，雲遊一句請師宣。」師云：「暮逢古寺宜投宿，渴遇煙村可問茶。」進云：「途中事業蒙師指，歸家一事作麼生？」師云：「從前故套休重論，別

展新規示近鄰。」進云：「二六時中如何保任？」師云：「自愛為先。」進云：「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云：「不消起倒。」僧問：「制中消息全然曉，制外風規又若何？」師云：「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進云：「知師一片婆心切，五內徒銘不敢忘。」師卓杖，云：「即此一著還？」進云：「了了常知。」師云：「切忌拖泥帶水。」僧便喝，師便打。僧問：「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師云：「禮拜著。」僧禮拜，師云：「收起坐具來。」僧起具，師云：「會麼？」僧無語，師便打。乃云：「九旬行滿、三月功圓，正當恁麼時，我諸眾等各匕麻纏紙裹忙收骨董，人人負缽擔囊急奔前程，已曾打破漆桶底，自是八面玲瓏、十方通暢，一直歸家了無滯礙。設或未經打破者，莫隨妄想空馳逐，流落他鄉悔後遲。」下座。

羊頭山六名禪寺結制，是日傳戒，監院真空領眾鄉紳、文學及兩堂雲水并諸求戒弟子等請上堂。僧問：「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去此二途，和尚當說何法？」師卓拄杖一下，云：「分明薦取。」進云：「既然如是，且道凡聖相去幾何？」師云：「伸手拳在縮手裏。」問：「六名祥瑞即不問，遠公再來事若何？」師云：「急須照管。」進云：「來作何事？」師云：「單為闍黎不唧溜。」僧便喝，師便打。問：「世尊拈花示眾，迦葉微笑承當，未審承當個甚麼？」師便打。進云：「今朝六名示眾，學人直下領解，且道是同？是別？」師云：「同則總同，別則總別。」問：「開山創業即不問，且道如何是六名境？」師云：「炎帝廟前雲靄靄，金龍池畔水潺潺。」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衲寒暄終不易，孤笻南北確無憂。」僧禮拜。師乃云：「碧霧彌天日，玄霜遍界時，法幢高豎起，龍象眾來歸。正當恁麼時，蓮華池畔鐘鼓齊鳴，甘露亭前煙霞四布，一一文殊境界，重重古佛道場，禪月戒珠于中交光相映而無欠無餘。與麼委悉得，在此在彼從施法化，于東于西任闡玄猷。雖然如是，畢竟今朝安禪設戒一句作麼生展演？」以如意擊香案，云：「水歸大海波濤息，雲到蒼梧氣象閒。」下座。

君輔王居士薦妻，請上堂。師拈拂子云：「持家遵古制，訓屬越常規，佛音無間斷，白業最精微。此係已故田孺人生平作略，既然如是，即今四大分張、百骸潰散，畢竟神遊何界去也？」遂從空畫[〇@女]相，復抹卻云：「五障垢身從此脫，一靈真性入蓮胎。」下座。

上堂。僧問：「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師拊案一下，僧擬語，師云：「立地死漢。」僧問：「十方雲集，在此合作何事？」師云：「饑食渴飲。」進云：「除此之外，更有何為？」

師云：「閒坐倦眠。」僧禮拜。師乃云：「結制半箇月，不聞甚消息，拽杖故陞堂，考驗虛和實。虛實既了然，更有何言說？普請各歸寮，體究真常訣。」驀呈如意，召眾云：「諸仁者! 此是真常訣，且道作麼生體究？」良久，云：「流光有限莫蹉跎，須惜寸陰如尺壁。」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把住放行即不問，三陽開泰事如何？」師云：「嫩柳舒青眼，天桃破粉腮。」進云：「昨夜銀花放，今朝白雪飛，玄旨 分明露，當下絕狐疑。格外風規，專求指示。」師便打，僧便喝，師復打，進云：「重賞之下，必有奇功。」復喝一喝，歸位，師云：「饒君縱有安邦作，不得封侯也是閒。」僧問：「客在異鄉休更論，歸家一句作麼生？」師云：「六親咸有賴，百事總無憂。」進云：「恁麼則坐享無虞去也。」師云：「拄杖子未肯點頭在。」進云：「聞說宗門無肯語，今朝始覺是真傳。」師云：「莫亂統。」僧禮拜。師乃云：「把住玄關立限期，纖毫走作更由誰？今朝踏倒無遮障，南北東西任意之。雖然如是，當知胡大老，善會別機宜，問著臨機句，相酬莫待遲。」遂召眾云：「試道道看。」眾罔措，師以杖劃一劃，云：「即此關頭親透過，人間何處不風流？」下座。

示眾。云：「雲巖四十年脅不沾席，長慶坐破七箇蒲團方纔打徹，豈象時人入一保社、住一禪堂，未經期年，參不實參、悟不實悟，慣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唐喪韶華，虛消神氣，不是高譚闊論，便是瞌睡攀緣。恁麼體究，莫道今生難打徹，第恐暖息盡時，鐵面老子索著飯錢，忙無所措。在山僧如是苦口，蓋為事有相關，情弗獲已，滿腔心血因而吐露，知我罪我，我何辭焉？」

示眾。云：「鍾離委珠璣于殿土，眾人皆濁而彼獨清；李勉投犀象于江中，舉世盡汙而渠自潔。故得聲震一時，名喧百代。參學道流苟能不汩沒于斷常之淵、縱神情于昏散之地，兼乎群居眾處，決定類之弗齊，一朝行業圓成，敢保天龍送出？等閒發一言、行一事，自然耀古騰今。設或隨緣順境，一暴十寒，非但目 前嘉聲智種難得增長，縱經塵劫猶未稱在。何也？不見道：功勳不下穿靈沼，怎得冰輪影現中？」

示眾。云：「霜風一陣來，黃葉滿階砌，謹白參禪人，光陰莫虛棄，豎起鐵脊梁，時時逼拶去。」驀拈拄杖畫一劃，云：「拶穿者格子，免受閻君氣。」

示眾。云：「無位真人，隱顯難辨，或出或沒，如風若電，追之不及，尋之不見，不追不尋，隨緣示現。在恁麼時，湛寂凝然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切水，一月攝。」

示眾。云：「佛爐峰上休冬，聖水池邊度夏。所謂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干木隨身，逢場作戲。有時孤峰獨宿、有時水底游行，有時灰頭土貌而和光混俗、有時神出鬼沒而隨數現形，一一該由自己，頭頭示現本真。既如是，祇如今日解包卸笠一句作麼生展演？」擲下拂子，云：「放下身心無別念，得安閒處便安閒。」

古宿尊禪師語錄卷之三

住河東水月嗣法門人明圓編

住太原紅溝白雲禪院

上堂

中秋，上堂。僧問：「中秋佳節即不問，和尚受用事如何？」師云：「健向峰前吟白雪，倦歸室內臥繩床。」進云：「離此之外又作麼生？」師云：「靜聽風搖樓上鐸，閒看雲罩額頭松。」進云：「就中奇異味，料得少人知。」師云：「闍黎分上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問：「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且道知的事作麼生？」師云：「抖擻多年陳破衲，襤褸一片逐雲飛。」進云：「看破公然不值錢。」師云：「汝具甚麼眼？」僧禮拜，師云：「錯。」僧便喝，師便打，遂豎拄杖，云：「風生大野，霧散長空，正恁麼時，皓月孤圓，無所不照，致使煙村聚落翫賞佳人舒情暢意而罷理機梭，花街柳巷浪遊公子鼓腹謳歌而渾然誦讀，如我衲僧家雖不逐境飄流，到底也要應箇時節。」遂召左右，云：「諸仁者！且作麼生得應去？」良久，云：「了罷殘經仍附案，更加精進向南華。」下座。

因事，上堂。驀拈拄杖，云：「當年河北令行時，普化克符甘受笞；今日東山開祖道，紛紛龍象破頭皮。正所謂：古今雖異世，其道本然同；用處無差別，誰能解此宗？」環顧左右，云：「諸仁者！委悉得也未？」擲拄杖，云：「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下座。

師誕日，眾設齋，請上堂。僧問：「聞說先賢降誕日，紛紛祥瑞現人天。今朝和尚壽辰，且道有何祥瑞？」師云：「萬里長空雲霧盡，一輪杲日照無私。」進云：「恁麼則金剛正體當陽露，不屬春秋暗裡消。」師云：「勿勞錦上更添花。」進云：「不有珍奇堪供養，但將此句展微誠。」師打，云：「一禮一答從今決，切忌隨流取次來。」僧便喝，師復打。僧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何物方可得？」師便打。進云：「恁麼則歷歷無回互，明明絕覆藏去也。」師云：「案山子未肯相許在。」進云：「用許作麼？」師云：「若不親遭許，終成客作兒。」乃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彫。言前薦得，始知自己本命元辰著落處；知得自己落處，始知山僧落處；知得山僧本命元辰著落處，始知從上佛祖本命元辰落處；知得從上

佛祖本命元辰，可謂不離夢宅而高登正覺之場，匪隔幻身而獲具真常之體。」遂召左右，云：「且道如何是真常體？」良久，云：「三冬寒夜煖如火，六月炎天冷似冰。」下座。

結制，上堂。僧問：「佛法在人日用間，運水搬柴頭頭顯現，迎賓待客處處分明，為甚又要九旬禁足、三月安居？」師云：「從緣薦得非無謬，絕後重蘇始見奇。」進云：「恁麼則不經敏手重彫琢，到底難成邁古珍。」師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進云：「了知尊意原無別，只要拖人出蓋纏。」師云：「切忌胡卜度。」僧問：「鴉鳴鵲噪新言句，流水松風舊話頭，就裡機關全洩漏，等閒錯過又如何？」師打，云：「當陽點出金剛眼，頓使光明照大千。」進云：「恁麼則塵塵不昧從今始，法法無疑自此通。」師云：「休寐語。」乃云：「山僧無奇特，諸方徒念慕，聞說夏安居，接踵來依附。既發如是心，韶華休錯度，日夜辦精勤，工夫勇猛做。拶透祖師關，免涉他岐路，徑歸般若堂，同諸佛子住。」驀顧大眾，云：「且道般若堂在甚麼處？」以拂子打圓相，云：「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下座。

仁吾廖居士祈嗣設齋，請上堂。僧問：「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若要麒麟現瑞，必須何法可求？」師云：「但有好風鳴四外，自然天賜吉祥兒。」進云：「一語千金不易換，直須寶愛福無窮。」師云：「只恐破袋裹明珠，出門還漏卻。」進云：「是何言歟？」師云：「量體裁衣。」僧擬語，師便打。僧問：「昨夜春風吹古木，天明滿地是乾柴。且道是何意旨？」師云：「多年老榦摧殘夜，放出新枝透九霄。」僧禮謝。師乃云：「仁吾居士入林泉，大發施心海眾前，更乞山僧揚祖道，俾沾康樂夢符緣。焉知祖道非言說？言說非真豈在詮？然雖如是，不免開方便門，勉為饒舌，以應來機去也。」遂拈拄杖云：「列祖之道，正可謂明如果日，寬若太虛，誠然貫古通今，確實超情越量，塵塵顯現而有準有的，剎剎圓融而無背無面。與麼委悉得，何妨津濟四生，梯杭九有？既如是，應物隨機一句作麼生施設？」卓拄杖云：「欲期美物從天降，直候明秋寫弄璋。」下座。

清明，上堂。僧問：「先哲有言：『聖人無兩心，古今無二道。』為甚麼儒、釋、道門庭各別？」師云：「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進云：「是法平等，如何師居上位，某立下階？」師云：「切忌妄生分別。」進云：「如何是不分別處？」師云：「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地有邊疆？」僧問：「楓林社日雨，茅舍午時鐘。且道明甚麼邊事？」師云：「佛祖玄關，衲僧巴鼻。」進云：「不因師指示，錯過渾不知。」師云：「試道看。」僧便喝，師便打。問：「經中道：『寶所在近。』為甚麼學人沒箇入處？」師招

云：「近前來。」僧近前，師云：「會麼？」僧躊躇，師云：「家住在潞安，不識居上黨。」乃云：「紫燕營巢日，黃鶯淚楝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銀。正與麼時，人人懷悼古之心，各各起追先之念，直得處處古墳增墁土，家家瓦灶息炊煙，即我衲僧家縱不如是施為，大抵也沒此等情緣不得。既如是，畢竟作麼生了得去？」以拂子拂一拂，云：「囊無長物堪營供，但把心香一度燒。」下座。

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滿載金珠歸故上。」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橫擔拄杖出雲林。」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萬里鄉關問信音。」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六戶虛張人莫窺。」問：「愛何滾滾是如何？」師云：「盡大地人向裡許沒頭浸殺。」僧舉足，云：「祇有學人挑出了也。」師云：「頭上漫漫，腳下漫漫。」僧便喝，師便打。問：「和尚是一代宗師，因甚逢人不論佛法？」師云：「明珠固有千金價，豈肯輕拋擲雀兒？」進云：「恁麼則慳惜家珍無用處。」師云：「自有行家索價來。」僧擬語，師便打。問：「古德道：『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且道：如何是選佛眼？」師云：「暗裡繡鴛鴦。」僧罔然，師便打。問：「人人有箇影子，因甚自己踏不著？」師云：「只為太近。」進云：「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云：「汝實作麼生會？」僧鳴指，云：「從始至終只是者箇。」師云：「認著依然不是真。」僧罔措，師便打。遂拈拂子，云：「南至令辰，書雲節日。石霜挂榜文於戶外，為求知己；洞山退果卓於堂中，因愧癡迷。正恁麼時，山僧也要作箇伎倆。」遂敲禪床，云：「一陽初動處，萬彙悉昭蘇，轉眼來春到，韶光莫自辜。」驀招大眾，云：「如何是不自辜處？」良久，擲下拂子，云：「須向靜中忙裡會，休將日月等閒過。」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佛制自恣七月半，即今何故亂陳規？」師云：「男兒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進云：「可謂大人得自在。」師云：「生平不喜佞人詞。」僧擬議，師便打。問：「把住牢關即不問，放開一路事如何？」師云：「緊捎草鞋。」進云：「恁麼則擺手出長途去也。」師云：「四面皆荊棘，不消胡亂走。」進云：「知師真實意，不放出頭人。」師云：「若是真龍子，何須電影摧？」遂舉拂子，云：「諸方解制是中元，我此山中大不然，逗到八月初一日，始開玄路釋人天。」遂召左右，云：「諸仁者！ 山僧恁麼作用，畢竟如何委悉？直下緇素分明，一任優游物外、放浪寰中；脫或未然，不得離我者裡。何故如斯鄭？」擊香案一下，云：「當今有令妨遊客，動著遭人作賊看。」下座。

十七年四月廿一日，太原紅土溝監院思修明空，率合城士庶并諸山耆德請師住持，是日設齋請上堂。師拈香云：「者瓣香，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爇向爐中，端為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清寧獲一，易簡函三，仁風永播於大塊之中，德澤倍加於群生之上。」復拈香云：「者瓣香，上通三綱，下達五常，爇向爐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弁今本省諸衙勳貴，恭願人人福壽崇高，各各子孫貴重。」又拈香云：「者瓣香，前已五回舉過，今當六度拈來，耑申供養香巖先師宕山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舉拂子云：「償債長平經幾春，紛紛苦趣確難陳，剛纔躲在無憂處，又被人推出亂雲。」遂環左右云：「若有冤家債主，不妨出眾相見。」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一輪明月挂中天，幾片彤雲罩嶽頂。」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三更古殿無燈火，瞎眼波斯暗誦經。」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子往東南天，我歸西北角。」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幾樹迎風柳，數竿棲鳳竹。」僧問：「白雲堂前緇素咸集，畢竟將何佛法以為指示？」師便打。進云：「直下洞然者又作麼生？」師亦打。僧云：「如是則始終無二道，到底絕顦頇。」師云：「要子知恩。」乃云：「脫洒頭陀，應機設教，到處為家，用縱奪之權，行賞罰之令，拯俗匡時，反常合道，扶持野老無盡家風，成就叢林萬世基業，本非願要強為，蓋緣事不獲已。既如是，且展新條令一句作麼生敷演？」以拂子擊香案云：「掀翻海宇尋知己，撥轉山河見太平。」上首結椎，師下座。

立兩序，上堂。師拈拂子，云：「宗乘一唱，凡聖齊臨，正恁麼時，冰河焰發，枯樹花生，木人起舞，石女翻騰，互相嬉戲，散我昏沉。昏沉既散，畢竟作麼生施設？」以拂子拂一拂，云：「坐看兩堂諸俊傑，大家竭力整頹綱。」下座。

眾士庶設齋，請上堂。黃居士問：「緇素雲臻、意氣相投即不問，且道塞滿山河、周遍世界一句作麼生施設？」師云：「橫身三界外，縱步十虛中。」進云：「若人不許如是事，和尚又作麼生折合？」師云：「畝向無生國，方顯太平時。」楊居士問：「佛祖因緣即不問，且道如何是般若體？」師豎拄杖，云：「高著眼。」進云：「如何是般若用？」師以拄杖卓一卓，云：「分明薦取。」士云：「不是者箇道理。」師打，云：「領取鉤頭意，莫錯定盤星。」遂揮拂子，云：「士庶請陞堂，幾回辭不脫，勉強順人情，來登曲彔木。曲彔木，既高登，抖擻枯腸將甚說？」以拂子繫香案，云：「上園榴火正燒空，節屆端陽胡麥熟。胡麥熟，宜早獲，莫待風雨來，滿地遭零落。」擲拂子，下座。

結制，上堂。師拈拄杖，云：「安禪定此日，海眾雲來集，既歸選佛場，加功宜上切。直若救頭然，莫待人鞭逼，拶透祖師關，心中自喜悅。且道悅箇甚麼聲？」卓拄杖，云：「本固絕希奇，焉敢擅遺泄？」下座。

結制，上堂。師云：「頻年結制在初冬，今歲安禪又不同，拶過人天兩半月，方纔重整舊勳庸。」遂舉拂子召眾云：「諸兄弟! 委悉得也未？」擲下拂子云：「傚子雅兮學任公，單單坐立待魚龍。」下座。

結制，上堂。師拈拄杖云：「因逢歲歉，無意安禪，十方聚會，幾度相攀，抑逼不已，勉就斯緣。弘鑪既設，巨鞴勤扇，爛銅碎鐵，盡力燒煎，使生光象，取快人天。既如是，且功不唐捐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一下，云：「莫厭鉗鎚多惡辣，當知別有好因由。」下座。

臘八，上堂。師云：「吾佛世尊始從淨飯王宮蠲除恩愛、棄絕榮華，遁跡雪山六年苦行，曾於是夜睹明星而悟道，乃云：『奇哉，奇哉! 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借問目 前大眾：且道離卻妄想執著，畢竟喚甚麼作智慧德相？直下洞徹分明，始可謂離聖凡、齊物我，心境如一、正偏不二。脫或未然，山僧不惜唇吻，特為道破去也。」以拂子擊香几，云：「無漏國中常顯露，有情山下獨深埋。」下座。

臘八，傳戒，上堂。師拈拂子，云：「松直棘曲，鵠白鳥玄，寒窮暖至，地厚天寬。祖師關樞，衲僧巴鼻，一一分明顯示了也。等閑薦得，方知釋迦老子曾於是夜睹星悟處。會得睹星悟處，始可謂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即是真佛子。脫或未然……」以拂子擊香几，云：「狂猱勉自挎衣帽，究竟原非相好身。」下座。

起七，晚參。師拈拄杖，云：「即此一物，在天則與日月齊明、在地則與山河並固，在汝諸人分上合作麼生？者裡緇素得出，可謂參學事畢，大好隨緣消歲月、任運樂昇平；其或未然，須惜寸陰如尺璧，免辜常住一安排。」擲拄杖，下座。

晚參。師揮拂子，云：「節屆初冬宜結制，十方衲子自雲臨，雖然時事多艱苦，日逐三餐要奉陳。既如是，必須從頭驗過始得。」遂拈拄杖，召眾，云：「汝等飯錢畢竟作麼生酬償？直下議論相當，方容掛搭；其或未然，卒不相許。何故如斯聲？」驀卓拄杖，云：「行血檀膏非細事，無功受祿最難消。」下座。

圓七，小參。拈拂子云：「今朝二十一，受苦事完畢，諦觀諸學人，身心疲倦極，雜念自消忘，閑情自殄滅，放倒臥禪床，憨眠若氣絕。」遂環顧左右云：「正恁麼時，無夢無想主人公又在甚麼處

安身立命？」良久，揮拂子云：「饒他智慧過鶖子，費盡神思卒未諳。」下座。
為誥封淑人楊門遲氏對靈小參。師陞座，拈拂子，云：「已故遲淑人，生平氣宇迥異庸凡，道化群小而有規有範，才成庶物而無黨無偏，致使賢愚敬重、中外欽崇。以此論來，合當久受榮華，何乃韜光太速？今既如是，且道修因轉薦一句作麼生敷宣？」擊香案一下，云：「一乘覺路分明示，天上人間任往還。」下座。
為誥封宜人黃門何氏對靈小參。師陞座拈香云：「靈光獨耀，迥脫塵根，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已故何宜人，若得恁麼，不用重宣；其或未然，別施方便去也。」遂插香云：「從今卻愛空諸有，永斷輪迴生死因。」
為誥封宜人何母黃氏對靈小參。師至龕前，舉茗甌，云：「已故黃宜人，生居貴室，閨閫肅清；長配賢良，令儀貞淑。一旦遽厭塵凡，捨宰相命婦之緣，竟登覺岸；棄子女團圞之好，直赴蓮邦。簡點將來，面承佛記，早證菩提去也。箇事且置，只如今朝僧邀淨行、法演宗乘，專修薦往一句作麼生道？」遂奠茶，云：「欲了生人追憶念，添花錦上力何辭？」

機緣

僧問：「生從何來？」師默然。進云：「死向何去？」師亦默然。進云：「某甲不會。」師便打出。
僧參次，師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僧云：「家師是和尚同參。」師云：「且道同參阿誰來？」僧禮拜，師云：「錯。」僧罔然，師云：「不是西川客，徒勞話土風。」
僧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門前貼古對，壁上挂鍾馗。」進云：「此是村意，山中事作麼生？」師云：「早參三下鼓，晚課百椎鐘。」僧禮謝，師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水西堂問：「洞下君臣今不論，濟宗人境請師分。」師云：「洪鐘在架憑敲磕。」水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雲合暮山千種態，鳥啼花放百般春。」水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透出虛空無障礙，當陽獨露一閒身。」水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放出無私新日月，展開有象舊乾坤。」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兩奪？」師云：「煙霞掃盡天區朗，海嶽掀翻世界平。」水云：「人境已蒙師道破，玄要機關事若何？」師云：「懇禱君無吝，酬應我何辭？」冰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百億彌盧掌上攤。」水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鐵峰頭上現

河山。」水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了知父母未生前。」
水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豐儉隨家道。」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莫貪人所好。」進云：「如何是第三要？」「縱奪機關妙。」水云：「為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師云：「賓主不辭明指示，兒孫免使混常流。」水禮謝而退。
師問僧：「何處來？」僧云：「乾明。」師云：「乾明和尚具眼否？」僧云：「某甲素不言人是非。」師云：「藏經閣靈化士重修，功成也未？」僧云：「功雖成，無錢莊嚴在。」師云：「莫道不說是非好。」僧擬進語，師搖手云：「再犯不容。」
僧參次，師云：「發足何處？」僧云：「林莊。」師云：「東菴？西菴？」僧云：「總不在兩頭。」師云：「畢竟在甚處？」僧云：「某從雲水來。」師云：「沒地頭漢。」便打，僧便喝，師云：「短販樵人，徒誇書劍。」
僧自塔院回，師云：「古塔主在家麼？」僧云：「不在。」師云：「阿誰與爾飯喫？」僧云：「殿西家。」師云：「為甚道不在？」僧云：「他不是塔主。」師云：「是即是，奈爾不識。」
師問僧：「號甚麼？」僧云：「好喫。」師豎拳云：「試下口看。」僧擬語，師打云：「噎殺鬼!　」僧禮拜，師云：「轉見不堪。」
僧問師：「學人一肚子妄想，望和尚慈悲除卻。」師展手云：「把將來。」僧躊躇，師直打出。
僧問：「如何是般若燈？」師云：「通上徹下。」僧云：「還假挑剔也無？」師云：「不挑剔。」僧云：「不挑剔則光燄何增？」師云：「對盲者難言五色。」
僧行茶至，師云：「甚處得來的？」僧便喝，師云：「好好問你，亂喝作麼？」僧云：「不得不如是。」師云：「如是箇甚麼？」僧又喝，師托開云：「放你三十棒。」
僧問：「生從何來？」師云：「老大箇來處也不知。」僧云：「死從何去？」師云：「腳跟下薦取。」僧云：「來去即不問，未審和尚即今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便打。
僧問：「舊事冰消瓦解，箇中已得清淨時如何？」師云：「汝未到者田地在。」僧云：「親言出親口。」師云：「莫守寒岩異草青，坐著白雲終不妙。」僧作禮，師徵云：「會得也未？」僧擬語，師便打。
僧乞開示，師舉念珠云：「此串摩尼一百八。」僧禮拜，師云：「會得也未？」僧罔然，師打云：「分明記取。」
僧問：「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如何是難求之將？」師云：「不動干戈見太平。」進云：「恁麼則神機天莫測，妙智佛難量。」師

云：「確。」進云：「只如平定後，安之何所？」師云：「趕向無生國。」
僧問：「如何是山裡禪？」師云：「日出彩霞籠壁嶂，黃昏幽鳥噪危巒。」進云：「如何是市裡禪？」師云：「風流公子誇豪態，紅粉佳人賣俏顏。」進云：「如何是鄉裡禪？」師云：「始完稅賦方歌飲，才了桑麻便插田。」僧拜云：「謝指示。」師云：「切忌忘卻。」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家有白澤圖。」進云：「見後如何？」師云：「家無白澤圖。」進云：「見與未見時如何？」師云：「熱向風前，寒歸煖室。」
僧問：「某甲昨飲宿食，滯在胸中，欲吐不能出，欲屙不能下，特請和尚救濟。」師便打，僧云：「慈悲何在？」師復打，云：「更加一粒狠虎丸。」僧禮拜，師云：「切忌生冷。」
僧問：「不殺生是佛戒否？」師云：「是。」僧云：「南泉、歸宗因甚又斬蛇貓？」師云：「大用現前，無生可見。」僧云：「如何是大用？」師便打。
僧問：「登山涉水，日逐忙忙，如何是不動的主人公？」師云：「登山涉水，日逐忙忙者是。」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山僧罪過。」
僧問：「和尚尊庚多少？」師云：「與太虛空一樣。」僧云：「不審太虛空壽多少？」師云：「與山僧一般。」僧云：「恁麼則不增不減去也。」師云：「那裡是他無增減處？」僧便喝，師便打。
僧問：「盡大地是一卷經，未審如何奉持？」師云：「全身在裡許。」僧云：「如是即動靜不違也。」師云：「非爾境界。」
僧問：「古人道：『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意旨 如何？請師方便。」師云：「水漲船高，泥多佛大。」僧云：「學人愚昧不會，乞師委曲垂慈。」師云：「驢馱五斗，馬馱一石。」
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師云：「拈匙把筯，驗正識邪。」僧云：「恁麼則捻少他不得也。」師云：「少不得且置，汝在甚處見菩薩手眼？」僧擬議，師便打。
僧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一物長靈相去多少？」師云：「水流終向海，月落不離天。」
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云：「教你有命難逃。」僧便喝，師云：「棺木裡瞪眼。」僧無語，師直打出。
師問僧：「汝號甚麼？」僧云：「月光。」師云：「倏爾雲遮月撚，光在甚處？」僧拜云：「請師鑑。」師云：「鑑即不無，也只是點螢焰。」

僧問：「宗與教是同是別？」師云：「黃河九曲，華山萬仞。」僧云：「去此兩途，請師別道。」師舉手云：「握則成拳，展則成掌。」僧云：「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云：「汝當作麼生會？」僧無語，師直打出。

僧問：「何如是正法輪？」師云：「不撥自轉。」僧云：「轉後如何？」師云：「千聖搖不動。」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破糞箕。」僧云：「請師顯示。」師云：「短笘帚。」僧云：「某甲不會。」師云：「分明猶不會，何況暗指陳？」

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海底泥牛蹈破天。」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峰頭木馬齧殘煙。」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紅爐焰裏發青蓮。」僧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無魚休下釣。」僧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遇緣方作造。」僧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暗室須燈炤。」僧云：「玄要已蒙師指示，脫體風流事若何？」師云：「剎塵無處不稱尊。」僧禮拜，師便打。

僧問：「數日連陰，天昏地暗，無位真人當居何所？」師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僧云：「恁麼則動靜不相離去也。」師云：「且莫詐名頭。」僧禮拜，師云：「果然。」

僧問：「遍大地是箇話頭，未審如何分別？」師云：「穩當的是山石，活鱍的是雲水。」僧云：「謝指示。」師展手，云：「還我話頭來。」僧作擎拳勢，師與一摑，云：「也不得放過。」

師問僧：「甚處來？」僧云：「邠州。」師云：「潼關關吏甚嚴，汝怎麼得度？」僧云：「某有照程在。」師展手云：「把來看。」僧停思，師直打出。

師問僧：「上座仙鄉何處？」僧云：「西蜀。」師云：「和我打箇鄉談看。」僧擬語，師云：「詐認地頭漢。」便打。

僧問：「普賢萬行莊嚴方證聖果，嬾饡一事不為，因甚也上傳燈？」師云：「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僧云：「祇如和尚或時務、或時閒，是欲上傳燈也？欲證聖果也？」師云：「二途俱不涉。」僧云：「畢竟如何躔？」師便打。

一僧指師看巧雲，云：「那朵雲大似丹青一筆畫的。」師云：「你道從何處起手？」僧擬語，師與一掀，云：「下落也不知。」僧禮拜，師與一踏。

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云：「耕田不喫草。」僧云：「恁麼則其力不充也。」師與一掀，云：「是充？是不充？」僧躊躇，師云：「立地死漢。」便打。

士問：「如何是佛？」師云：「科頭赤足。」士云：「如何是法？」師云：「絲毫無差。」士云：「如何是僧？」師云：「方袍圓頂。」士云：「三寶已明，向上事如何指示？」師便打。
士問：「弟子尋常念佛，只是不知念佛的是誰？」師召云：「禮拜著。」士禮拜，師云：「會麼？」士無語，師直打出。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 ？」師云：「眉橫額上，耳挂腮邊。」僧以手摹面，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便乃如是？」僧禮拜，師與一蹋。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根在泥裡。」僧云：「出水後如何？」師云：「葉覆清波。」僧云：「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放開捏聚任憑他。」僧禮拜，師云：「汝會也。」僧擬語，師便打。
師問僧：「貓兒因甚愛捉老鼠 ？」僧云：「是伊活計。」師云：「有鼠捉鼠，無鼠又作甚麼？」僧云：「吃飯了打睡。」師云：「恁麼則虛消歲月去也。」僧云：「得安閒處便安閒。」師云：「貪安漢，他日如何償飯債？」僧擬語，師便打。
陀頭僧參，未人事，師云：「汝是甚麼神道？」僧懨懨而立，師云：「只說是位真武將軍，原來是箇披毛鬼子。」便打。僧云：「某甲特來親覲，和尚為甚如此？」師云：「將得甚麼來？」僧無語。師云：「不但作怪，兼且弄虛。」復與一頓。
師至天竺，指觀音像問同行僧：「祇者是，別更有？」僧云：「還有兩尊在。」師云：「菩薩有三十二相，因甚祇有三尊？」僧云：「那些都是應身耳。」師云：「汝喚甚麼作真身？」僧指像云：「者便是。」師云：「錯認不少。」
僧問云：「四大分離時，主人公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便掌，僧云：「未審者一掌落在甚麼處？」師云：「不妨疑著。」
奮鵬張文學問：「如何是山中境？」師云：「釣炭轆轤頻上下，運謀車輛自東西。」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口青面黑形如鬼，透孔穿山伎甚精。」學云：「是伊有何受用？」師云：「溽暑乘涼流水畔，祈寒就煖地爐前。」學云：「蒙師點出山中趣，消我迷雲幾萬層。」師云：「就裡無窮闊窄意，莫把封皮作信看。」學罔措，師拱揖相讓，云：「明日再盤桓。」
師問素維那：「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而今更不疑。』且道那裡是他不疑處？」素云：「一了百當。」師云：「畢竟如何是他一了百當處？」素便喝，師云：「情知爾祇解者一喝。」素禮拜，師便打。
師拈拄杖問獨侍者：「在山僧手裡喚作拄杖，在閻黎分上喚作甚麼？」獨躐師前，捉杖送一送，師托開，放下拄杖云：「離卻者箇

子又作麼生？」獨禮拜，師便打；獨便喝，師復打；獨復喝，師連棒打出。
師問荊悅眾：「如何是爾本參？」荊擊引磬一下，師云：「被人奪卻引磬時，子又作麼生？」荊便喝，師云：「離此之外，親切道一句看。」荊復喝，師便打。
師問巨侍者：「以手指師，得罪無量。昨夜子打山僧，當得何罪？」巨禮拜云：「請和尚暫學人懺悔。」師便打。巨近前作奪杖勢，師托開云：「更來者裡作惡在。」復打。巨抽身歸位，師隨後痛與一棒。
師卓拄杖顧契侍者，契即禮拜，師云：「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契便喝，師便打；契復喝，師復打。
師喚慧侍者，慧近前，師云：「瞌睡虎試露爪牙看。」慧便喝，師云：「莫亂統。」慧禮拜，師云：「原來是隻犬。」
師問拙寮元：「昨夜許多喧鬧，今朝向何處去也？」拙云：「來處來，去處去。」師云：「且道從何處來？」拙擬語，師云：「有棒不打者鈍漢。」
師問福田云：「聞子昨夜得箇境界，向前來舉似看」。福便喝，師云：「不是者箇道理。」福又喝，師連棒打出。
師問無雜：「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爾道是箇甚麼？」無便喝，師云：「學來底。」無禮拜，師曰：「果然。」
師問從聞：「適纔汝者一覺主人公向甚處去了？」從鳴指一下，師云：「未在，親切處道將來。」從便喝，師打云：「錯。」從又喝，師云：「好喝，再喝喝看。」從復喝，師云：「沒量漢，卻隨語默裡轉去了。」便打。
澄明面壁立，師問：「面壁意如何？」澄轉身禮拜，師云：「只解禮拜，不解面壁意在。」澄云：「明得者處處風光。」師云：「試逞風光看。」澄拂袖便出，師隨後便打。
師問次泉：「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如何是不彫的意？」泉云：「動靜如常。」師云：「那裡是爾如常處？」泉云：「步步相隨。」師云：「向上道道看。」泉禮拜，師打云：「也不得放過。」
師指燭問心光：「者便是光，汝喚甚麼作心？」心以手作圓相。師云：「拈拳豎指，瞬目 揚眉，總未是在。」心便喝，師便打，心又喝，師痛與一頓。
僧問：「如何是菩提果？」師云：「沒滋味。」僧云：「還許學人咬嚼否？」師打〇相云：「試下口看。」僧無語。師喚侍者云：「拖出者噎殺僧去。」

僧問：「佛祖心宗即不問，清涼景況事若何？」師云：「萬疊青山從北峙，一溪碧水自西流。」僧云：「蒙師指點出，當下得奇聞。」師云：「聞後作麼生？」僧云：「不向他方尋寶所，單來者裡樂幽閒。」師云：「無爾措足處。」僧禮拜，師便打。
師問容侍者：「如何是爾日用事？」容云：「與和尚燒香換水。」師云：「此外又如何？」容禮拜，師與一踏。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與揭卻帽子，云：「高著眼。」僧忙然，師便打。
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師便掌，進云：「者裡莫和尚下手處。」師復掌，云：「猶要第二杓惡水在。」僧拂袖便走，師召云：「轉來與爾道。」僧回頭作禮，師痛與一頓。

聯芳

酆都巨朗昭座元

毒中黃龍已有年，深潛頭角但裝憨，丹霞一見重挑撥，始露風規起世賢。

閬州大曉順西堂

萬人叢裡奪高標，鐵額銅頭吐舌睄，一柄太阿親囑付，衝園破敵任稱豪。

達州仁者靜書記

昂昂氣宇世無如，眼正心高志最孤，不與諸方同榜樣，偷天換日誑豪徒。

益州嚮谷梵知客

無皮鼓子寄君韜，莫當尋常歌舞鞠，秘待風雲時聚會，始堪揭搕動英豪。

新繁孚聖文書記

蹋到玄關自不欺，始荷大任莫遲遲，恒將惠澤消時弊，祖佛皆稱信有之。

燕京水輪圓西堂

洞山滯貨麻三斤，代賣之端貴子勤，四海英靈咸赴販，更增聲價嚇時聞。

燕京藏一然知客

道大江西馬簸箕，誠堪負荷我家私，欲將苦海群靈度，鼓棹揚帆莫待遲。

開封徹[目*署]照維那

姑射山前白額虎，爪牙素不亂開張，威獰但得隨機露，狐兔紛紛自隱藏。

并州戒香桂座元

久經行陣老英才，諱影韜光養聖胎，斷送不辭分化令，法幢隨處任支開。

五臺天鑑曠都監

自將赤幟樹紅溝，獻款忻先到斗幬，對眾一言親印可，風光何止遍閻浮。

潞州紫巖湛維那

棒喝交加絕覆藏，幾經痛辱面承當，了知怨恨根由大，從向諸方漫舉揚。

拈古

舉：「文殊命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觀，無不是藥，卻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拈起示眾云：

『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卻眼睛。』」

拈云：「天童祇知文殊被善財換卻眼睛，卻不見善財被文殊呼遣。若是丹霞，待伊命採藥時，但問：『有甚麼病？』看伊動定，便云：『救不得也。』不惟自己安樂，亦免文殊賣弄。」

舉國師三喚侍者話。

拈云：「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可謂上呼下應，理出常情。祇如道：『將謂吾孤負汝，卻是汝孤負吾。』意作麼生？」擲下拂子，云：「流水易消溪畔石，教人除卻是非難。」

舉：「石梯問侍者：『甚麼處去？』者云：『上堂齋去。』梯云：『我且不知汝上堂齋去。』者云：『除此之外，別道甚麼？』梯云：『我祇問汝本分事。』者云：『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梯云：『不謬為吾侍者。』天童拈云：『放過即不可，直與扭得鼻孔痛，打得骨頭出，免見瞎驢趁大隊。』」

拈云：「石梯重重探問，侍者一一相酬，可謂師資道合，父子機投。復云：『不謬為吾侍者。』因甚天童道：『直須扭得鼻孔痛，打得骨頭出。』又作麼生？還會麼？設使功高無比處，不容坐享太平時。」

舉：「石鞏見三平來，乃張弓架箭，三平劈胸當之。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祇射得半箇聖人。』」

拈云：「石鞏威風浩浩，三平氣宇昂昂，可謂棋逢敵手，將遇行家，因甚祇許半箇聖人？還會麼？十分美麗言無色，自古人人罕徹頭。」

舉：「五祖演云：『古者道：「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便下座。」

拈云：「五祖空開大口，只為無人。丹霞若在，便與掀倒禪床，看伊如何折合？」

舉：「西天祖師云：『父母非吾親，誰是至親者？諸佛非吾道，誰是最道者？』雲蓋本云：『父母非我親，無有不親者。諸佛非我道，無有不道者。祖師得第一句，雲蓋得第二句，有人添得一句，許伊鼎足三分。』」

拈云：「父母非我親，非親不親者；諸佛非我道，非道不道者。祖師也不得第一句，雲蓋也不得第二句，丹霞也不善添三句。何故噇？本來無位次，孰更強安排？」

舉：「臨濟大師至京行化，到一家門首，家嘗添缽，有婆云：『太無厭生。』濟云：『飯也未曾，何言太無厭生？』婆閉卻門，濟便休。」

拈云：「知可而進，覺難而退，還我臨濟大師。且道者臭老婆得何見地便乃如斯？」驀拈拄杖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舉：「雪峰在洞山作飯頭，每晨到曉色未分時，大眾便喫粥。山問峰曰：『你作麼生常候得此時節？』峰云：『瞻星望月。』山云：『忽然雲霧鬚鼈又作麼生？』峰無語。」

拈云：「雪峰尋常祇在聲色頭邊作活，及乎問著影響，全收邊事，故爾頑無所知。丹霞今日路見不平，要共渠儂作主。」驀豎拄杖，云：「謾別個即得。」

舉：「古寺和尚因丹霞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缽與師，又盛一缽自喫，殊不顧霞，霞亦自盛喫。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云：『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霞云：『洎不問者老漢。』」

拈云：「行者深知奉重，丹霞頗善作賓。且道末後一問，意在於何？」環顧眾云：「若不入水，焉見長人？」

舉：「教中道：『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恕忠和尚云：『虎咬大蟲，蛇吞鱉鼻。』」

拈云：「者般說話，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丹霞有言，盡善盡美，也要大家委悉。」驀豎拂子，云：「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

舉：「韶山見白頭因，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云：『不敢。』山云：『有多少口？』因云：『遍身是。』山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屙？』因云：『向韶山口裡。』山云：『有韶山即從，無韶山又作麼生？』因無語。」

拈云：「韶山用處，縱奪可觀；白頭答時，龍頭蛇尾。還有為伊作主者麼？出來道箇轉身句看。」良久，擲拂子云：「一機如憩息，萬象寂無聲。」

舉：「洞山虔凡有新到，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虔云：『鐵輪天子寰中敕。』僧無對，虔打令出。」

拈云：「者僧肉有千斤，志無半兩，若問著丹霞，敢保虔老亡鋒結舌。且道如何抵對？」喝一喝，云：「天然尊貴徹，孰更覓功勳？」

舉：「龍牙云：『天下名山到因腳，辛苦年深與襪著，而今老大不能行，手中把柄破木杓。』東山云：『白雲即不然，腳也

不能著草鞋，手也不能把木杓，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拈云：「龍牙、東山各逞己見，放過則彼此作家，簡點則二俱擔板，丹霞者裡一坑埋卻。何故聱？功德天，黑暗女。」

舉：「雪峰道：『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雲門道：『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拈云：「二大老舉揚箇事不無奇特。敢問大眾：祇如薪盡火滅時，三世諸佛又向甚麼處去也？」擲下拂子，云：「十方無隱諱，遍界絕形蹤。」

頌古

世尊纔陞，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凜凜威風入戰場，三軍圍繞布旗槍。金聲一振收功後，四海煙塵盡斂藏。

趙州訪二菴主。

桃紅李白露春顏，一度風來落翠殘，結實成時雖不異，到頭滋味有甘酸。

黃蘗因普請次，南泉云：「如許大身材，戴箇些兒小笠。」藥云：「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裡許。」泉云：「王老師聱？」藥戴笠子便行。

問處分明答處當，大機大用渾全彰，須知掉臂抽身意，別有威光暗顯揚。

興化打克賓。

正令行時不讓情，罰錢出院可憐生，應知義絕情亡處，今古無人見得真。

百丈選溈山主人。

當陽樹垛驗英雄，去占溈山第一峰，縱使楚王弓力健，卒然倍負養由翁。

瑞巖主人公。

自呼自應老爺爺，不令偷閒學客家，無漏國中從放蕩，一生常共享榮華。

子湖狗子。

不高不矬箇身材，兀坐當軒待客來，擬議便遭渠惡口，萬中無一得生回。

疏山造塔。

堆磚疊石建浮圖，價直相酬恐莫如，不遇行家公判斷，到頭無地著殘軀。

無著問善財：「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即是。」著云：「我發一念心清淨，為甚不見？」財云：「是真見文殊。」

借問酒家何處是，牧童遙指杏花村，到來一醉渾如夢，不審阿誰是主人。

西山亮座主。

教海掀翻沒地藏，白雲堆裡遂韜光，靈龜拽尾擬無跡，孰曉其痕愈見彰？

古宿尊禪師語錄卷三終

古宿尊禪師語錄卷之四

佛事

嗣法門人明照等編

為法雲禪人舉火

「三十入空門，六十方瞥地，世情與佛法，皆悉得完備。今朝把臂覓歸源，料想前途無阻滯。無阻滯，何妨更贈一公據？」攛下火炬，云：「當陽大道直如絃，此去蓮邦端的是。」

為真奇禪德起龕

師至靈前，以拄杖驀畫一劃，云：「真奇公，急照顧，此係條捷徑路。速進步，勿停遲，少選即歸安養土。」

入塔

師舉靈襯云：「生平尚素朴，戒行精持著，竟不好偷閒，於今當改作。」以拄杖敲塔戶，云：「既改作，請向其間受快樂。」便入。

為那明祥起棺

師至棺前，以引導驀卓一卓，云：「富貴榮華當下捐，任從何處不安然？佛垂光相遙天接，大好乘機早向前。」遂執引導，伶仃而出。

為本善禪人舉火

師拈火炬，云：「爾性本善，遇緣卻變。要不變，必經大火重烹鍊。」擲下火炬，云：「煆盡多生業障根，一真妙相分明現。」

為淨潔禪人舉火

「病業相傳幾度春，稜稜骨立可憐人，時來正值金風動，乘勢歸家莫暫踆。且道家在甚麼處？」擲下火炬，云：「徐封巨鎮北，一座古煙村。」

為清賢、寂真二禪人入塔

師捧靈襯云：「生同居，死共住，者般誓願須堅固。」一并送入，云：「就中境界屬天成，敢保山靈長擁護。」

為明空監寺起龕

師以拂子擊靈几，云：「明監寺，聽吾言，卸卻蚖蛇戀窟端。宜快便，莫流連，乘時跳出是非關。」遂作導引前行。

入塔

師舉靈襯云：「道人行履，迥異庸流。不擇淨穢，無論山丘。境緣湊著，即便停留。」遂指塔戶云：「就裡乾坤與世別，任君安享度春秋。」便入。

為澄心入塔

「為僧在世間，口直性剛傲，功行有多般，言辭莫善巧。今既卸塵緣，將身何所靠？」指塔戶云：「請從就裡暫栖遲，異日出來光祖道。」便入。
後續

入塔

指塔，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極樂世界。畢竟是阿誰居止處？」擲靈襯，云：「保定府中棄俗漢，丹霞院裡募緣僧。」

為鑑寰法主入塔

師舉靈襯云：「眼空一世，氣壓諸方，掀翻教海，沒處潛藏。聖泉不免為你指箇安樂窩子，請向其間自在棲遲。」遂擊塔門一下，云：「就中境界天然別，永享無虞樂太康。」便入。

為李仁吾居士舉火(被雪屋壓傷)

秉火炬，云：「大雪紛紛日夜飄，高山平地悉齊腰，岩房樹竹皆摧折，命蹇眾生即便遭。于斯時也，李居士處敗屋而絕慮，坐危榻以忘憂，持珠念佛，孰曉夢裡收聲？撒手那邊，誠稱快便，正眼看來，無不可者。雖然如是，且道畢竟當歸何所？」驀擲火炬，云：「脫體頓超塵劫外，九蓮臺畔侍金仙。」

為明泰禪人舉火

秉炬，云：「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苟能委得，佛界魔宮恣爾遊戲；設或未然，領取本據。」攛下火炬，云：「照破塵根一物無，飄然頓脫輪迴趣。」

為三賢禪人舉火

「生也猶如著衫，死也猶如脫褲。著脫一任當人，衫褲叫誰守護？」攛下火炬，云：「丙丁童子代收藏，免使見聞生厭惡。」

為了空禪人起靈

師至龕前，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常靈。言前薦得，徑歸寶所，了無障礙；其或未然，山僧為汝作別方便去也。」以拄杖擊香几，云：「一擊頂門開正眼，縱橫何地不光輝？」遂起。

為性學舉火

「人生天地間，苦惱何窮極？得便好抽身，免使長煎逼。」攛下火炬，云：「塵緣擺脫任逍遙，佛國天宮從寄跡。」

為見雲舉火

「許久在招提，未諳向上事，逮至苦臨身，了無法可禦，故不忍旁觀，特特垂救濟。」以火把驀劃一劃，云：「此道分明直似弦，轉身速赴如來地。」便燒。

為徹凡副寺舉火

師云：「量其所入，度其所出，出入分明，纖毫不錯。以此看將來，真非無用物。雖然如是，猶未知有向上事在。且作麼生是向上

事？」擲下火炬，云：「欲證當人不變因，應須換過孃生骨。」

起靈

師云：「淨業庵中執勞任役，茶果庫內百事精專，子之勛庸難以儵述，且獨脫世緣一句如何顯露？」驀拈拄杖劃一劃，云：「鬧裏收聲歸寶所，從茲發軔決無差。」

葬枯骨

「爾等多生作惡，所以受報於今。致使百骸暴露於荒郊，枝節分離於異地。茲者昌時，幸復人興掩骼之恩，我設修薦之義。法演真乘，安諸委蛇。願雜處以忘爭，可同緣而卸皋。共仗三寶之良因，咸登上品之蓮際。」

為恢凡禪德起龕

龕前拈香，云：「斂跡虛堂草覆階，緣窗空掩案塵堆，瓣香請出那迦定，可就時機逞快哉。」驀喝一喝，云：「起。」

入塔

捧靈襯云：「恢凡鑑公，賦性真實。淨戒嚴持，深得微密。順化怡然，一眾悽戚。依法荼毗，舍利晶潔。一囊奉貯，置此幽室。」送入塔戶云：「慇懃愈報主方神，百劫千生常護惜。」

為曙光禪德舉火

呈火炬，云：「曜光老禪德，一自納尸羅，行持依軌則，勛庸縱使多，與道何交涉？若要少相應，從今須改轍。」擲下火炬，云：「當機獲了然，任去無疑惑。」

入塔

舉靈襯云：「爾既出招提，優游莫一定，縱橫天地間，隱顯隨緣分。」遂指塔戶云：「就裡可韜光，請君獨步進。」便入。

為善終入塔

指塔戶云：「寶所在當陽，從來絕覆藏。乘機歸就裏，永作四儀堂。」便入。

為澄安禪師舉火

秉火炬，云：「乾明寺內折本，風穴堂前失利，赤手空拳一物無，茫茫宇宙歸何際？」擲下火炬，云：「透過者重關，從登佛祖位。」

東寺為何宜人安靈

「頓捨塵囂入淨土，潛神莫限春秋數。直隨緣分樂清閒，洵有天龍常擁護。」

為暉峰法師舉火

師秉火炬，云：「勤修梵行，熟究諸經，柔和有分，忍辱無瞋，者便是爾一生事業。離此之外，別有所長，生死海中從放浪，涅槃山上任優游。脫或未然，丙丁童子特施方便去也。」擲下火炬，云：「易報改形從此日，再來定越汎常流。」遂燒。

為暉峰座主起龕

師至龕前，擊香几，云：「一味守空山，長年不出戶，如斯學道流，徐六擔板數，要做大方家，當從我囑付。」驀拈引導劃一劃，云：「截斷聖凡情，徑歸安養土。」遂起。

為靜守禪德入塔

舉靈器云：「傍花隨柳，直至雲林；撥草瞻風，苦尋住處。即今住處儼然，畢竟作麼生措置？」遂送入塔，云：「得進無憂寂滅城，那堪再墮輪迴數？」

為玄印舉火

師秉火炬，云：「報恩數載，淨業多年。慵於動作，樂於偷安。一方玄印，甘被塵瞞。吾雖不敏，善使光鮮。」遂以火炬打圓相，云：「從茲經煉過，文彩自昭然。」遂下火。

為普心禪人舉火

舉火炬云：「智體，，來無障礙，生死何拘束？既如流處。」攬下火炬云：「大千沙界任逍遙，烈焰堆頭憑出沒。」

書問

復天培漢伯李干三護法

洞山竹木屢被無知之徒斫伐，昨承二檀越放大威光，於一毫端上指出界牆壁立千仞，頓使鼠竊之輩無自而入矣。而天培與漢伯二大老親受靈山付囑，現宰官身，示金剛相，卻除魔髏，聞命錄呈，統祈照察。

復子乾韓居士

承賜佳作五首，首首珠玉，擁衾展翫，精光盈眸，俄然爽快身心。子美詩卻瘧鬼，陳琳檄愈頭風，故不紿也。衲確信焉。

謝元吉李護法

尪羸病質，未冷先寒。綿衣見惠，四體乘春。料隆冬可度，斷不委形於霜天雪月之下矣。過感恩端，徒銘五內。人旋附札，聊布底蘊。

復白嚴曹居士

蒙訊近況，初獲安康。糲飯充腸，日消三頓；俚言遣興，時續一聯。覺患身頗健，料殘喘可延矣。希毋繫念！ 荒函覆禱。

謝葵宇孫居士

霜花布地，雪霞飄空，正恁麼時，避寒無計，只得臥肖袁安。烏薪偶賜，冰室咸溫，可謂仁同扇瞎，方寸永懷。合十上謝。

復天寵王護法

承命中書君與松處士，伴衲於明窗淨几之側，足徵雅意。第塗鴉手耳，不能生雲霧於楮間，走龍蛇於軸上。謹領珍存，以候台下。他時左顧，賣弄風騷，壯泉石之光輝矣。

與喬玉玖護法

巖松泣露日，林水號寒時。承台下置衲於清涼院裡，飲甘水，燒枯柴，日對紅爐，夜眠煖炕，誠為得箇安樂窠子。自恨福緣淺薄，幾被鐵山緇素刺簡召呼，固辭不已，只得應命而往，走字告別。容晤在春，餘不瑣瑣。

復星燦張文學

杏花主者，以一人之費，供我多眾。不肖曾參日用，安能得度殘冬？蒙足下念病衲於貧乏之際，傾倉厚惠，瓦灶從今又復三炊矣。謝謝。

與先庚何居士

山僧自遠攜箇死貓頭來，剜雲掘霧，窖在杏花峰下，不欲蠅蟻嗅著腥臊，焉知獵犬性靈，優遊而至，被伊奮力搯搯，露出些須顏面？惜乎此犬有心無膽，未敢下口，藏牙妥尾，忍餓而歸。茲者事不獲已，遙擲向前，教伊著，即便喪身失命，不又生生餓殺。居士勿得袖手旁觀，應與作箇方便。

復笠庵和尚

弟緣福德匾[匚@虎]，憩質檀溪，作個算沙獃子，意在聽天安命而已。時值循行數墨之倦，揜卷案頭，支頤榻上，鼾眠未醒。倏爾金聲一振，呼回夢眼重開。發函詳視，可謂削旃檀而片片皆香，截瓊枝而顆顆是玉矣。不忍釋手，旋附二律，以塞來命。仰冀信筆剪裁，勿辭為愛。

上楊太守書

頃聞太夫子遽厭凡塵，忙歸天界，知台下苫次悽愴，實難堪處。樹欲靜而風不寧，理固如然，第神化者無緣再生爾。仰祈節哀順變，以慰先靈。

上阿王老藏大喇嘛書

適聞大法王本月廿二日八旬初度，理合躬上岡陵之祝。第恨世緣旁午，病業綢繆，不遑如願。敬庀微物數種，特遣唯真記錄，代申忱悃，幸加采納。臨楮無任瞻依眷懷之至。

歌疏

遣慵歌

像季慵流祝髮廣，袈裟叢裡竊安養，遠離親兮近離黨，虛消歲月在天壤。軌不遵兮範不倣，徒挂僧名上佛榜，事來推兮供來享，縱意恣情快活爽。歠溼脣兮盥溼掌，應時及節愧慚罔，溽暑祈寒伴我居，裝模作樣俾人仰。春初夏末俶包囊，北浪南游隨妄想，孰思常住儉和豐，那怕閻羅考與杖。者般落魄神，捗趁歸荒莽，從渠曠野間，銜冤做魍魎。

歸山歌

覺世態兮大可潛藏，驗時情兮切宜隱沒。囊詩書兮遠避癡頑，荷杖笠兮忙趨崛嶪。愛峭壁孤峰兮籠罩奇雲，喜崇崗峻嶺兮生長秀水。聽水鳥音聲兮妙等伯牙之琴，觀山川氣象兮精殊摩詰之軸。青松上便挂由瓢，碧岫間暫營亮屋。近高岸兮多樹右軍美槐，傍矮籬兮廣栽彭令佳菊。杜寒衾兮厚[糸*壯]菰蒲，克腸飯兮慣炊脫粟。朝陽補衲兮對月看經，遇景題詞兮逢溪濯足。任自己快活消閒，從他人議論卜 度。

嬾僧歌

嬾頭陀，實實嬾，嬾遍人間今古罕，鬍鬆鬚髮兮卒歲慵除，垢膩衣裳兮終身怕澣。道是俗兮，長年住在叢林；道是僧兮，一點未向緇款。凝塵滿案兮，惟期風力摩揩；芳草盈墀兮，單限霜威斬斷。餓赴煙村兮，專索餿飯殘羹；飽歸蕭寺兮，憑行放逸散誕。毀謗紛紛兮，從他妄論多端；乾坤大大兮，任我安閒沒幹。嬾頭陀，真個嬾，嬾中意趣公然罕，了無半事可干心，縱教成佛咸推嬾。

瞌睡歌

匿跡埋蹤嬾散僧，自家幹個安閒計，倩地作床展腿眠，假天為被渾身翳。六鑿僬僬兮輒便糊塗，一靈湛湛兮俱消耗渗，斗轉星迻兮少選無乖，寒來暑往兮剎那不戾。齁鼾宛似迅雷轟，倓侳猶如血物殪，悲喜聲環耳罔聞，[女*酉]妦貌繞睛忘睇。今古許誰同？陳摶頗半例，追思此段好因緣，確實其中脈絡細。可憐霿恟徒，貪愛全遮蔽，荒疏了瞌睡神窩，汩沒在利名[甲*(鬼-(白-日))]汭。縱遭佛祖臨，難以慈航濟，叮嚀上士與高賢，儻欲偷身學我為，當先盡把凡情劌。

次大坷卿叔聘王公采芝歌韻贈六吉張先生

攜笻徐步入幽深，松檜參天翠藹森。祥雲靉靆依危壁，瑞氣繽紛鎖茂林。紫芝明顯露，秀麗本無侵。驀地采耒安榻下，四時瞻翫得瀟灑。他人遍處苦蒐尋，日暮籃空倦手把。啖靈聞說易身輕，拔宅翱翔近太清。銀漢茫茫任往返，群仙笑樂是奇英。服食了，獲長生，區區何更詢蓬瀛。遵古訓，卻庸情，寧從分外強營營。頓悟迷真逐妄訣，枯腸洗淨偕冰雪。三寶恒藏方寸間，一一應機誰辨別。每倩良琴代軟舌，言詞句句符先哲。齒祚遐昌矍鑠翁，沙界彌彰道行風。虛懷抱怯未能沖，崇純厚朴效于童。般若酒，閒自酌，縱橫屏帳開金雀。(筵陳)珠琉貴無殊，曲奏管絃音不錯。鳥肝兔髓置瑤盤，玉液瓊漿合并餐。飛昇指日跨青鸞，直透丹霄居廣寒。塵世炎涼憑改換，憨憨醉飽蟠桃晏。

五更轉

一更到，痛與同曹報。勇猛些，莫待昏沉擾。拔出太阿鋒，閑情一并掃。勤念佛，念佛成佛道。
二更時，說語參禪兒。著精彩，勿使眼瞇眵。祖關如覷破，信步入玄微。勤念佛，念佛莫延遲。
三更臨，分付諸禪人。莫瞌睡，著意守心城。妨危杜惡道，家國自安寧。勤念佛，念佛證無生。
四更裡，特向諸人舉。休縱意，精神多打起。透過那重關，免落輪迴地。勤念佛，念佛閻羅懼。
五更子，實對時流告。緊加鞭，那事須尋討。浮生不久長，轉眼童顏耄。勤念佛，念佛端宜早。

募燈油引

古佛拈花不語，羅漢開經不念。諦觀咸默者無他，只為那點靈光不現。若遇大福德人出手，敢保同聲讚嘆。

重修洞山峴石禪院疏

海內名邦，湖襄稱最。襄中祖剎，峴石居先。神定老開荒肇建，守初翁繼志中興。嗣後宗師疊出，代不乏人。惜乎明末世亂，緇眾逃亡。山林厄於斧斤，殿閣災於水火。幸獲蒼巖古洞，得無恙矣。衲自今春，杖笠遙來，憩質其間。欲期舊案重新，頹綱復振。希趨善者，聞風而翕然。冀欣施者，揮金而不斁。儻蒙垂允，請注芳名。

茶引

溽暑炎敲，路客往來不易；山高水遠，行人渴悶誠難。所幸高賢出手，德士輪貲，使彼心頭火息，腋下風生，即此便是大良緣，莫更希求殊勝事。喜施有限，獲益無窮，確非妄論，請疾為之。

重修鐵佛院疏

鐵佛院規模狹窄，未足觀瞻。門連大道，遐邇亦得知名。北往南來，求飯借安者甚眾。惜乎香積空而饑餒莫濟，丈室廢而雲水難停。欲期舊案重新，必假高明樂助。放出無私日月，展開有象乾坤。功不唐捐，祉增曷既。

陸都閫白雲栽松賦

匡廬水，中岳松，千古萬古有遺風。水緣人備解，松故我初通。樹長蒼巖北，神偃秀嶺東。道德元珪厚，威靈至聖雄。屏藩大士宅，擁衛覺皇宮。宇宙偕悠久，陰陽并始終。紅溝空，白雲窈，群陶密密煙霞繞。幾灣曲曲入微茫，兩岸離離布草蓼。湫溢形模四外知，寂寥境況諸方曉。野衲疏慵遠世情，將軍勇健開疆堡。貴買他嵺儈與杉，偏徵當處賢和老。諮其工，訊其道，周旋蒔在仲春先，灌溉剋於向午早。願共白足結良因，想髏黃梅作止好。亢旱丁夫勉力行，枯榮賞罰定難掉。三秋前，二稔杪，仰企叢林氣象殊，森森獨露丹霄表。口碑詳措陸翁勳，寄語閻浮緇素寶。

藏閣賦

設金章之韞匱，建玉軸之巢寮；橫跨赤澗，豎聳青霄。撥霧撩雲兮，根從地湧；襟山帶河兮，勢出林表。重門洞啟兮，匪異吳宮之雅麗；六戶虛張兮，寧殊宋殿之輝豪？崇階修陛兮，甚天祿峻極寬宏之偉倬；吐月吞風兮，逾石渠高明廣博之閒枵。棟梁椽柱雕鏤萬般之奇形玅態兮，輪扁工倕罔獲加諸巧技；墻壁龕窗丹獲六法之遠淡近濃兮，僧繇摩詰那堪助以神描？雙塔巍巍兮，比肩接踵而北峙；太行岌岌兮，俛首蹲身以南朝。兼百川回合而為外護，并群巒宛轉以作邊徼。琅函億卷兮，次第從頭收貯；秘典千箱兮，頓將徹底包幮。續蘭臺舊有之風兮，舍斯樓而孰繼？壯蕭寺重新之業兮，離此閣以安昭？欲顯勳庸於後代兮，故腕而揮毫。

齋榜

一缽雲遊，實係先賢故套；三餐坐享，誠為吾輩端由。傾囊倒橐，悉讓高明；豎嚼橫吞，盡憑德士。謾謂不諳米價重，須知暗償飯錢餘。勝事苟全，佇看二輪並轉；良緣既畢，信將萬福仝歸。

像讚

古佛瞌睡像(文華張居士請)

腤腤老比丘，兜率降閻浮，躲無奇策，偷閒有異謀。布囊橫腋放，拐棒順身投，箕踞雙眸合，敲眠萬事休。罔分朝與暮，自在搽鼾齁。

千手大悲像(六如禪人請)

手眼通身，徒勞暗算。蜈蚣蚰蜒，那箇缺欠。不信看他宛轉行，跋涉高低往返便。

三大士像(化緣禪人請)

三大老各乘一獸，品坐盤桓，合談何事，以當化緣？孤笻豎握，如意橫拈，瓶中甘露慵揮灑，但倩靈禽鼓舌諓。

文殊大士像(養吾林居士請)

髭[髟/參]其髮，髡[髟/堯]其鬚。手持貝葉，腳踏狻猊。時人罔識，我確知伊。畢竟是誰氅？本非賣弄風顛漢，固是當初七佛師。

魚藍觀音像(了然請)

濃粧妙相入塵寰，隻手親提箇竹藍，就裡金鱗非臭物，無人著價好羞慚。

布袋和尚像(會一請)

堪笑長汀箇老禿，一條布袋藏多物，街頭市尾盡攤開，不遇其人又收著。

隻履西歸(再思何居士請)

九年面壁因緣垂，隻履西歸妙用多，將謂無人知去處，嶺頭其奈宋雲何。

隻履西歸(天禪人請)

三年泛海來梁國，一葦浮江過魏邦，死後更生多捏怪，橫挑隻履奔西方。

天童密祖翁像

萬髮撐天直傲老，一條白棒多奇巧。善斷世人生死根，能開衲子靈明竅。佛祖現形兮無情可讓，妖魔露跡兮有命難保。噫！ 天大惡名收不得，知他怨頌何時了。

破山老和尚像(了悟禪人請)

破壞律儀，嚥酒呷肉。逢場作戲，打僧罵佛。滿口自稱臨濟孫，祖宗三代遭渠屈。

天童林師翁像

秉殺活之威權，用賞罰之痛棒，遵行往聖風軌，別卻今時榜樣。插竿豎在通玄頂，舖面開於太白上，天涯傑士悉欽崇，海內英才俱仰望。續焰燈分五十人，各行法化收龍象，阿翁福德最難窮，此界他方皆供養。

風穴雲和尚像

身材不過五尺，志氣塞破虛空，竭力挽回佛日，傾誠扶正宗風。噫！ 功高一代無倫匹，萬古嘉聲信莫窮。

香嚴先和尚像(大曉長老請)

者位川老叟，猛烈一條性，毒惡一張口。打人不怕死，罵佛何愁各。逆行順化兮聖智難明，易斗移星兮神機莫究。威風浩浩實驚群，千古英風冠宇宙。

香嚴先和尚像(冰輪圓長老請)

握鷲嶺之神符，行溥沱之正令。天魔見跡兮消亡，古佛聞風兮讚詠。噫！ 道化流通遍剎塵，冰輪散彩恒相映。

自讚(興福冰長老請)

狂情盡棄，寙況難捐。諸般俶務，一味貪安。高明重愛，鄙俗深嫌。須知密行超時輩，輔正摧邪別有權。

香嚴先和尚像讚

者箇川翁，賦性豪雄，聲馳海外，化闡天中。胸藏萬有而聖凡敬畏，道邁群倫而士庶欽崇。起國師已潰之正案，大臨濟欲遏之玄風。噫！ 子孫遞代承恩澤，草料憑將豢象龍。

自讚(回岸禪師請)

老病痴僧，沒甚才能。張帆鼓櫂，願濟沉淪。頻經險隘，不易婆心。噫！ 擬欲移舟過別島，一篙回岸得人撐。

又(顯宗請)

生逢叔世，幸落緇叢，因緣有限，伎倆無窮。摧邪輔正，易俗移風，遭人厭惡，遠遁山中。與禽作伴，共獸為朋，松關緊閉，竹戶重封。滄桑任更，不動幽衷，要知佳處，惟是顯宗。

禱嶽神

洗心滌慮，禱神以由。群生業熾，動天之酬。深井泉竭，小川水收。半年不見騰雲之狀，四埜罔聞擊壤之謳。老弱死於故里，少壯逃於他丘。敢望甘霖之賜於連朝，仰希慧澤之均於遍地。俾五穀得其豐登，使萬邦樂其利濟。頓首傾誠，千冒聖帝。早開大解脫之玄門，作此難思議之妙事。俯遜凡情，不終日而雨當悉儵。

祝當方龍王

神佑斯民，必期無害。茲者赤土暴於大方，青苗殞於日曬。子草量沒可收，我人安有仰賴。幸布慈雲於長空，急施甘澤於九界。頓令歲獲小康，普使人忘饑饉。下賜以時，俛首謹待。感應隨宜，難諼重賽。

古宿尊禪師語錄卷五

住河東水月嗣法門人明圓編

雜偈

野眠

日午時登石上眠，長天作被任齁鼾，一回睡醒跏趺坐，靜聽松風若管絃。

功圃

每愛居山好樂閒，及乎一住幾曾然，開畦種菜剛才苗，麋鹿重經要挾園。

晏起

山前紅日高三丈，正是儂家熟睡時，野鳥不容人自在，飛來簾外鬧花枝。

宿小孤山

千峰盡處湧微岑，半入煙波半入雲，兩岸無船空寂寂，僊宮但與月為鄰。

姑蘇夜發

埜水輕帆送小舟，眠霜臥月枕風流，雙眸合卻時方好，舵長呼云上虎丘。

遠望廬山

片帆高挂雨初晴，五老橫披淡淡雲，極目 諦觀如畫軸，禪林是處有煙生。

休寧晚櫂

綠水之流遶茂林，月波細細涌飛金，櫓聲松韻時相和，隱几何須再整琴。

夜宿采石懷太白

一片白雲橫古渡，江風遠送過瑤亭，夜來明月隨波上，疑是先生醉酒臨。

示竹叟禪人

辛勤數載伴丹霞，一別南詢去路賒，參罷諸方還舊處，鋤雲種月是生涯。

寄懷離指和尚

憶昔巾瓶侍閬州，幾經毒手恨難休，頻拈柏子因風上，莫道無香過鼻頭。

寄朝陽大徹友人

與君同甲又同鄉，別後無聞在那方，忽地鴻音輕漏泄，飛聲星夜到朝陽。

示秋月禪人結茆

計窮力極如何好，刈把長茅住嶺邊，夜聽松濤瞪夢眼，得瞻秋月照危巒。

春遊

上林花鳥鬧喧天，定起尋芳自偶然，冷笑春風狂甚我，亂拋榆線撒金錢。

漁即驚鶩

煙雨樓臺半啟窗，漁即蓑笠過沙矼，曲腰把釣忙忙箇，驚散團圞鶩一雙。

示體玄監院

庭前萬竹點微霜，佛法分明為舉揚，直下若能親見徹，方知遍界不曾藏。

漁翁

一笠一蓑一小艖，妻孥常伴在煙波，金鱗釣得時憨睡，孰慮來朝米不多。

示慧生禪人

觀君氣骨固非常，宜力精勤辦所長，興福有言無漏逗，且藏牙爪慢開張。

示定寧監院

楊岐執役輔慈明，千古英風道尚存，若是當家真種草，何妨奮發繼芳聲。

示瀛洲監院

靈根夙植道心濃，入我門來須契宗，善學楊岐成底事，人非人等自尊從。

示天德禪人

學牧工高信有餘，亡羊終不慮他岐，深知故嚼山藤處，呼逐流雲過小溪。

示永德禪人

脫卻塵中諸苦因，飄然步入象龍群，玄關疊疊應通透，莫負當年殊勝心。

示默會侍者

執事巾瓶志不灰，麤拳痛棒幾酬來，有時覿面知端的，任把虛空自剪裁。

化磨

洞山日用無他計，欲倩毛車轉法輪，長者慨然施器具，滿堂龍象即霑恩。

旅夜

微風細雨正三更，四壁寒蛩瑟瑟鳴，獨對孤燈難假寐，教人怎得罷孤吟。

壽慧融禪德

殑伽沙數配君期，此外無籌算可宜，笑指虛空方福德，高歌一曲凍雲飛。

家豹

毛蟲之類許多般，寢食同人得幾然，有問何緣當若是，詩書無恙賴渠賧。

螢火

清光每對明中滅，赤焰常從暗裡生，莫道世間無用處，晉車學業固由成。

爆竹

儀容裝點似堪親，滿肚無明怕殺人，忽遇丙丁輕觸犯，一聲哮吼震乾坤。

再歸仙陀

古寺離違月兩圓，歸來人事著驚看，獨憐岸菊情如舊，漫散清香入戶寒。

初秋值寒

秋風秋雨動玄關，半摺南華仰臥看，落葉滿階躬去掃，且煨爐火禦新寒。

睡起

食後剛閒瞌睡來，鼾鼾一覺眼重開，樵郎小大無知甚，刀斧團團斫我柴。

山庵停步

一缽孤囊暫息肩，桃花開落遍溪邊，幾株嫩柳何奇怪，打雨敲風帶晚煙。

示月輝禪人

箇事分明要爾知，精勤力任勿遲疑，挑開碧落雲和霧，露出當天一月輝。

壽靡藏醫士

一囊滿貯阿伽陀，專與群生治病魔，所願從今增上壽，春秋無復讓誰多。

示心光禪人

好醜境緣起自心，光前絕後莫容霎，這般去就恒無間，纔得高風動客吟。

雲生文居士共敘

水雲驟合在東山，共話頻年往復艱，一夜曲衷難盡處，愁于何日到鄉關。

贈憲廷張護法

天覺金湯我法局，勳名雷動不無聆，嘉聲克紹誰堪任，緇素爭傳老憲廷。

雲菴夜作

村驢欻歊夢初甦，一枕鄉思概未逋，萬里孤身誰太息，長廊唄唄幾飛奴。

示慧覺禪人

錦衣玉食妙年時，老入緇叢志願丕，欲與洞山全舊案，不辭寒暑事先之。

瀑布泉

懸崖赤壁噴飛泉，引月穿雲下半天，無限風光藏不著，明明漏逗與人看。

水簾洞

石室無門水作簾，和風高挂白雲間，黃昏不用呼童捲，自有娥眉月上懸。

珍珠泉

冷泉源向石邊開，日夜傾珠萬斛來，寄語未臨寶所客，此間得到莫空迴。

清風嶺

莫謂雁門風最惡，此間猶勝彼間嚴，雄威利若吹毛劍，微犯輕挨透膽寒。

贈了塵禪師

舊店重開不記春，孰愁寒暑病魔侵，時燒榾柮烹風月，一任人來滿肚撐。

寄秀然禪人

寄語菴中箇主人，耕雲種月占先春，爭前奪早無他故，免使饑寒事逼身。

送見座主金州行化

興元緇白固純和，向慕高明導進他，此去不辭施敏手，人天胥慶待來歌。

示明暗顧居士

愛爾真誠學佛人，洞山席下幾咨詢，頻拈白棒當陽示，領取無疑道始親。

遠眺三山寺

孤帆曉挂綠蘆灣，望斷波濤古岸邊，一棒鐘聲雲散處，許多樓閣倚蒼天。

雜詠

示契中禪人

祖道陵夷日，重光屬爾先，化風清上下，法雨洗中邊。佛事觀機設，禪燈相器聯，我宗時有賴，喜見得人賢。

寄友人藏朴

參商來許久，屈指尚餘年，路遠情何爾，音疏意豈然。君余雖各地，星月本同天，良晤期誰定，龍舟競渡前。

示紫巖禪人

歷驗空群物，真誠氣宇雄，天衢堪上達，雲路可深通。逐日機雖備，追風況且蒙，呂 梁從放浪，高舉待時沖。

行腳

棄卻匡徒任，逍遙世界中，一身多快活，兩袖足清風。法範當今別，禪規不古同，頹綱知莫挽，甘分學愚蒙。

別了性禪人

三冬頻話聚，一旦動行思，此際茗同啜，他鄉路自之。風帆呈別恨，花鳥獻離詞，楚普相關遠，團圞在幾時。

謝五龍和尚

旅亭耽寂寞，支首聽鳴禽，念甚騰空月，情方倚障霧。燈殘歸夢杳，漏盡客愁深，法駕來天外，姑疏杖笠吟。

別明教和尚

家計無緣此，囊書下翠嶒，溪山隨所好，風月任為朋。匿跡消群怪，潛蹤信己能，預卜 嵩和岱，支錨事可恆。

樓中懷友

傑閣通霄漢，登臨覺有誰？雲塗金壁艷，月抹玉攔貾。野水簷前落，雄峰檻外俾，坐中忘管待，不沒故人思。

喜雨

聖澤滋寰宇，群靈慮始疏，黍知必稔，倉廩諒無虛。道泰緇遊闊，時清士讀餘，歡聲聞四野，自此得閒居。

登招寶次韻

東南無寸地，淮山有石城，潮來緇白怖，汐退灶漁驚。洞口多龍氣，嵒邊足士名，蜃樓幻出外，乍見遠帆橫。

春日訪太和溫封翁

荷榮荒郊外，原歌數採桑，運籌生計少，懷友意思常。[糸*戢]柳黃鶯急，穿花紫燕忙，飄然忘路迥，習習谷風香。

春遊

昺日御虛碧，和風捲落霞。澗鳴新泛水，樹發舊藏芽。巢鳥歌奇調，懸猿獻異葩。恍疑臨佛國，薄暮厭歸家。

登高二首

日暖風和際，摳衣躡翠微，茁沙茅箭利，破土萁拳肥。搖擺藤猶醉，歪斜石似饑，錦城無是趣，有意待來扉。
黃鳥多饒舌，乘緣上碧峰，花香添賞興，草色壯遊憧。縱目 諸氛斂，舒身萬象恭，暮歸何所似，落日映青松。

夜過吳江

海月看將上，孤帆勢莫留，板橋人馬寂，山寺鼓鐘休。不喚權停棹，誰云且繫舟，猶嫌風力錯，引水向東流。

顯宗老禪過訪有感

不厭長途苦，乘車赴法筵，明符我舊願，暗動彼新虔。克拓禪綱墜，能捏祖幟蹎，神情勇健處，固在諗翁先。

示平寰王護法

懷藏志卓犖，嘉運弗丁辰，釣富端彌沒，邀名故獨踆。才寧甘自棄，名卻葸人詢，益老無他術，孳孳與道鄰。

病中有感

自經痿痺症，交態笑全疏，動定從儔缺，歌吟伴黨虛。只餘風入戶，但剩月臨除，枯坐閒籌度，人情獲幾如。

示巨賢侍者

欲習屠龍技，千朝立限期，宜懷出世想，莫廢佐時思。勤辦精奇作，陰謀絕巧為，幸高平漫術，饒益有情疑。

贈道源座主

羨君無畏口，善析佛心宗，法苑真英俊，禪林老象龍。風雷注滿舌，錦繡著盈胸，軌範師玄慧，人天自樂從。

遊景明山

久懷名勝地，合伴故來遊，仰望峗峨極，旋瞻境界優。奇端思盡覽，佳況欲全收，山峻樵蹤寡，林深鳥韻稠。僧廬懸峭壁，民社寄斜陬，水出峰臍下，雲籠嶂腦頭。嵐光映日轉，谷氣逐煙浮，意篤貪安穩，良緣竟莫周。

山居雜律

單瓢隻笠住深林，收展隨宜度晚陰，泉石消磨千種慮，煙霞娛樂半生心。甘從曠闊山中老，免向恩榮浪裏沉，坐斷世緣恬自快，尋花聽鳥漫歌吟。
當陽覷破上頭關，倒弄顛拈悉是禪，洞徹佛心無彼此，了明祖意絕中邊。雲凝壁嶂舒真印，月照寒潭露本緣，法法全彰人自昧，風吹石臼更重宣。
覷破浮生夢一場，頻將身寄水雲鄉，四蛇停篋人競弄，二鼠侵藤我獨傷。鑿石為航癡備息，蒸沙作飯惑全亡，殘經對月看完後，就便和衣臥竹床。
人為財名甘受屈，我因智短寄雲謬，喜同瑞獸潛頭角，厭并癡禽惜羽翹。菜圃有肥須數上，粟田無莠亦三穮，所言碌碌非圖富，貴莫閒將歲月消。
遯世全真入亂峰，故教名利絕來蹤，盈眸野色天然別，溢壑浮雲分外濃。鳥語如絃聽不厭，山形猶畫翫何窮，黃精紫菜供廚足，孰更持盂下嶺東。
支那歷遍隱空林，佳景誠堪悅病心，四面奇峰安石畫，一溪流水伯牙琴。雲關疊疊重圍護，谷鳥喃喃數誦箴，聲色縱橫消世慮，怡然獨抱此幽情。
自縛茅菴翠靄中，羊腸苔徑絕人通，慈風遍扇諸塵斂，慧日高懸萬象空。白髮既生無藥治，朱顏苟變沒方紅，普天匝地忙忙輩，輸我煢然箇散翁。
相逢罕遇是同科，故爾煢居在翠峨，畏影逃形嗟憒甚，揚湯息沸笑愚多。能持慧劍誅家寇，安用神鋒掃異魔，我亦老來明此意，知他流俗又如何。
萬疊雲山護竹關，恬然素守絕他攀，許多榮辱閒中了，無限貪瞋靜裏刪。伎善屠龍歸術黨，行能誇鶴入仙班，我菴終不容其類，

一任將名與世傳。
至道從來絕變更，頭頭顯露甚分明，凡情聖智同心設，佛種魔根共性生。大小峰巒舒玅相，高低流水弄玄韺，癡迷眷屬咸求教，痛棒驪拳吝不成。
箇事本來無靜鬧，所緣痼癖好山焉，猗猗翠竹連溪口，淡淡彤雲覆嶽肩。[木*突]杌柴頭炊鼎，破沙盆子掬流泉，孃生襖褲時披著，不落春風秋雨便。
斗室棲遲在翠嶒，雲深未許客來尋，蒼松遐邇迷幽徑，野鳥晨昏弄好音。白髮幾莖空世夢，青山溢目 壯閒心，那知更有貪婪輩，趨利求名不解禁。
年來活計钁頭邊，棄故營新了世緣，斸斷山腰栽紫芋，鑿開地面種青蓮。幽棲巖畔麋為友，嬾臥松前葉作氈，笑彼人間多富貴，無由得樂在林泉。
眾山環抱一孤菴，寂滅身心儘自然，絕頂四時雲幕罩，險巖千仞棧梯懸。是非不到群情息，物我忘分萬法捐，莫謂杜多癡長老，生平無事到人前。
柴門亙古向南開，一任魔來與佛來，方便暫容呈本據，等閒未許弄奇才。不嫌菸蒐潛深谷，且喜狻猊臥上臺，老病無他惟藥餌，貴延殘喘化癡獃。
吾儕久矣住岩阿，不見籬邊盜筍婆，苦口向人分皂百，直言與世判淆訛。茅簾罷捲妨風入，草榻重苫畏雨過，密意分明俱漏逗，客來猶更問如何。
不學諸方樂世便，單丁雲窟到驢年，三餐糲飯生緣足，一箇茅菴身計全。志在耕煙非舊習，情羈種月乃新顛，疏慵誰復貪名聞，潦倒無機更論禪。

夏日寄聲遠鍾護法

榴火燒空炎晝長，當窗南面納微涼，有懷捲幕窺雲氣，無意攤書對月光。三弄彩毫詞始備，數磨香劑句初張，安居幸獲鄰高隱，茗碗時攜話梓桑。

懷電影同參

隱几棲臺花木香，村南村北鬧蠶桑，懷仁對竹孤吟朗，愔義臨風一調長。昔日名山同拮据，今時荒院獨奔忙，晴川野水翻雲浪，不遏朝昏鬱暮狂。

夏日還蜀梓舟兄固留有感

罷釣收綸返故鄉，孤裝何幸遇同堂，團圞磬徑他山債，把臂詞消炎暑忙。晉柏晚霞吞瑞質，檀溪夜月煥文章，乘緣夢破親親事，孰更求湯瀉熱腸。

同六安何護法登凌波山

張帆鼓櫂謁凌波，乘興披雲意趣多，萬頃風濤涵雪塢，四維春色入煙蘿。玄猿競集鳴高樹，白鷺爭馳戲淺沙，疊足垂緺消世慮，頻呼人謾舉歸歌。

寄漢伯于護法

斗山名譽士農訇，德業彌彰蔭眾生，禮樂傳家中外仰，詩書課子智才宏。朝昏竭力勤王事，動止存心壯法城，祖道垂秋吾不慮，扶持奈有繼商英。

中秋賞月

黃昏待月聚諸賓，海角圓明箇樣新，且喜翠微光預照，更憐碧澗影初陳。詞壇易發驚群句，歌館能全樂眾因，自是八方人共慶，何堪天曉又西傾。

登滄浪亭

瑤亭高插翠微顛，萬象森羅列檻前，霧散長空舒玉冕，雲開太岳露金仙。槐關古渡歸騎疾，滄浪宏裔浴鷺旋，對景賞心忘日暮，尋詩琢句倚闌干。

次李太史登接引閣韻

畫檻雕欄大覺宮，珠簾繡幕動慈風，讓君闊步瑤臺上，惜彼憨眠火宅中。玉級數登塵念盡，瓊樓一敘宦情空，東林以酒邀賢士，我社惟詩款相公。

冬夜共素懷友敘別

夜盡更深興未闌，重添松火再盤桓，瓶花凍合清香減，山月雲遮素影殘。邂逅片時難盡意，離違一度曷忘寒，生涯各別徒惆悵，厭把新詞拭眼看。

次友客窗夜雨韻

千峰含色斂深雲，獨藉銀缸代晚曛，壁嶂松音尤可聽，芳池蛙韻不堪聞。三思病眼憑誰刮？幾度孤窮向孰分？幸有同堂知識在，簷前滴滴已先君。

讀節孝傳贈三省柯居士

節孝聯芳井斗山，口碑史冊自弘傳，一門垂範楊千古，兩代貽風譒萬年。匪但皇都增瑞氣，兼于帝里種奇緣，郢城四海稱名最，又得嘉聲越世便。

別懷璞張護法

與君大好再盤桓，無奈從前底事攀，縱沒雄心恢祖道，咸餘壯志斸青山。曉雞初唱添愁緒，曙色微分動楚顏，幾度欲離離未得，只因歸路透藍關。

淨光乞偈修街

八達通衢圮坼時，腳頭步步有參差，晴乾礧硌車程澀，陰雨泥濘客路遲。莫道罕逢良匠手，須知少扣德人惟，慇懃遍告諸檀護，一任爭先布福基。

問樵

忽聽林樵伐木柯，胡歌村調出煙蘿，雖知苦樂平均受，孰曉春秋活亂過。利斧但尋溪畔石，求朋直入背陰披，一聲嘯齒遙呼應，藉問君柴夠也麼。

寄祝玉玖喬護法

益壽延年那著子，知君不待我重云，佛門作護心無厭，宦海優游念罔聞。每以琴書消歲月，恆將詩酒樂清平，吮毫遠寄蟠桃句，

願入東都九老群。

哭破山老和尚

訃命函關血淚漣，只緣恩過育身邊，人神恫慕烹豯聖，釋梵悲懷嗜[酉*必]禪。滄海巨同師德共，虛空闊類我愁然，追風無暨登兜率，百拜香燒幻影前。

禮天童密祖翁塔

遠躡溪山入四明，殷勤九拜竭真誠，千峰瑞靄舒金帳，廿里松杉鼓梵音。景侵霞生香篆結，清關水出素懷傾，長歌一調酬先德，萬象森羅暗裏驚。

禮林師翁塔

為慕原初過百城，今朝喜獲拜華塋，一爐香上酬恩重，三盞茶傾報德深。窣堵波間寒夜月，狻猊座畔冷寅鍠，聲光影裏悽然處，流水滔滔赴海濱。

悼黃龍法兄奇和尚

雁鴻分影不無恟，淚灑山河雜雪瀌，驚起有情時怲怲，喚回含識刻憀憀。禪庭懼折擎天柱，苦海愁沉濟世舫，擁局悲端權自化，幸遺猶子繼聲高。

送飛白李護法北上

良驥追風赴盛京，者回端的重皇情，應知受秩非常品，可信承恩故不輕。助君萬里榮登讖，樹我千山樂道旌，疊足靜聞音律降，莊嚴佛土一時新。

贈方升張文學

頗知才學類滄瀛，放膽擬窮幾萬程，煙浪滔滔連碧漢，雲波浩浩接芳城。欲求明月珠歸去，故蕩幽楠槳快迎，得得在懷時愛惜，心碑咸自勒佳名。

次韻贈天台主人

般若流通海宇香，頭頭獨露冷冰霜，超凡骨格寧消飾，越聖襟懷詎假粧。舌上神鋒灰佛膽，眉端寶劍裂魔腸，大雄山裏憑跫跡，孰使庸緇伴隱藏。

次韻復奉先秦護法

忠心皎皎似銀蟬，匪但舒光映法筵，樵牧有聲歌德政，士民無曲詠恩偏。異端息熾因風偃，聖教流通賴力牽，濟溺扶傾功行著，金湯千古任弘傳。

祝阿王老藏八旬初度

東皇晏起暮春天，仙子承籌慶上賢，法海餘波滋萬彙，華壇清韻攝諸緣。憑翻梵語為唐語，任展真權作世權，北望雲山申素祝，常懸化日照三千。

次白玉張護法過訪元韻

雰雲霺靆望中迷，孰卜 文光射嶺西？題罷墨花香梵剎，詠殘白雪樂僑棲。不緣酒美成佳會，為羨風清度小溪；擬搆草菴依上黨，晨昏堪就八叉攜。

壽雲峰孟護法

挂冠解綬入林泉，頤養天真樂自然，翠竹青松貪久伴，黃扉紫閣倦重旋。灌花有節呼童稚，對境無機外老禪，了得閒中多意趣，長生奚必在丹延。

壽貴菴監院

鬚眉半類伯陽皤，萬行完全智慧多，大起伽藍光祖道，弘開保社福檀那。樓臺棋布天人仰，戒德風飆少老歌，花甲願增無盡限，從渠長住在娑婆。

壽子厚張護法

忠孝家聲德頌殷，時逢放鶴更繁聞，斗山望重冠天覺，文武才高壓子雲。保障四民增祉祚，陶鎔萬化倍功勳，我宗欲墜承風振，應享遐齡沒盡春。

贈允升禪德

道德嘉聲遍界鳴，群靈無不動欽誠，龍盂展處飛騰歇，虎錫搖時滯屈行。濟世仙丹瘳眾苦，刮膜金鎞瘥諸盲，我嬰酷瘵煙霞疚，幸直光風幾度清。

贈了緣書記

益老風光孰讓他，夕昕常演妙伽陀，機先有句凡情寡，句下無私道味多。榮辱匪干心上策，利名罔係目 前科，滿腔浩氣空今古，法法誰輕意放過。

關周雲中顯聖

主伴雲間顯聖容，威風凜凜震寰中，洗清天地功勳著，掃淨山河氣宇洪。義釋曹瞞真德士，力扶漢室果英雄，冥資佛國為屏翰，魔外無塵落梵宮。

羊頭山(上有石羊一隻)

楊子鄰人不見蹤，焉知渠上此孤峰，春秋幾度無遺色，寒暑頻經未改容。獨立一身當燕塞，長舒兩角鎮秦墉，自從蘇武收功後，千載誰來更剪茸。

壽漢清張護法

大福德人初度天，紛紛仙侶降堂前，圖陳白鶴雲中舞，軸獻青松壁上懸。朱紫循行施禮貌，兒孫次第設佳筵，互歌一調饒君壽，鶴老松枯莫盡年。

壽靈壁禪德

面對長空奏鶴南，兩堂雲水競爭先，食陳上味般般美，果獻蟠桃粒粒鮮。竺土群賢歌古調，蓬萊列士續佳聯，期君壽算超然處，

迥出彌盧萬八千。

贈弘道商文學

五典三墳一肚收，才華端的世難求，胸中氣宇堯天闊，筆底篇章泗水流。有限龍門從獨步，無邊宦海任優遊，來年桂節登文陣，更讓其誰奪首籌。

賀君弼林護法

抱德懷仁隱士家，俄驚丹詔落煙霞，寶坊喜見旌旗擁，畫鼓欣聞曉夜撾。雲合翠峰迷鳥道，天開紫氣納靈車，聖明此日求賢切，一舉三遷故不差。

次韻寄懷元亮高護法

渴慕金湯刻甚年，陳蕃榻下又高懸，恍疑詩酒羈行旆，妄憾賓朋挽座船。雲水幾時同湊合，龍魚何日共翩遷，頻將几案慇懃拶，翹首西巖望眼穿。

閒吟七首

雲根耨地三畝，自種梅花與茶，佛口蛇心固畏，虎皮羊質堪嗟。
洞明物我原幻，始覺聖凡路差，解得其中意趣，何妨老在煙霞。
小屋自從一住，悶然忘卻朝期，朱顏為病方減，拙志因書乃遺。
大福憑他受用，深山任我棲遲，尋花聽鳥之外，屈膝風前誦詩。
本是一員懶漢，空諸禮貌溫恂，披緇已獲衰老，說法怕搖舌脣。
飯罷忻舒腳睡，臨淵厭展絲綸，雲關固閉幽隱，了沒貪瞋念真。
浮名薄利捐卻，分外何貪可前，屋漏寧同露地，糧空不至餐氈。
坐窺松上明月，臥聽林間響泉，但願生生若是，誰思成佛成仙。
人生夢幻因緣，此理無煩再詮，鬚髮俄然變白，形軀倏爾彫殘。
良琴徐撥松下，佳句漫敲水邊，看罷山中景致，歸來一榻高眠。
日把南華誦罷，坐彈舊有焦桐，數聲清磬音息，一曲村歌款窮。
明月忽生小沼，白雲倏挂孤松，藤床脫膊鼾睡，夜夢塵緣罕逢。
乾坤任我週遍，愛此山佳喜藏，疏壁唯分野色，矮牆孰禁花香。
松聲匪異琴響，草屋何殊畫堂，眼裏森羅萬象，洞然滿腹文章。

五言古

復明法禪翁

雄才超七步，道貌老如童，崇山恣隱逸，大塊任西東。赤幟懸名剎，烏藤振祖風，魔蹤萬里絕，法令五湖通。塵畔英靈廣，椎邊妙術空，自慚羈化外，罔獲而慈容。

淨如禪人出關

三載學偷閒，諸緣許自蠲，宗乘頻體究，祖意細鑽研。憤志師長慶，懷才繼道宣，禪宮為柱礎，苦海作舟船。功行休云足，玄途謾語邅，隨宜須改轍，別上鷲峰巔。

寄月巖禪師

自昔參商後，萍蹤寄楚西。鄉關天地迥，客路縱橫迷。短髮因愁白，孤笻為法提。身隨四眾養，狂向一機刲。篤愛何消滅，翦詞詎假[利-禾+卑]。尪羸多病狀，零落老岩窐。歲月從支遣，誰將外事卟。

次雙塔雪峰禪德原韻

暫斂琴書案，乘暇赴社來，輕敷憐客意，聊展羨賢才。華藻捐疲狀，玄談挽逝咳，頑機因力轉，僻疚賴詩裁。道行群生仰，仁慈四眾推，智超雙塔聳，情越萬山堆。佛日當天揭，禪關信手開，眼中空彼此，舌上足風雷。拯溺端休論，扶衰況莫猜，頻頻希一諾，得共造蓮臺。

餞別玉淵曹護法

先生魏武後，才德高為首。慧性十方空，賢名四海有。懷藏至聖心，袖出巨靈手。精忠貫古今，豪氣沖牛斗。節孝等彌山，清廉同渭瀏。富貴任牽纏，煙霞念不朽。盤桓謝往因，瀟灑蠲塵垢。劍挂赤松間，詩吟白足右。仕林厭久居，法窟貪長蹂。飽飫菩提羹，醉酣般若酒。珠璣噴草廬，意趣炙人口。泉石競增光，妖邪自斂醜。屏藩注念多，保障輸誠厚。返旆上天衢，綣情向拙叟。信筆兩三篇，慇懃千萬揉。誓歸帝子鄉，轉助持顛肘。勒玟識遺風，神龍願謹守。

六通韓居士過訪喜作

朔風吹岸嶺，鞍馬遙來冷。暖日無遺色，寒雲有皓影。尋幽意直切，訊牧意何省。不廢煙霞約，寧忘忠信憬。蒼松傲白雪，翠竹垂青穎。針芥幸相投，主賓緣并整。挑燈話宿情，撥火消更永。出處厭殊方，團圞喜共秉。推窗咸拜月，結好願頻請。

上元日，圖督撫護法，偕諸當道文武勳貴臨菴，著此奉贈

聖主推賢德，同來典并州。帡幪知早布，燈火覺今優。生民前受困，樵牧近忘愁。四野欣堯日，千邦樂舜秋。壤歌彌海甸，角韻絕邊樓。斑白荷擔息，饑寒瘦[病-丙+生]瘳。恩波高下給，惠澤縱橫賙。老衲巖棲廣，青衿塾學稠。多因藩憲策，總賴撫巡謀。百辟皆從治，群靈共仰庥。文華當更熾，武略遂重修。已復成康世，仍光周召由。飽諳三晉地，遍喜甘棠留。

復周鼎范先生扇頭來韻

閒稽周鼎銘，旨 趣確高深。密密彰玄化，孳孳露酌斟。陶鎔萬象冶，覆幬四民衾。隱逸為佳寶，英才作美琳。乾乾思黽勉，切切當規箴。忽地遺幽曲，忙然續妙音。風傳不二諦，韻出沒絃琴。細演浮沉訣，弘開聖哲心。節屆青陽際，貪聞白雪吟。尋蹤登極閣，覓跡度長林。願謝孤悽，憑施八法鍼。塵中偕放浪，世外各冠簪。共造團圞局，無如商與參。

都閫陸護法臨菴飯僧因成奉贈

朝野稱忠義，檀那并有之。光風多利益，軌範絕磷緇。品物承春日，群生被澤時。賢愚爭獻頌，遐邇競投詩。南極騰輝照，北辰吐靄推。金湯三寶著，牆塹四民宜。月漏封侯節，雲傳蔭襲期。河山若帶礪，名行不遷移。運祚無休局，勳庸有定基。萬年屏翰鞏，百代恩榮奇。步武芳塵者，綿綿繼陸螭。

餞濟翁朱護法歸東魯

盛世喬才客，長興瀚海瀾，攜琴隨素鶴，佩玉服峨冠。裕民念切切，報國行乾乾，飄然歸舊治，放浪臨清灘。一片廉明口，善分甜與酸，肥鮮厭滿几，蘆萊喜盈盤。固係翀霄物，蓬蓽詎可安，

扶搖機未息，展翮志何闌。夙慧堪高爵，天姿可上官，停驂知不易，發軔覺無難。迎風張皂蓋，冒雪列朱竿，坦途車馬速，賺我守孤寒。

七言古

壤室新就有作

自穿一竅依平麓，便作閣浮幻住屋，免從村肆乞工貸，罷向山林尋揀袱。灰泥孰更另糊塗，椽瓦何須再架覆，甕牖荊扉覿面安，地爐土炕沿旁築。真誠境界異朝堂，風不入兮雨不沐，確然氣象傲人天，熱則涼兮冷則燠。道者機宜頗稱情，置身儘可深藏六，此窯若問壽春秋，請與太虛同定度。

贈徹禪人

憶子當年入我窟，大端氣志真難發，慇懃曉夜不辭勞，左右巾缾焉敢忽。願以切磋成器曰，百般煆煉喜忻然，鉗鎚惡辣懼中闕，咸言要到銷頑骨。脫盡皮膚罕少存，尚懇孳孳再刊劂，諒有真誠學佛心，此心詎肯輕埋沒。必期眼見越庸流，續燄分燈命手掘，孰卜 師資道欠全，盂囊輒順他痴訥。金毛誤上野狐群，妥尾藏頭三五月，遂惹腥臊四遠聞，風前猶更賣[香*旁]酵。蠅蟻尋臭唼其軀，乃恨何緣遭揪窣，遇苦翻思舊日巢，奮勇旋歸深自汨。捨妄從真內蘊慚，纖毫軌範誰倉卒，彼既知非此亦歡，仍施草料待重齕。形容漸漸變如初，肚裏徐徐蠲穢滑，頓除習染樂天人，明扶暗送出雲崒。去住隨宜化有情，酬昔依依辛苦矻，是故老朽勉就機，烏藤七尺俾親捽。逐電毆雷任舉揚，兒孫迭代相緒紇，緒紇綿綿勿暫停，百劫千生定莫竭。一番饒舌和根揭，貴使知音知罔悖。

次廷才范護法題紅溝法席原韻

狄梁村畔亂陵叉，曲折紅溝莫盡涯，一派東來迷埜色，幾灣西去達汾沙。規模神授為精舍，景象天開作釋家，鑿得高原深井水，養成圠圃數般花。門連峭壁風難入，戶傍孤巖月易斜，遶砌縱栽彭令菊，環菴猶種邵平瓜。饑餐[米*崔][米*曷]金牛飯，渴飲清香趙老茶，曉夜鯨音疏醉夢，參差古洞帶煙霞。霜生短髮禪機熾，病著羸軀世念賒，慚愧利名全不有，空餘閒老蒔桑麻。

次杜工部古柏行韻寄靈徹禪人

臥龍岡畔蒼蒼柏，壯硬根莖似鐵石，周旋巨度廿三圍，上下長揆五百尺。清香飄[颱-台+率]四民忻，翠影扶疏多士惜，霜彫萬卉葉猶青，雪覆群巒枝不白。唯子天然氣質同，當年侍我梵王宮，卓犖迥超千聖外，軒昂雄戰十方空。滄桑改變無遺色，寒暑遷流有操風，孤高獨賴陰陽力，俊偉咸承造化功。法門將圮要梁棟，寄語山靈須愛重，應時刊截去皮膚，剋日輸勤來遞送。俾修月窟待英豪，使架雲巢棲彩鳳，區區勿謂強徒勞，自古大材宜大用。

擬歸

錫憩紅溝許久，閒時悄地思量，山川大抵如舊，松菊洵乎已荒。獨厭孤笻寂寞，徒嫌萬里蒼黃，泉聲瀝瀝臨耳，月色昌昌過堂。百種狂心易滅，溢腔怨恨難忘，幾度冥蒐暗測，總歸妄礙貪妨。自此收綸罷釣，從他路遠天長，兩袖清風歸去，甚諸滿載還鄉。

憩質晉陽

妙齡跋涉遍西東，老病方纔愧不通。挂錫九年依上苑，懸囊一味理高風。攤書自恨雙眸眚，聽曲徒嗟兩耳聾。彭澤賦歸機瓦合，梅山旋遁志雷同。煨芋懶僧窮計就，栖雲曠士隱情終。勤專祖訓填枵腹，細討莊騷助道衷。四境渾無遺供客，殊邦常有索詩翁。孤笻轉動妨顛仆，毳衲炎涼蔽己躬。七箇蒲團曾坐破，六根妄惑頓消融。蓬門曉待辰光啟，甕牖寒焚石火烘。幻泡浮軀受用足，免將家信寄飛鴻。

（江南徽州府休寧縣信士陳德省仝室程氏喜助刻語錄，銀貳兩，祈保夫妻偕老，子息繁昌如意者。）

古宿尊禪師語錄卷五終

古宿尊禪師語錄卷六

嗣法門人明曠編

五言律

送真輔唐元戎赴任

負勇干城士，威風此日添，旌收雲霧斂，令下虎狼潛。品物因仁阜，群靈賴力瘥，河山帶礪日，偉績勒燕然。

淨雲社

紅溝古梵剎，壯麗越塵寰，石徑深雲裏，瓊陶杪麓間。四顧千峰衛，頻瞻百衲閒，欲覓真仙境，無煩過別山。

次青主傳先生悼肖柴高居士原韻

龐老歸根意，洞然達隱情，彼能消物欲，君善易昏明。止作同鳩拙，防非倣聖靈，頻聞天籟響，疑是梵音聲。

悼子靖尹文學

賢人委化處，不與世同模，一曲辭諸友，九泉笑獨徂。琴書空棄置，妻子任號呼，痛悼誠難已，臨風強自歙。

祝清涼老喇嘛八旬華誕

從經五頂後，每憶活文殊，華梵隨機演，恩光應物敷。笻鳴滯屈醒，幟樹鬼神徂，四相公然遠，人徒以壽誣。

壽仁吾楊居士

譚禪知味客，混俗了時情，取捨機關巧，施為智力精。塵緣羞妄造，道路喜常平，花甲期何限，籌添海屋盈。

悼卻波呂參軍

西楚從相識，心交絕比鄰，行山期伴隱，汾水願同畇。遽動升遐局，俄興卻愛因，飛旌無計輓，恤悒若為悛。

植松

得木從幽谷，栽來壯法城，輕梢含艷翠，嫩葉帶榮青。雅韻當風動，天姿傲雪硜，棟梁材可企，節操固難更。

蒔柳

靖節唯栽五，余偏植兩行，春光憑漏洩，瑞靄任敷揚。脆質依高砌，輕絲挂矮牆，尋常當送客，得便折枝旁。

贈靈知和尚(雲居嗣)

雲居主道德，機昧如何測，舉措上醇風，抑揚遵軌則。善除生滅根，能斷虛浮惑，屈指繼高明，知君才智克。

務農

農家何所樂，樂處有奇緣，耬土披星出，耕畬帶月還。煙蓑頻薙草，雨笠獨耘田，微賸斯須空，鋤頭作枕眠。

漢江夜泊次林覺老韻

碧浪滔天湧，歸權不言遲，帆飽無窮力，舟行莫定時。雲山轉眼變，城郭掉頭離，未諳何處宿，燈火亂魚磯。

舟中話別月明禪丈

兩人離敘處，對境動閒愁，浪裏風聲急，江千月色浮。漁歌清韻杳，村火淡煙流，彼此難違局，更殘竟未收。

上圓安禪德

自離君左右，錫置太行巔，近覺形衰邁，頻愁髮鬢鮮。五丁惟夢度，三峽獨詩旋，遣悶無奇術，因書上榻前。

送怡和尚北遊

聞說辦行裝，愁縈百折腸，人情交處好，友道別時傷。賦就悲盈楮，歌來願滿堂，北平緣分定，莫惜惠瑤章。

次玉淵曹護法過訪原韻

不負三生約，偷閒入亂峰，停驂依絕島，徒几面蒼松。獲遂同條好，因傳共飯鐘，一言空彼此，上下卻迷封。

悼覺賢禪德

高賢初示寂，四眾發悲呻，形謝道猶在，堂空風尚醇。冥龕掩幻質，寶鐸露歸神，故現無常相，因憐昧本人。

悼月菴禪人

性等虛空界，何曾屬死生，去來無障礙，隱顯有名聲。道行千秋法，言辭百代衡，浮圖斂幻相，六類苦悲惸。

暮宿靈巖

暮臨古佛剎，獲見景之餘，埜水縈朱壁，香光映紫書。月明松色翠，風定竹聲疏，丈室寒燈朗，更殘獨照余。

示省元李居士

無心遠宦海，有志入禪宮，世務從先斷，宗乘取次窮。渾忘驕富態，洞徹聖明衷，機辨過天覺，燈傳記日通。

示麟英史居士

紅溝經幾度，此會始相親，臘雪連宵賞，新詩徹夜吟。嶺梅將現瑞，岸柳半含春，預定同條好，生生共法林。

壽燦若李居士

有為多合道，福德固巍然，異口欽從朴，群靈重體先。河山爭獻頌，朱紫競開筵，允以空城芥，期君不老年。

次張元公過訪原韻

不負靈山約，乘與破暑來，柴門瑞靄合，古樹覺花開。逸句光禪榻，佳吟壯法臺，金湯時有賴，赤幟任高栽。

過壽寧寺

尋芳入古寺，紺殿出雲林，補衲僧容瘦，拈花佛面黔。攀藤猿繼下，栖樹鳥頻吟，幽況誠難解，投閒思莫禁。

送閒長老再歸西楚

萬里同為客，風塵共老人，團圞方半夏，結好似多春。山水依前列，歌吟瞥爾興，曲中無限苦，苦是最孤身。

晏起

恬眠不覺曉，何事可相關，旭日窺高枕，浮雲度遠山。松聲頻誶諉，鳥語競鉤扳，勉強隨機變，呼童汲水還。

贈唯禪人

能光祖道客，當下許誰人，四海清風布，殊方慧澤均。天龍咸仗望，黑白自欽恂，勿謂徒稱獎，因才德邁倫。

贈玉山李道長

熟究先天理，懷藏在己躬，晨昏知進退，刑德識偏中。兔髓精炮煉，烏肝碎搗礱，均同藥物餌，專治病頑懵。

春日次高元老韻

東風帶暖日，鳧鷖下汀洲，新水侵危岸，輕波蕩小舟。春光嗟已往，老況幸重留，逸曲依雲島，寥寥若共酬。

其二

流落風塵久，鄉音素不聞，愁懷包萬有，壯氣掃諸紛。擊缶吟春谷，狂歌對夕曛，溢腔難盡意，未敢向人傾。

悼魏母林氏

天生魏氏母，倩節固難量，馭下端從朴，尊親道反常。威嚴齊孟[女*畢]，才志并姬姜，倏爾歸真際，其誰不慘傷。

康石翁北上

朝天意縱切，猶帶故交情，玄旆隨風入，緇叢冒暑攖。離歌花鳥吐，別況水雲傾，曲盡通宵月，依依未忍行。

山南古道

一條曲直路，無間走風塵，嶮巇勞車馬，平夷暢客人。東西通蜀魏，南北度關津，名利相干者，從來不厭頻。

晉源古柏

昂然撐碧漢，倒影罩莓苔，寒暑侵無恙，風霜勁莫摧。粗膚雲翳合，翠靄月華開，柢畔源泉潔，天龍擁衛來。

訪鑑明老衲

大隱居廛士，聞風遠叩閽，玄談知可法，素行識堪旌。龜鶴偕長算，河山并久齡，詩歌咸妙麗，盡在樂昇平。

秋懷

一陣[雨/弄][雨/冬]雨，漁樵繼踵過，寒螿沿碱鬧，埜雀遍山歌。對月砧聲亂，迎霜草色皤，愁生孤枕上，消遣莫如何。

偶成

七載住紅溝，霜生短髮頭，眼昏慵誦讀，身老愛閒休。任月來親近，從雲到淹留，送迎渾不理，安享度春秋。

植花木

緣有山林癖，群芳植念純，枝枝擎曉露，葉葉獻先春。月映扶疏影，風搖妙悄身，看經時眼倦，就此暢遊頻。

大檀越圖冒雪枉顧勉成以贈

雪霰彌天日，明公過草堂，門牆敷秀氣，泉石現殊光。茶煮凝冰水，詩傾草率腸，歸輿一笑轉，展翰有風彰。

杌立蒼鷹

枯樁堪措足，斂翮便停休，怪鳥驚潛谷，妖狐懼守丘。蹲身伺狡兔，側耳聽鴟鶹，影響微彰露，空擎活不由。

春日偕朋遊崛[山*圍]山

偕朋登崛[山*圍]，佳況笑平分，碧嶂含春色，青巒帶曉雲。幽情期自滿，天語教誰聞，世緣從此遠，何更惹囂氛。

洞居

土窾中空處，長窯鑿岸邊，淒清離市井，寂寞隔村煙。閉戶安全拙，開門閱線天，塵緣飛不到，勝昔在林泉。

螳螂

一丸糞彈子，孕出黑蟲兒，見臭眉長展，聞腥腳亂馳。胸中多穢惡，面上闕光輝，好笑行藏處，清香淨不宜。

駃騠

伯樂未知名，追風力現成，揚鞭逐日快，攬轡踏雲輕。海岳嘶哮動，煙霞蹀躞生，衝危破敵故，果敢占先行。

贈寶三秦社長

菩提種自熟，清興異人天，財色虺蛇論，恩榮鳩毒涎。常情寤寐遠，祖道志心穿，竊願偕龐老，妻孥一併仙。

示元雅禪人

克家知子可，故不倦提撕，莫厭箝鎚辣，應慚道行危。功加忘寢食，行益勉修持，拶透玄關日，芳塵繼武隨。

寄贈萬休和尚

萬事知休息，含靈仰道豐，嘉聲彌覆載，美譽塞邊中。濟北煙波滀，斗南智化洪，障回冥草日，術自讓君通。

示道生副寺

從荷金帛任，出納貴公平，儉肖楊岐約，廉猶寶壽清。三冬儲畜備，一會怨嫌輕，非為貪圖得，皆因有道生。

寄贈應信劉元戎

虎帳關山遠，徒聞政令香，威權鄰頗牧，縱奪異何良。塞外風塵斂，寰中歌詠昌，無違鷲嶺囑，屏翰倚天長。

復素村張文學

時序從更改，心交自若然，且歌今歲律，謾論舊年天。問道相尋古，稽禪共了緣，滿懷疑滯破，花鳥話玄篇。

英雄聚會處

常聞聚會處，今始近其前，古道西靈石，雄關北冷泉。雙騎懸斷岸，一榻置幽岍，品坐通機密，飛龍不再眠。

偕友再登通明閣

孤危撐碧漢，四顧絕諸鄰，戶外煙塵少，窗中氣象新。問天從措足，聽月任存身，珍重同緣者，登高莫厭頻。

次雲鵬張護法原韻

弘才博達士，屈指讓誰人，報國輸奇策，談真遠幻身。輕狂嫌濁富，樂道喜清貧，宦海知無盡，維舟上石峋。

復太一禪德

祖道垂秋日，斯人尚典型，心交頭共白，意合眼中青。古木嗷鸚鵡，蒼巖喧鶺鴒，紛紛言論處，互落在零丁。

贈西河劉廣文

藝苑純誠客，天然志量過，崇儒宗中子，佐釋繼維摩。守約思原憲，懷公體孟軻，廣長舌尚巧，話絕聖凡科。

七言律

次紫溪張公遊晉祠原韻

靈祠古範屬天開，冒雨乘車一翫來，翠柏扶疏雲外顯，甘泉環遶案前洄。仰瞻勝蹟詩狂熾，深入玄宮世慮衰，擬就黃冠求半榻，免將清況復塵埃。

次范陽張公過訪原韻

紅溝法道古今通，名冠諸山海宇雄，雲水駢臻消旅況，象龍磅礴悟真空。幽龕夜月懸宗鏡，覺苑寅鍠演化風，幸一停驂共促膝，遞相酬唱樂其中。

送古交呂元戎再任南征

蘆川放浪幾春秋，飛檄頻招不自留，執銳英豪須虎豹，披堅威武用貔貅。先敷大義為旗幟，次建宏功顯智謀，掃盡滇黔氛翳後，定當優命著封侯。

募結蓮社

欲轉東林舊有風，必須曠士與奇雄，心堅上品堪前陟，志銳凡情可備窮。淨土他時完勝概，閻浮此會益豐功，易輸海眾難輕物，敢保金僊展笑容。

壽思修耆宿(善醫)

婆心一片覺無虧，刮毒砭瘝分外奇，化育群靈方聖哲，才成庶物并天時。回生術妙人皆重，卻症功神我素掎，瘉願鬚眉長不白，籌盈海屋尚驕姿。

留怡和尚

淨業西峰落照殘，故人辭我度邯鄲，盂囊有興朝金闕，杖履無心置草壇。薄霧輕迷楊柳陌，淡雲深鎖杏花巒，憑闌正慮春光減，願一停車謝苦酸。

送珮公張護法南行

喜見文明最老誠，渾忘高貴論交情，今宵詩賦機鋒捷，來日溪山逸興新。月映行車莊夙駕，神供妙筆注離情，汾江甕嶺絃歌戚，尚帶依依返顧聲。

辛酉初度直兇荒

時逢初度業緣多，白雪陽春強自歌，破悶格言從燕塞，消愁清況習東坡。田廬勉就依汾水，夢想全空赴岷峨，一訣暗除諸幻事，且偷閒老住娑婆。

悼風穴雪和尚

善法堂前脫蹤之，多般若恨向誰遺，同條未罄三生約，別款徒加四眾疑。性海浪平歸櫂疾，行山雲[雨/暗]慰書遲，焚檀對影深籌度，祖道荒涼漸有時。

募水陸會

無遮大會若開壇，所集殊勳不易宣，水陸諸真咸供奉，冥陽兩利悉周全。繽紛香霧彌三界，鏜鎝鯨音震九天，就裏良緣誠罕遇，

幸加精進一回旋。

除夕

殘臘經除舉世忙，庵居老叟但如常，不燒爆竹甌魁孽，孰挂桃符禦祟殃。栴動芳心舒美態，柳含春色逞輕狂，諦觀人物遷更處，總被生成夙習妨。

荒歲募粟

招提舊設在紅溝，豐儉隨家計獨謀，鄙習頓除根易盡，饑瘡頻塞故難休。土銼空負無煙悴，瓦[(工*几)/瓦]虛懷絕粒憂，欲罷愁衷干德士，福田早種必多收。

壽澂光西堂

斗南山北有高風，素行精嚴固不同，人以慈航方若士，我將玄鑑類于公。頭邊短髮均黧晳，衣裏神珠間紫紅，約摸春秋多少數，河沙算至海門東。

送蘊長老歸秦

驀地相逢興味長，一天霄雨助群芳，榴花噴火依危岸，埜杏垂金過矮牆。賦就分燈明上下，詩成對月論存亡，幢懸鳳嶺辭歸去，臨濟宗風任主張。

玉淵曹護法過訪原韻

驪駒踏凍入荒叢，共了蘇文卸玉衷，斗室清燈光灝灨，寒巖春氣暖烘烘。訝窮今古興衰事，話盡煙涼錯亂風，一榻安眠情未備，鐘聲敲出日輪紅。

暮春感懷

憑闌乍見百花萎，對景空嗟幻化姿，為惜輕肥夭折態，因憐衰病虺隤時。寬心但續陶潛賦，遺興徒賡杜甫詩，慚愧春光能幾幾，諸緣宜趁早旋辭。

思鄉

每憶鄉邦越劍門，夢遊生長舊亭園，玄都殿閣隳隤盡，白帝城隍草樹蕃。像毀宗祠空痛念，荊埋古殿獨悲存，滔滔逝水分情緒，難罄充腸怨恨根。

雪師子

素質端然絕妙奇，張牙露爪踞丹墀，妖邪畏避潛蹤遠，獰惡驚逃諱影[罕-干+米]。威鎮乾坤山海淨，氣吞雲漢景星熹，翔陽切恐含生怞，驀卻雄豪令早施。

募修藏經閣

頻瞻廢閣暗嗟憐，寶藏雖存已半瘨，斷碣爛全千古誌，虛堂斜架數枝椽。摧殘老樹依雲表，圯圻高垣墮澗邊，欲啟法筵仍舊貫，因祈檀度快當先。

壬戌李秋別眾赴汾陽

萬井風塵葉落霜，江千漁火鬧斜陽，翩翩遠雁離沙漠，唧唧山禽寄草堂。榻近寒時炊石火，詩從別處罄孤囊，臨機有句難為密，西度河汾路邈茫。

送汝兆戴護法赴任西粵

昇平時樂七年全，多賴神君一善權，花發河陽香滿地，柳垂彭澤蔭當天。清風徒使依恒嶺，明月空移挂粵巔，但願上蒼憐晉土，孤光仍著照汾川。

贈大司空崑嶽楊公九旬初度

跡混塵寰九十年，嘉聲彌布動人天，功施佛國為雄塹，策獻皇廷重德銓。恩澤正堪遺後胤，才華端可繼前賢，願將補袞調羹手，壯我宗風覺世顛。

寄祝遴我高護法壽

知君福德等穹窿，尚自殷勤進益功，建寺安僧弘祖道，設規課子重淳風。口碑載義傳中外，舌冊題仁布海嵩，以此定期花甲數，恒沙算盡欠雷同。

仝南明賈護法枉道遊綿山

驟然別舊攬歸鞭，捨近從迂上古綿，渴赴煙村忙問水，倦投荒寺暫停驂。懸梯棧道褰裳躡，絕壁狐岩繼踵旋，月窟幸同消世況，燒燈靜夜埋前緣。

偕南明賈護法綿山共榻次韻

雲龕抵足共恬眠，利祿無端可上前，水韻松聲爭入戶，月光山色競臨筵。岩懸萬鐸鳴終夜，殿徹孤燈映兩單，寤寐笑同居佛地，此生何更覓三禪。

贈本悟書記

道者胸懷慧鏡清，明鑑無私可讓情，怡然兀坐忘終日，倏爾經行越限程。布衲襤褸高下重，霜鬚髟鬈智愚驚，譚禪有興當風立，龍象夔夔露眼睛。

悼青主傅先生賢喬梓二首

年來紙價晉陽增，蓋為公家筆法徵，名動九重曾應詔，才冠一代已通稱。頻聞喬梓昇遐急，遍睹賓朋助賻競，我辱道交非淺尠，寧無痛淚洒龕燈？
簪纓積代有家風，父子疏狂不欲同，酷好煙霞消歲月，樂施慈惠福頑懵。軒岐妙術胸中蘊，李杜才華筆下通，從此罷功歸淨土，金仙應許道和融。

夏日賞花

坐對南山納晚涼，千葩秀麗現當陽，[羽*也][羽*未]化蝶周旋覓，頡頏幽禽絡繹將。香氣襲人人愛重，嬌姿動客客思長，殷勤寄語驚秋雁，勿惹霜風過埜塘。

壽鳳山偉和尚八旬初度

花甲重新二十年，化行山右免隨緣，幢開鳳嶺聲名著，剎豎龍泉穢惡蠲。法雨遍滋榮草木，真風彌布卻痴瘨，勞生欲罷繁難責，劫盡三祇後有天。

送青子蕭副使北上

白雲深處久偷藏，孰度輕騎到榻傍，放下文明真晃耀，撒開屏翰確高昂。對談夢幻灰機疾，頻索宗乘願力芳，此去朝天添厚爵，清光旋轉映門牆。

圖閣下冒雪左顧賜韻勉成

旌旗隊隊出郊坰，冒雪披霜到野亭，山合凍雲迷上下，僧懷愚魯慢賢靈。坐中禮貌忘賓主，言外風規壯典刑，喜獲吉星臨是處，堯天舜日又重親。

復禹九范文學

桃李承春氣象開，達人風味逐中來，毫端瑞彩沖銀漢，簡上清香壓老梅。獨露三張微妙手，頻施二陸邁奇才，綠酬鷲嶺先天約，莫厭雲深到處臺。

春日同天厚高護法遊雙塔

春光承仗過伽藍，攬轡歌謠敢并先，馬逐和風蹄更疾，人逢輕煖易施權。桃腮半破清香復，柳眼微開玅趣旋，雙塔斜陽移影轉，相催返望白雲還。

送亢宗俞都憲榮任檇李

俄聞車馬動行聲，冠蓋如雲出晉城，黔首競攀遮古道，綺筵爭設翳長營。憐離韻轉孤亭月，惜別風搖萬里旌，願去嘉和全偉勣，再來山右牧軍[云*民]。

鳴雞

自古嘉稱號德禽，人間子午定諸聲，孟文假詠開關鍵，孔聖將名諭武城。一切痴頑因叫醒，百般勞苦為啼生，如其寂默休張口，

困殺閻浮怠惰賓。

夜蚊

堪嘆無情化有情，懷藏惡習最難更，長舒利觜思戕物，突露雙睛喜背明。唼血安知他受苦，刺人寧識自傷生，冤家合會時緣到，償報捐軀事易成。

羈猿

身羈縲紲不自由，徒將雙手亂搔頭，青山夢斷三更月，白晝愁乾一寸喉。瘦影漸從栖畔現，狂情頻向索邊休，雲林歸去知無分，枉把紛紛汩苦流。

募修藏閣

法寶歸藏計欲全，必須檀度一欣然，良緣此會周為首，福果當來勝自先。干霄傑閣能成就，動地勳名自遠傳，頓使人天生慶快，子孫貴顯世綿綿。

薦僧可禪人

染緣頓棄了無干，放曠逍遙許自然，三界縱橫從出沒，八方來去任周旋。彼生此滅因由斷，入聖超凡事理全，法演上乘仍助薦，光風有分適西乾。

鼎玄朗虛二禪德造藏還山喜贈

玄奘西遊二八霜，琅[王*函]始負遠歸唐，敢興志願依弘範，樂任馳驅越太行。溽暑炎歊甘領受，祁寒凍徹笑承當，忘身為法勳勞在，此後芬芳果自颺。

登芳林寺

尋幽徑入亂雲賒，杲日當天映紫霞，峻嶺初登勞杖履，小溪重度涉泥沙。鳥啼芳樹饑思食，人蹈孤岩渴慕茶，一聲長嘯誕空谷，露出樓臺老衲家。

贈濮清羅護法

從敷堡障隔風沙，異口同音歎所嘉，五褲恩端鳴遠邇，連城價重出煙霞。彌天月映來公柏，遍地春歸潘岳花，指日丹書當下降，二千石任屬誰家。

賞雪

六花吐瑞滿長空，一色溪山絕異同，細密無聲驚眾聽，飄揚有分釋群忡。閉門免肖袁安臥，踏凍翻尋孟浩風，折得清香梅上案，高歌來歲合時豐。

示悟玄禪人

學佛心專縱不遺，一經故歟行由虧，須知舉錯繁難責，勉進朝昏供給倭。願透玄關休外涉，欲明祖意莫他咨，慇懃叩己功無間，自有通方達道時。

五言絕

復止菴原韻

連年多病障，學業盡荒蕪，跡寄深山裏，從人笑我愚。

靜夜聞鐘

鐺鏑鯨音響，恬眠瞌睡罔，愧衾故不生，五內確清爽。

村居四首

遠卻諸城市，慇懃辦耒耜，二三老耆年，相共樂田里。
欲覓老僧家，無千山水處，迢遙紅土溝，就裏有蓬戶。
我本窮和尚，寒來秖一衲，飯蔬食飲水，此外無他法。
淨業古招提，高明到者寡，不因遠市廛，無路通車馬。

凶歲三首

三年兩不收，囷鹿空虛了，好笑我諸僧，朝朝嫌飯少。

接年遭大旱，少壯皆逃竄，眼見好親朋，都將顏面換。
窮愁臥不起，人喚喫糠秕，勉坐且加食，溢腔甘且美。

洞居二首(係六言)

既將土洞為屋，孰更編荊作籬，勝彼雕梁畫棟，何愁日炙風吹。
一間洞傍雲隈，貴客佳賓不來，儘可藏頭自在，無心分外安排。

七言絕

壽懷信巨社長

老狀童顏陸地仙，心師須達辦奇緣，海山福壽應全具，素祝何妨亦獻前。

清涼石

一方靈石架雲臺，大士談玄幾度來，此物應知非世寶，從經劫火信無災。

禱雨

旱魃為殃遍界周，嘉禾失望鬼神愁，仰祈膏雨彌天下，頓使蒸民鼓腹謳。

聞鷓鴣

綠楊樹上鷓鴣鳥，夜半高聲啼到曉，村墊聞人睡不成，家家海鬧鋤荒草。

示僧祖道

欲明祖道自鑽研，鐵壁銀山須教穿，透得頭頭俱不礙，始堪對客話三玄。

壽小泉王居士

紅塵淮裏事紛紛，獨脫無依故讓君，福壽自當增數倍，鶴南飛韻亦須聞。

聞花鳥

暖風吹綻杏花顏，野雀飛來上下攀，將謂隔牆人覺見，忙忙共語過東灣。

晝寢

茅屋低低傍小陬，枕書高臥笑封侯，醒來獨步高峰上，細把煙霞趣自謳。

示博容禪人

嘉言善行可遵依，休肖時流弄滑機，老實到頭神鬼重，方知斯道確玄微。

示宗閭陳居士

時丁像季世情顛，惡禿孜孜好贈錢，賸爾胸前有別調，當風詠出謝愁緣。

示隱陶禪人

昂昂氣宇邁常倫，惡辣鉗鎚下轉身，直肖瞎驢充大象，踏翻山嶽碎為塵。

溫泉

山靈竭力備溫湯，不限春秋輒變常，浴淨眾生陳垢染，方隨流水下東洋。

荒年散眾

薦臻饑饉累山夫，肚瘦腸空一物無，海眾自當尋活計，莫強隨我待身殂。

示明吾張居士

學道應須識自心，自心識得萬靈欽，始知混跡凡塵裏，別有生機邁古今。

題睡翁圖

六戶虛張不下簾，琴書滿案畫堂前，支頤榻上齁鼾睡，口角長流酒肉涎。

贈智光祖文學

舉世昏昏不可稽，天將夫子覺痴迷，含生頓使顛邪絕，別展靈機向上提。

晚炊

品字柴頭把銚煨，一筐野菜帶根裁，和雲爛煮將饑塞，坐聽蒼猿嘯月來。

示本覺禪人

從來淨業幾秋霜，猶欠將身入奧堂，覿面玄關須早透，莫空惆悵倚門牆。

夜宿劉園

金谷名園類不疑，就中花木萬般奇，鳥啼雲散三更月，且喜琴書伴靜時。

方山聽笛

故山歸夢破雲林，凜凜寒風碎客心，高枕石床窺皓月，亂來羌笛帶秋聲。

暮抵綿山

攬轡尋幽問佛巖，村翁遙指過雲嵌，到來坐聽鯨音響，歷歷分明在碧巉。

圖閣下冒雪左顧賜韻勉成

紛紛白雪遍長空，車馬臨門信孰通？山寺無緣堪作供，敲冰旋煮獻檀翁。

紫荊樹

當陽示現紫金身，瑞靄清香絕等倫，百卉叢中憑賣俏，赤條條地顯光新。

廣勝寶塔

撐天拄地勢軒昂，磨滅虛空氣燄長，古佛骨身藏就裏，神龍呵衛顯諸光。

永祚雙塔

兩莖玉柱插丹霄，日月磨磋光影饒，突露擎天剛氣象，滄桑從變勢猶矯。

小圃雞冠

兩兩三三傍玉闌，遞相翹首望雲攢，倏然風動輕搖拽，奮勇交爭鬥不殘。

植桃

買得夭桃數十根，環菴栽向狄梁村，玄都觀裡言千顆，愧莫如他蒔滿園。

募石炭

煖房熱炕好生涯，不在無錢道者家，但願高明知此意，爭先助我一牛車。

堤行

和風衰草滿堤酣，隔水諸山擁翠嵐，僧舍望來何處是？紛紛黃葉隱孤菴。

繫舟山

當年洪水積滔天，疏鑿功歸帝禹前，不信繫舟山尚在，摩霄屹立勢巍然。

贈柏舟禪德

浮玉山前風浪高，柏舟橫架往來橋，工程無間真奇絕，絡繹嘉聲并海潮。

韓侯嶺

殊勳異績付東流，名姓空遺置嶺頭，廟貌縱令疏血食，威風咸著貫華優。

王維詩畫後

開元十九占魁名，世有工高詩畫聲，風水晉陽稱最吉，毓靈鍾秀奪天英。

狄公祠

取日虞淵智勇均，天知仁傑出常倫，白雲飛處新家廟，貴使蒼生識重臣。

杵臼墓

繼世扶孤一片心，古今能得幾同人，只緣大義干霄漢，丘壟牛羊未敢循。

程嬰祠

祝褲聞號智勇周，藏真示假塞兇流，局終殞命酬知己，正氣悲風詠不休。

子推廟

人世興衰兆有緣，由乎真偽兩機全，從亡受賞多榮貴，難置先生綿上田。

行實

大清康熙癸卯歲，師住鄧州丹霞，兩序大眾焚香入室，請說生平履歷，師固止之，眾再三堅請，師不得已，乃云：「余非天生彌勒、地湧釋迦，本係西蜀成都人，父姓胡，母徐氏，生于崇禎二年，歲在己巳六月初一日。自離乳哺，不喜喧譁，常從靜處趺坐，合掌念誦觀音名號，閭閈父老聞見者無不驚異。七歲入鄉校，十二上頗知時務，便欲出家，因缺兄弟，父母勉留，不得已，權順親意。後遭甲乙之變，家屬盡亡于非命，惟余獲生，遂自逃奔西山，與充淵隱士同居數月，見淵行藏越格，智識超群，每每求教，蒙淵開發入道之要。雖值山荒三載，落于流離顛沛之中，時時體究，不捨寸陰。年十九，禮唐安惟心靜主薙染，即受具戒。一日下山緣幹，被真宗長老問云：『如何是爾本分事？』一時無語，負愧還山，放下行李，便入室中問師：『如何是某本分事？』師云：『途中辛苦，去歇歇來與爾說。』余出少選，復近師前，纔欲開口，師云：『且取炭添在爐中著。』余即取炭送入爐中，師云：『太多生。』余便抽兩橛置于舊處，剛轉身，師指傍凳示余云：『會麼？』余忽有省，遂作禮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師云：『見甚麼道理便與麼亂統？』余云：『今後瞞不得我了。』師云：『我瞞爾且置，如何是爾不自瞞處？』余云：『某甲饑渴在，待去喫些茶飯來，從頭舉似。』拂袖便出，師乃頷之。然雖如是，猶未肯休。次日，俶裝遍參終南義讓、淡竹惟宗諸大知識，各有機緣，難已備論。大凡蜀中名山巨剎，周遊一半，將及一載有奇，身體疲倦，遂向溫江三聖結茅。辛卯秋，忽被同參電影兄相邀往成都，俄聞離指和尚在保寧，其時道途有礙，互相裹糧，拌命忘軀，晝眠夜走，過半月始抵閬州，禮離指于觀音。離見，一一問余來緣，余據實答，離聞知深生痛惜，遂留依附。一日，命與同參諸兄作擔水偈，余即信筆書云：『緊挽繩頭慢汲泉，和雲帶月一肩擔，勞形苦骨無他事，貴要將來接遠賢。』遂對眾呈上，離接得冷笑云：『非公境界。』余云：『阿誰無分？』離云：『三十年後許爾恁麼道。』余云：『莫

將懸讖徒加我，坐聽春雷啟蟄聲。』便喝，離喚侍司云：『把鍾茶與者漢溼溼嘴。』余云：『大功不受小賞。』抽具便出。又一日，余自殿前順風掃地，離舉手逆指云：『何不正掃？』余云：『順水推舟少費力。』離云：『只解順水推舟，未會逆風掌舵在。』余即驀豎苕帚云：『請和尚穩坐中倉。』離云：『忽遇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爾又作麼生？』余以帚作搖櫓勢云：『有某甲在，和尚不消憂慮。』離即首肯，後以衣拂沿流幾度授余，余堅卻不受，遂辭。上朝天，過五丁，入漢中，買舟下楚南，詢所到諸方名宿處，無一不以上賓相待，各有機緣，茲不重舉。丙申秋，復回東川，親覲破山和尚于金城雙桂，纔入門，破問余：『何處人？』余云：『成都。』破云：『今從何來？』余云：『漢南。』破云：『何故走者些曲折？』余云：『若不如是，焉到者裏？』破云：『者裏是甚麼所在？』余云：『和尚為甚自己忘卻？』破云：『未在，別道一句看。』余即向前問訊，云：『千聖亦不識。』遂命入參堂。己亥春，復歸保寧，同鐵符、指月、六奇諸兄結夏于東山，時值本師還鄉祭祖，聞其高風，弗獲面覲。次年，上廣元，過通巴，抵達郡，禮本師于金鳳山天台禪院，師一見便問余：『上座發足何地？』余云：『北道。』師云：『從何路來？』余云：『通巴。』師云：『關津時有阻，焉得至其間？』余云：『山川雖險礙，雲月任往還。』師云：『一向親覲何人？』余便喝，師云：『好好商量，惡發作甚？』余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師云：『滑觜禪和，如麻似粟。』余云：『切忌壓良為賤。』師遂喝，余亦喝，師便打，余復喝，師放下拄杖噓一噓，余掉臂歸客堂。次早，師出公案二十則示余，余接得，是日一一著語呈上，甚恰師意，遂以從上沿流并衣拂等物當堂付余，辭不獲已，勉強領荷，時年庚子三月十五也。後同師回香嚴，蒙命重修下堂義端祖剎，事畢，仍命監修上堂大殿，功業將完，余染病在身，因而告假下山。時值定慧禪人請住隨州觀子嶺無文聰祖道場，路遠難行，權寓鎮平菩提休冬，適蒙張護法、王山主、有緣禪人敦請重開此剎者，便是余半生不唧溜事，一一從頭吐露了也。汝等慎勿記持，以為笑具。」一眾欣喜，禮拜而退。

乙丑春，新舊兩序懷香入室，請師繼說丹霞已後二十餘年所行事業。師云：「病朽二十餘年之中，運蹇時乖，好惡因緣，萬緒千端，誠難記憶。今眾勉令重言，直得聊表未忘之事，以應輿情，幸勿見笑。」乃云：「朽自甲辰孟冬先師示寂，便蒙宛陽當道文武簡命還山，完全先師未了公案。其時無計推脫，即將丹霞轉請世雄法弟于中繼席，朽赴香嚴，勉領院務。待至新春，便命頭首執事馳書黃龍，三度懇請寄然法兄來繼師席。是時寄兄惟以老病推辭，因息

是舉，仍命二僧前赴天柱，下書恭迎蜀叟法兄來荷院務。蜀兄允從，隨僧即至。其時兩堂龍象并及故舊諸僧俱不悅從，朽向其中善言誘諭，使彼互相欣然，屈全箇事。逮至秋間，香嚴一應修理事業并及先師靈塔工程悉皆告竣，朽即辭眾，徑往終南幽深之處，縛茆支鐺，以完素願。不料路過鄠西，倏值玉玖喬鄉紳當陽把著，不容前去，鈍置清涼，權居三月，仍行故套，以應時宜。次春解制，即應上津鐵山靈然之請，赴彼放戒。事畢，遂上白河，又遭四眾勉留，復開戒壇，以順輿念。事畢，拽杖渡江，過竹溪，訪尋仁者靜書記于山莊小菴。聚首未幾，便蒙隱凡徐鄉紳請住桐溪蘭若。及至其中，日逐人事紛紜，勞煩特勝。舊病復舉，猶強應荷。未幾之間，因事散眾。時有法安上座，原係先師門下有德弟子，至心懇請，暫向香臺峰上，杜絕外緣。恬然靜養，將近兩月，諸病消除，幻形稍健。一旦忽被興元天聖無相律主，聞朽在彼，親來相接。感相高情，未便堅卻，直得偕往。逮到天聖，人事紛紜，彷彿桐溪。恐蹈前轍，即入山中不語菴內，遠遁幽棲，歇念休心，以保無病。閒居半載，復還天聖。暫停數日，惟帶兩人，買舟順流下楚，遍遊匡廬名勝之處。後度鄱陽，抵南昌，進西山，遍訪諸剎故舊。後過饒徽等處，附載隨流，遊吳適越。登雲門，上雪竇，復轉天童，拜禮祖塔。住未幾，偶動普陀之興，遂到招寶。其時海中國禁，罔獲如意。復返吳興，市諸典籍，附舶溯流，重遊舊道。待抵襄陽，維舟長門之下。方過三日，猶欠卸載，便值法輪主人大拙，來請到彼休冬，安禪放戒。是時香嚴虛席許久，內有南極知藏志參，副寺煥然直歲，前來三度懇請，回山繼席。卒不應許，拂袖便行。重下襄州檀溪，相伴梓舟老弟，同居數月。一旦忽蒙內鄉仙陀了塵大德，幾度相邀，因而赴彼，入他圈繢，勞苦多日。自後了塵心腸漸改，海眾難居，朽故不悅，擊鼓散眾。即便拽杖，徑往均陽觀音了性禪德處權寓兩月。嗣後復蒙檀溪梓老請下襄陽同居。未幾，天岳大士率領兩城士庶僧俗，并偕谷隱無擇大士請住洞山峴石禪院。爾時賤軀雖病，念係歷代祖庭，詎肯輕棄？遂領是任，躬向其中，無論晝夜，不厭精勤，志在恢復。及至秋杪，忽蒙河東太平大曉順公同彼縉紳季侯王公專人遠請，卻不得已，遂將洞山轉請五龍益和尚代為住持。朽乃置辦行儀，來應太平雲壽之請。逮到雲壽寺中，便蒙季侯王公同眾懇留，病朽即就雲壽開堂，以施法化。次年，因赴汾陽拜掃昭祖靈塔，路過洪洞，暮宿北橋，忽遭士庶人等通知趙邑遠近緇素留住靈巖禪院，將周二載。其中事體多端，難已備論。甲寅初秋，因過土黨訪尋知己，路經八佾聖泉，時蒙主者潤寰師徒偕眾勉留，駐錫其間。倏度數月，又被高平慧菴上座并與悠然法師請住佛掌禪院。腳到佛掌，即隨眾念，便結長期。三載後，應六名主人了

愛之請，赴彼安禪設戒。諸緣既畢，仍歸佛掌。戊午歲，朽年五十，願上五臺拜禮文殊，并與合山大眾結箇些小良緣，以報父母生成之德于萬分之一。即自二月起程，路過太原，暮投此間。其時當代住持天澤潤公律師謝世一載有餘，即于是夕，思修、明空二上座并及合蘭老幼諸僧具禮設茶，懇留繼席。病朽知其冤家路窄，無方逃避，因而勉強應許。後上五臺齋僧事畢，仍歸此處，便蒙思明二上座率領闔城士庶、諸山師友同誠設齋，恭請上堂承當院務。既承當已，即從是夏興工修理。逮閱三載，其中一應殿堂、寮舍、方丈、土窯悉皆改革增廣，門巷、園圃、道路、丹堊悉皆平墁弘開。後值歲歉，三載菴內時常食口不下數百，隨緣共度，毫不憂慮。最所慮者，其間大眾各各孤負己靈，獨好時緣，不求上進，為僧之道大有乖違，豈不虛消信施，仰愧龍天？朽因厭處，即欲他行。正猶豫間，忽值河東鄉宦南明賈公臨菴左顧，盤桓數日，一旦論及常住闕藏之說，便蒙賈公輸誠，樂助三分之一。嗣後，朽因他故，特下河東，專申拜謝大司空宜之楊公于大雅堂內，座間論其造藏之事。楊公聞知，亦皆輸誠布施，并募四眾共結良緣，因命鼎玄、朗虛二禪德前往江南印造還菴，永遠俾眾取便披閱，以進道業。朽住此間焃經七載，多般事業始獲完成，簡點將來，宛如一夢。竊慮病朽二十餘年，徒將有限身心勉作無窮幻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到處勞筋苦骨、拖犁拽耙、償人夙債之由，即今依舊從頭露布了也。敢問諸人，適纔所言者些絡索，且道是佛法耶？是世法耶？直下緇素分明，可謂功歸有地；脫或未然，啼得血流無用處，莫如緘口過殘春。」時眾默然，禮拜而退。

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信宦高擢仝室鄭氏，
男以位、素位，捐資刻語錄一部，先祝時和國泰，次祈物阜民安，更冀家門迪吉、祿位崇遷，增壽算於千齡，愍覺花於九界。厥子及孫，復進簪纓之列；惟男斯女，同延龜鶴之秋，凡有所求吉祥如意者。
板存嘉興楞嚴寺般若堂，附藏流通。
康熙丙寅　荷月　吉旦。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